

日人對於我東北的研究近狀

馮家昇

我曾在禹貢第二卷第十期寫過一篇東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績，專述日人從文獻方面對於我國東北古史地的研究。在燕京學報第十九期上，我又寫了一篇日人在東北的考古，專從考古方面觀察日人對於我東北的研究。今次我寫這一篇關於日人對於東北的研究近狀，專從現代社會，經濟，土俗，地理，外交等方面着眼。

日本經營我東北有兩大機關：一是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一是關東廳；其對於我東北的研究也是以這兩大機關為樞紐；如滿鐵調查課最浩瀚的調查資料，參謀本部最精密的實測地圖，這大概已為大家周知的事實。除此兩大機關外，居留東北的日人和在日本的日人都有很大的努力，自然也應一併叙入。

第一要注意他們的現代地志及地圖：因為這兩項特別對於軍事政治是有深切關係的。最早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當中日之戰時，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編有一冊滿洲地誌，其中關於山川險要的紀載特別顯明，商務印書館光緒三十三年的譯本即此。明治三十九年（1906），

日俄戰後，中野二郎把俄國大藏省編的滿洲通志譯成日文，此書於交通，水運，陸運以及東北三省全部的山脈水系作概括的敘述。四十年（1907），陸軍中佐守田利遠又著滿洲地誌三冊，附圖一冊，參合中俄書籍及中日和日俄戰爭兩次的實地探查，自然比前二書詳盡了。但最好的一部書要算明治四十五年（1912），關東都督府所編的滿洲誌，這書係根據四五年的精詳探查及其他報告而成。內容分五部：一般誌四冊，地方誌七冊，接壤地方誌三冊，道路誌一冊，關東州誌一冊，總共十六冊，一萬餘頁。這書可以說集軍用地理智識之大成，有許多秘密稿本，外間頗不易得。但因體製過鉅，翻檢不易。大正八年（1919）朝鮮及滿洲社特由是書縮編而成滿洲地誌二冊。在這幾年間，同時並出版關於一般的或經濟的地理書；如大正二年（1913）泉廉治的吉林省誌第一輯，六年（1917）外務省譯的東清鐵道應所編的北滿洲，大河原厚人譯的東清鐵道商業部所編的吉林省，八年（1919）滿鐵調查課中野竹四郎大谷彌十次編的吉林省及黑龍江

省，前一書已列入滿鐵調查報告書第四，後一書分龍江道，綏蘭道，黑河道已列入滿鐵調查報告書第五，第六及第十一。至於熱河方面，明治二十七八年之間，陸軍參謀本部曾編過蒙古誌一冊；四十一年(1908)，關東都督府陸軍經理部出版四冊東蒙古誌。這書與滿洲誌堪稱姊妹篇，其注意點為交通及險要，根據好幾年的實地探查而編成的。但因卷帙浩繁，翻檢不易，大正三年(1914)又縮編成一冊東蒙古。五年(1916)中島辣氏編一冊蒙古通誌，是參合各書，為一般的敘述。八年(1919)栢原孝久濱田純一二氏著蒙古地誌三冊。十一年(1922)滿鐵調查課出版滿蒙全書七冊，內容十分充實，不惟關於地理且關於歷史，但稍失之繁冗。

關於地圖方面，滿鐵及滿蒙文化協會有不少的東西出版，但不見十分精密，而最精密的要算參謀本部陸軍測量部所繪的地圖。今據太田喜久雄所著的中華民國及滿洲國疆域圖製作過程（東方學報第六冊單印本），將其各著名地圖列下以備參考。

(1)最近西伯利亞經濟地圖 十六圖 大正八年(1919)，外交時報社製。

(2)滿蒙西比利亞地圖 縮尺1:2,000,000。大正十二年(1923)滿鐵調查課繪。

(3)露領沿海地方及接壤地方圖 縮尺1:2,000,000。大正十二年(1923)滿鐵調查課製。

(4)南滿洲地質略圖 縮尺1:3,000,000。大正十三年(1924)滿鐵地質調查所製。

(5)滿洲地質圖幅 縮尺1:400,000。大正十四年(1925)至昭和七年(1932)。

大連，大孤山，營口三地於大正十四年完成。
鳳凰城，公主嶺，桓仁三地於昭和三年完成。

奉天，吉林，豆滿江三地於昭和七年完成。
(6)中華民國大地圖及滿洲國圖 附索引，縮尺1:2,600,000。昭和七年(1932)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製。

(7)滿洲國地圖 五十四圖，縮尺1:500,000。昭和七年(1932)陸地測量部製。

(8)滿洲國地圖 縮尺1:100,000。

(9)滿洲國地圖 縮尺1:200,000。
上二圖昭和七年(1932)陸地測量部製

(10)滿洲國局地圖 縮尺1:200,000。

(11) 滿洲國一般圖 縮尺 1:100,000.

(12) 滿洲國一般圖 縮尺 1:200,000.

上三圖也是昭和七年(1932)陸地測量部製的。

(13) 滿洲國輿地圖 四圖 縮尺 1:1,000,000. 昭和八年(1933)陸地測量部製。

(14) 大滿洲國詳圖 縮尺 1:2,000,000. 昭和八年(1933)小林又七製。

(15) 滿洲帝國新行政區域劃圖 「滿洲國」康德元年總務廳製。

日本關於東北的地圖，最初是抄襲自俄圖，日俄戰後始自行繪製，但不大精密，不及俄圖遠甚。自大正以後，陸軍參謀本部屢屢實地測繪，始脫出俄圖之範圍。昭和以來，其精密已遠過於俄圖矣。

第二要注意他們的各種調查報告：因為這是日人實際的工作，也是他們希望實現的計畫。如森林，礦山，交通，土地，墾務，法制，土俗，租稅，幣制等等為東北現代史的最好資料。關於此方面的努力以滿鐵調查課為中心，此外如關東廳，滿蒙研究會以及其他團體自然也有重要的貢獻。滿鐵株式會社之在我東北，如英印度

公司之在印度，它不但含有經濟的性質，並且具有政治的意味。這是大家周知的，亦為國際聯盟調查團所證實的。所以這個機關是以研究調查為手段，而以實現為目的。自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滿鐵調查課刊行的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及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是它這個機關浩大工作之一，不但是研究東北經濟的絕好參考書，同時也是研究東北現代史的最可據的參考書。其次，大正初年完成的滿洲舊慣調查報告也是一種浩大的工作，對於東北不動產的調查極為詳盡。其方法完全採自台灣總督府的調查報告，專任若干人員在一定的年限一定的區域裏，分期調查，調查齊備，即彙集一起而成書。如調查資料中之滿洲的紡績業，滿洲的油坊業，滿洲的製粉業，滿洲的農業團體等等極細微的事情，經他們一調查一整理，居然很有系統。又如舊慣調查報告書內之內務府內官莊，阜產，蒙地，一般民地，典的習慣，押的習慣，租權，契約類集等等也是極汗漫無紀的事件，經他們一調查一整理，居然也變成條理秩然的資料了。此兩種書極為浩瀚，翻檢需時，然為研究現代東北經濟史者所不可不閱的材料。此外尚有滿洲產業叢書，滿鐵調查

報告書，露文翻譯調查資料等等叢書，每種所匯集的至少亦有好幾十種。其中包括的材料，外間殊不易得。

大正九年(1920)陸軍中將高柳武化在大連組織滿蒙文化協會，與滿鐵調查課合作，專譯俄人著述，定名曰露西亞經濟調查叢書。現已譯至五十九種之多，以地域言，則包括俄之西伯利亞及我東北四省；以性質言，則包括經濟，氣候，地理，物產，水運，鐵路，軍事，政治等項，實為包括極廣泛之一部叢書。如俄屬遠東地誌，係日俄戰後，俄人認為將來遠東作戰，必須明瞭這一帶的自然經濟地理而由參謀本部完成的一部軍事地誌。俄屬遠東之黃色人種問題是俄國黑龍江探查隊報告書第十一卷，第一編「中國人」，第二編「朝鮮人」，第三編「日本人」，第四編「結論」，統計各國人移住之由來及生產方式。黑龍江流域誌是俄文第一卷「水路篇」之第一編「水路誌」及第四編「水路改良工事」，對於黑龍江流域如何開發利用之研究報告。北滿與中東鐵路上卷內容為北滿之經濟組織，行政組織，農作物之生產及運輸，畜牧森林之概況及培養等十一章；下卷為工業，商業，通貨金融，中東路之一斑，凡十二章。滿洲之森

林為東鐵林業技師伊拉克威著，關於全滿森林之專門研究。黑龍江省上卷記大賚等縣凡十四章，下卷記海倫等十四縣凡十五章，關於沿革，地理，面積，人口，行政，交通及各項事業俱有詳細的記載。

然此不過資料的匯集，尙不能謂為研究。自蠟山政道，中山四郎，濱野末太郎，中村如峰，有高巖，柴三九男諸氏努力的結果，始入研究之途。如有高巖大正十五年著的黑龍江呼蘭平野的開墾，以呼蘭府志為主，參合羣書論斷呼蘭平野之農業發展極詳盡。昭和四年之清代滿洲流人攷參合官書及私人筆記等書，謂清初流人之戍滿洲，不啻俄國以罪囚徒西伯利亞的政策，在當時不失為對俄之一策，而為漢人拓殖滿洲的先鋒隊。九年(Tos)發表論滿洲京旗屯墾，詳述其失敗之原因，實不啻提供日本政府對我東北移殖政策之意見書，故其結論謂「是等皆今後對滿政策不得不大考慮之要件也」。柴三九男之呼蘭地方的殖民地的發達詳論黑龍江海倫拜泉之封禁，太平之亂後，財政困難，旗地崩壞，於是北滿漢人亦去開發；並對土地問題，農業問題有卓異的見解。此外如川久保悌郎之清末吉林省西北部的開發，大

上末廣之近代滿洲農業社會之變革過程均有其各自獨特的見解。要之，近幾年來，日人對於這一方面的研究好像雨後春筍，本文勢不能盡述，讀者如欲詳求，請參看滿蒙，東洋，滿鐵支那月誌諸刊物可也。

第三要注意他們對於東北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因為這是日人擁護他們「生命線」的言論，不得不略論之。明治末年，朝鮮被滅亡，因而中日起了所謂「間島」的交涉。我們對於此問題的研究也有相當的成績，如清季外交史料中所載吳祿貞周維楨二人起草之「間島」為中國領土論，在學術上具有極大的價值。但日人方面更為努力，毫無根據的事實而說的像是有理，却也不易！如小藤文治郎之韓滿境界歷史，幣原坦之間島國境問題，內藤虎次郎之間島問題調查書等均為精心傑作。尤以內藤引用奉天故宮採訪之新資料，縱橫論斷，堪稱雄辯。當中日戰後，日人受種種刺戟，努力於對俄的研究，如煙山專太郎的露國黑龍江地方侵略史，參謀本部翻譯之克魯巴德金的回憶錄，露支問題，滿洲處分論等書。矢野仁一的松花江航行權，是敘述松花江的沿革，以尼布楚瓊瑯兩條約為中心而斷論中俄之外交。石田幹之助的

露清關係的第一期是概論尼布楚條約以前中俄之關係。宮崎正義的近代露支關係的研究是限於黑龍江地方的研究，援引中俄材料，洋洋數百頁，洵鉅製也。此外有野原四郎的近世支那朝鮮及日露的關係，信夫清三郎的日清戰爭，日露戰前滿洲市場等等。同時成立「ロシヤ問題研究所」，集合同志翻譯，或著述，並出版定期刊物。其中最可注意的是矢野仁一，此君對於外交的著述有獨特的見解。早年曾著清朝史，近代蒙古史研究，最近支那外交史；其他外交論文則載見外交時報：如大正十一年所著之滿蒙非支那本土論（見外交時報第三十五卷第一期）滿蒙非支那本來之領土（見時報第六十四卷第一期）歷史上滿洲的支那主權無根據論（見時報第六十四卷第二期），日本在滿蒙的正當地位（見時報第六十卷第一期）。此四篇在最近特別著名，日本人都知道，中國人不應當不知道，而且要仔細的讀過才好。此外還著下一冊滿洲國歷史，一方面反駁傅斯年先生的東北史綱，一方面支持他的主張。不論他的主張正當與否，但總有一讀的必要。正好像鄰家把你的一所房子搶走了，你總應該知道他所宣傳的理由是什麼。惜此書尚未見譯本，留心時勢的人何不

把它譯出來？聞此君已入京都文化研究院專攻我國東北的近世史，不久定又有新著作出現。

總之，日人對於我國東北的研究，不論古今，不論那一科，無不有突飛猛進的成績。返看我國事事落後，又事事顛預，真不禁令人長嘆息！按中日戰前有一「朝鮮

學」，朝鮮以滅；日俄戰前有「滿鮮學」，遼省以陷；「九一八」以前有「滿蒙學」，四省以亡。今之日人又高唱所謂「東亞學」了，嗚呼！劍及履及，事至迫矣，請看明日之東亞將為誰家之天下？願我國人醒一醒吧！

民國廿五年四月二十日學於成府。

漢鋒月刊

廿五年四月十日出版

第十八期

題外話	王善
編者的話	王善
給漢鋒的	王善
小學教育漫談	岳漢
「美」和「美術品的鑑賞」	王善
孟東野年譜	王善
一個窮困的農村小學校	王善
沛霖	王善

一個應該提出來共同討論的問題	帶銘
莎菲的鞋子	孔波
職業教育的小管見	子乾
往事	子乾
參加上海第六屆全運會之後(續)	子乾
詩的誦讀	子乾
編輯後記	子乾

發行所：張家口師範學校
定價：半年二元，全年四元
零售：每份四分

重要地方地質土壤圖說出版廣告

- 江蘇地質誌 附二十五萬分一地圖四幅五十分之一地圖一幅說明書一册全份定價五元五角
- 張家口地質誌 內附地形及地質圖各一幅全份定價七元五角
- 秦嶺及四川地質誌 附圖十九幅內有一百萬分一秦嶺地質圖全幅書一册內有照片及小圖多幅定價共十二元
- 綏遠察哈爾地質誌 附圖八幅縮尺二十五萬分一書一册內有照片及小圖多幅定價共六元
- 揚子江流域地文發育史 附地文圖二十餘幅定價二元
- 揚子江下游鐵礦誌 此誌附有地圖照片頗多於各礦地地質敘述甚詳定價六元
- 中國北部及西北部土壤報告 附圖各一幅照片多幅定價二元五角
- 陝西渭河流域土壤調查報告 附三十萬分一土壤圖一幅定價一元五角

總發行所 北平西城兵馬司九號地質調查所圖書館

廣東省中部土壤報告 內有一百二十五萬分一土壤全圖及照片多幅定價三元

江蘇句容土壤報告 內附十萬分一土壤詳圖對於各種土壤記載甚為詳悉定價一元五角

江蘇東部鹽漬土壤約測 內附五十萬分一土壤詳圖定價一元五角

山西土壤概況 附土壤概圖一幅及照片二十幅定價一元五角

中國百萬之一地質圖及說明書 已出北京濟南幅南京開封幅太原幅幅三幅每幅四元五角

中國模型地圖(石膏製) 縮尺七百五十萬分之一定價每具二元運費在外

中國地形圖 縮尺七百五十萬分之一定價自取一元郵寄一元三角縮尺一千萬分之一定價自取一元郵寄一元三角縮尺二千萬分之一定價自取一元郵寄一元三角

補陳疆域志校補

譚其驤

補陳疆域志四卷，武進臧勵蘇撰；舊無刻本，上海開明書店據稿本采入二十五史補編。其驤因王伯祥先生之介，得於排印時獲睹其校樣焉。研讀一過，深服作者用力至勤，體思至密，全書排列得宜，考訂詳審；洵足與其鄉先輩洪氏父子之補三國補梁等作，後先輝映，入著作之林矣。惟是作史之難，不在有功，而在無過；補志尤然。補三國疆域志糾繆甚多，故謝鍾英爲之補注，吳增僅別有郡縣表之作，皆所以匡其不逮；而吳表仍有未盡處，楊守敬復作爲補校。東晉十六國補梁諸志雖後無續輯，然以之與徐文范之東晉南北朝輿地表相校，則漏略立見，有不勝枚舉者矣。臧氏此志，實亦未能例外。其驤前嘗讀陳書，南史，積有札記，以考證地理者居多，今即據以覈臧著，凡得可資校補者百餘條，因錄以充禹貢篇幅，並就正於臧先生及世之大雅君子。

卷一

揚州州治，陳書程文季傳：「世祖嗣位，除宣惠始興王府，限內中直兵參軍，是時王爲揚州刺史，鎮治城。」

〔補〕廢帝時，高宗爲刺史，太建末始興王叔陵爲刺史，治並在東府城。世祖沈皇后傳：「劉師知矯勅謂高宗曰：

『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叔陵傳：「太建九年除揚州刺史，十年至都，治在東府。」

丹陽尹，宋志：「漢置郡治宛陵，晉太康二年移治建業」。寰宇記：「晉元帝渡江，都建康，改丹陽郡爲丹陽尹。陳領縣七」。

〔補〕梁分置南丹陽郡屬南豫州陳書高祖紀，鎮采石。陳書程靈洗傳。世祖紀：「天嘉五年五月罷南丹陽郡」。

建康有宮城又名臺城

〔補〕又名京城。後主紀：「禎明三年晉王廣入據京城」。

有東府城

〔補〕一名東府，一名東城，長沙王叔堅傳：「太建十四年高宗崩，翌日，叔陵於殿內斫後主，不死，爲叔堅所擒，須臾自奮得

脫，出雲龍門入於東府城。叔陵傳：「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亂定，尚書八座上奏有曰：『叔陵仍奔東城，招集兇黨。』」。唐書傳：「叔陵奔東府城，摩訶率軍趨屯城西門」。叔陵傳：「摩訶將兵至府西門」。

有治城陳書高祖紀：「永定二年詔臨川王禧西討，與魏幸治城寺親送焉」。

〔校〕原注一條應列在治城寺下，此處應引用駱牙傳：

永定三年除安東府中兵參軍出鎮治城一條。

有東西掖門陳書侯安都傳：「賊騎至，安都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

〔校〕按上引史文，事在梁敬帝紹泰元年，不合志例。

〔補〕有六門始興王伯茂傳：「時六門之外有別館，以為諸王冠婚之所」，通鑑注六門：大司馬門，萬春門，東華門，西華門，太陽門，承明門。

〔補〕有安樂宮文學傳：「天嘉中世祖召陰鑿使賦新成安樂宮，鑿援筆便就」。

有西省陳書侯安都傳：「天嘉四年帝於坐收安都，囚於西省」。

〔校〕按原文西省上有「嘉德」二字。高祖紀「永定三年詔依前代置西省學士」。列傳沈不害陸瑒並於天嘉中為嘉德殿學士，蓋西省即在嘉德殿。又西省即中書

省，至德元年囚叔堅於西省，通鑑注「中書省為西省，門下省為東省」。世祖紀「永定三年六月入居中書省」。

〔補〕有尚書省世祖沈皇后傳：「高宗受遺輔政，入居尚書省」。徐孝克傳：「尚書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於朝堂。其第一即都官之省，西抵閣道」。

〔補〕有永福省廢帝紀：「自梁室亂離，東宮焚燼，太子居於永福省」。

〔補〕有蘭臺虞荔傳：「文帝命荔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不許，乃令住於蘭臺」。

〔補〕有太學高宗紀：「太建三年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

〔補〕有玄武觀察景歷傳：「景歷拜官日，適值與親幸玄武觀」。

〔補〕有至真觀張謨傳：「謨教授周易老莊，至真觀道士姚綬傳其業」。

有蔣山

〔校〕按蔣山即鍾山也，志已有鍾山，此覆出，但當於鍾山下添「一名蔣山」一句耳。元和志：「鍾山，吳大帝時蔣子文發神異於此，因改曰蔣山，宋復名鍾山」。又按志於蔣山下，引陳懸紀傳「賀若弼據蔣山」，鍾山下，引後主紀「賀若弼據鍾山」，其實即一事也。

〔補〕有青溪中橋張貴妃傳：「臺城陷，晉王廣斬貴妃勝於青溪中

橋」。

〔補〕有婚第始興王伯茂傳：「六門之外有別館，以為諸王冠婚之所，名為婚第」。

〔補〕有太廟高祖紀：「永定元年遷景皇帝神主附於太廟」。

〔補〕有始興國廟世祖紀：「天嘉二年立始興國廟於京師」。

〔補〕有治城寺見上治城下。

〔補〕有一乘寺 法雲寺張繼傳：「譙教授周易老莊，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休等皆傳其業」。

丹陽〔補〕有龍山 宣帝紀：「太建四年詔曰：『姑熟饒曠，荆河斯擬，龍山南指，牛渚北臨』」。寰宇記：「龍山在當塗縣南二十二里，桓

溫常以九月九日與僚佐登此，周迴十五里」。南州津 宣帝紀「太建

四年詔曰：『姑熟饒曠，荆河斯擬，自梁末兵災，凋殘略盡，比雖務優寬，猶未克復。自今有罷任之徒，許分留部下；其已在江外，亦令迎

還，悉住南州津裏安置」。通鑑注：「南州即采石」，按高祖紀「梁紹泰元年十二月石頭采石南州悉平」。采石與南州明非一地，胡注誤。姑熟

采石 見當塗下。

江寧〔補〕有梁元帝陵世祖紀：「天嘉元年六月葬梁元帝於江寧」。

句容〔補〕有茅山 馬樞傳：「隱於茅山，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

建興郡，陳書宣帝紀：「太建十年罷義州及琅邪彭城二

郡，立建興郡屬揚州，領縣六」。

〔校〕義州與建興郡無關。「義州及」三字應刪。

信義王祗傳：「至德元年立，尋為使持節都督，琅邪彭城二郡太守」。

南平王嶷傳：「至德元年立為王，尋除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後主紀：「至德二年以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南平王嶷為揚州刺史」。蓋太建十年後罷建興復立二郡。

鹽官，漢舊縣，陳書高祖紀：「永定二年割吳郡鹽官，海鹽，前京三縣置海鹽郡，屬揚州」。尋省郡，並省海鹽入鹽官。其前京縣梁屬信義縣，今以還屬。

〔校〕尋省以下史無明文，作者蓋以隋志不及海鹽郡；有鹽官而無海鹽；前京廢入常熟，陳曰南沙屬信義郡，故作如是云耳。今按徐陵傳：「子份累遷豫章王主簿太子洗馬，出為海鹽令」，豫章王受封在太建元年，是太建中仍有海鹽縣也。

桐廬〔補〕有下淮 留異傳：「王琳敗，世祖遣沈恪代異為郡，實以兵襲之。異出下淮抗禦，恪與戰，敗績，退還錢塘。異表啓還謝，仍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

富陽本漢富春縣。宋志：『孫權黃武四年以爲東安郡，七年省。晉簡文鄭太后諱春，孝武改曰富陽』。方輿紀要，一統志陳屬錢塘郡。陳書高宗柳皇后傳：『后弟盼太建中尙世祖女富陽公主』。

〔補〕梁武帝太清二年以富陽爲富春郡梁書侯景傳，尋罷郡。

侯瑱傳：子淨藏尙世祖第二女富陽公主，太建三年卒，蓋淨藏卒後公主再嫁柳盼。

長城〔補〕有瑞陵，嘉陵高祖紀：『永定元年追尊皇考曰景皇帝，陵曰瑞陵；追諡前夫人錢氏號爲昭皇后，陵曰嘉陵』。

臨安，宋志：『吳臨水縣，晉太康元年更名』。一統志：『梁，陳間省』。按南史陳文帝紀：『侯景之亂，避地臨安縣郭文舉舊宅』，則梁時有臨安縣也，陳當因之。

〔補〕駱牙傳：吳興臨安人，世祖即位，尋爲臨安令，此陳有臨安之證。

原鄉〔補〕沈炯傳：封原鄉縣侯始封在梁元帝世，陳因而封之。東揚州，梁書武帝紀：『普通五年分揚州江州置東揚州』。敬帝紀：『太平元年，罷東揚州』。陳書世祖

紀：『天嘉三年以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晉安建安八郡置東揚州』，尋省新寧入新安，以永嘉屬東嘉州，東陽屬縉州。建安晉屬豐州，今領郡三。

〔校〕寰宇記：『瑞安，梁陳屬東嘉州』，作者謂永嘉屬東嘉州本此。今按東嘉州不見於陳書，是陳無東嘉州也。縉州初曰婺州通鑑注，敬帝紹泰二年除留異爲縉州刺史，陳因之吳傳。天嘉三年異平即罷州，以郡隸東揚州，此後縉州不見於史，是天嘉後無縉州也。

永陽王伯智傳：太建中都督東揚豐二州諸軍事，鄱陽王伯山傳：至德四年都督東揚豐二州諸軍事，可證東揚州與豐州接界，中間並無東嘉與縉州，二句當刪。領郡三，當作領郡五。又下文東嘉州縉州二條當刪。

〔補〕會稽，隋志：『會稽舊置會稽郡，平陳郡廢，又廢山陰永興上虞始寧四縣入』，是陳有會稽縣也。沈君理傳：尙會稽長公主。

永興〔補〕留異傳：封永興縣侯。始封在梁敬帝紹泰二年，陳初因之。

刻有松山陳書韓子高傳：張彪奔松山，浙東平。〔校〕按上引史文，事在梁敬帝世，不合志例。

〔補〕有南巖 錢道戩傳：「天嘉元年領劍令，鎮於縣之南巖，尋爲臨海太守，鎮巖如故。」

樂安陳書裴昂傳：太建元年改封樂安縣侯。

〔補〕長沙王叔堅傳：後主乳母樂安君吳氏。按裴昂太建十年呂梁軍敗陷於周，是吳氏受封在太建十年後。

遂安〔補〕程靈洗傳：封遂安縣侯。始封在梁紹泰元年，陳初因之。

金華郡本吳東陽郡，陳芳績歷代地理沿革表：梁大同六年改金華郡，尋復。通典：梁陳置金華郡。寰宇記：吳東陽郡，梁陳曰金華。一統志：東陽郡梁末置縉州，陳改置金華郡。諸書建置，牴牾莫可詳考，蓋梁曾改東陽爲金華，尋復舊，至陳又改金華也。

〔校〕按陳書無金華郡，而東陽郡則迭見。高祖紀：永定三年，遣江德藻銜命東陽問民疾苦。世祖紀：天嘉三年東陽郡平。陸山才傳，韓子高傳，沈君理傳並於天嘉中爲東陽太守；裴昂傳太建元年授東陽太守；是終陳一代未嘗改東陽爲金華也，通典寰宇記一統志之說不足信。

〔補〕後主紀：禎明二年立皇子恮爲東陽王。

豐安〔補〕留異傳：高祖以世祖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

信安郡，寰宇記：陳改信安縣爲信安郡。按一統志陳有信安縣，疑陳於信安縣置郡，非改置也。領縣二。

〔校〕此條當刪，所領縣二，列在東陽郡下。按沈恪傳，徐度傳，世祖初，皆會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信安晉安建安九郡，是陳初有信安郡也。至天嘉三年以會稽等八郡置東陽州，其地即恪度之舊轄，而獨無信安郡，蓋於時信安已罷，併入東陽矣，故此後信安郡不見於史。

信安有信安嶺陳書王質傳：質率所部度信安嶺依於留異。

〔校〕按上引史文，事在梁敬帝世，當易以留異傳。異外示臣節，陰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信使一條，信安嶺與鄱陽郡接界，故曰鄱陽信安嶺。

永寧有桃支嶺〔補〕有巖下 華皎傳：天嘉三年征留異侯安都於巖下，出戰，爲賊所傷，當即桃支嶺之巖口也。侯安都傳：吳奔桃支嶺處嶺谷間，於巖口鑿橋，以拒王師。

豐州，陳書廢帝紀：光大二年割東揚州晉安郡爲豐州。

隋志：建安郡，陳置閩州，仍廢，又置豐州。五代志：

建安郡，陳置豐州。通典，寰宇記：陳置閩州後，又改爲豐州。

〔補〕陳寶應傳：高祖受禪，授閩州刺史，閩州始置。

世祖紀：天嘉三年置東揚州，所領八郡中有建安晉

安，以其時寶應反跡已著，故虛奪之。閩州其實未罷

（世祖紀：天嘉四年仍見閩州刺史陳寶應），天嘉五年寶應平，

乃罷，光大中復置，更名豐州。（陳慧紀傳：光大元年除

豐州刺史，與紀異。）

東侯官本漢侯官縣，隋志：閩舊置東侯官。方輿紀要：

梁陳間省侯官入東侯官。

原豐，宋志：『晉太康三年省建安典船校尉立』。一統

志：『陳置豐州，取縣爲名』；又云：『陳初廢入侯

官，因改侯官爲原豐』。按侯官故城在今侯官縣，原豐

廢縣在今閩縣，蓋陳廢原豐而改侯官曰原豐也。

〔校〕東侯官下從方輿紀要之說，既已以侯官爲併入東

侯官，而原豐下又從一統志之說，謂原豐即侯官之更

名，自相牴牾。按宋齊以來，有侯官，原豐而無東侯

官；方輿紀要謂梁改原豐爲東侯官。陳寶應傳：『晉

安侯官人，梁敬帝紹泰二年封侯官縣侯，陳初因之』。

侯官蓋省而復置，則陳世但有侯官與東侯官耳，無原豐，一統志之說不足信。州治疑當在東侯官，隋更曰閩縣，泉州治之。

〔補〕陳寶應傳封侯官縣侯（見上）。

〔補〕有東山寺（虞寄傳：『依陳寶應於晉安，常居東山寺』）。

南安，寰宇記：吳置東安縣，晉置晉安郡於此，陳立南安縣。

安縣。

〔校〕隋志：南安舊曰晉安，置南安郡；平陳郡廢，縣改名焉。是南安之名始於隋，不始於陳。

蒲田，陳廢帝分南安立。陳書虞寄傳：『寶應夜走至蒲田，顧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

〔校〕隋志：南安，平陳又置蒲田，尋廢入；是蒲田始

置於隋，陳世但有此地名耳，未立縣，地屬晉安。

有蒲田

有蒲田

〔校〕亦當列在南安縣下。

丹徒〔補〕有郝曇墓（始興王伯茂傳：『天嘉二年，征北軍人於丹徒

盜發晉郝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

縣官，藏於秘府，世祖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

晉陵〔補〕有延陵季子廟（蕭允傳：『至德中出爲會稽郡丞，行經延

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爲異代之交」。

江陰郡，隋志：梁置。陳書高祖紀：「永定元年以江陰郡奉梁主爲江陰王」。

〔補〕高祖紀：「永定二年四月江陰王薨，以梁武林侯蕭諮息季卿嗣爲江陰王」。高宗紀：「太建三年六月，

江陰王蕭季卿以罪免，封東中郎將長沙王府諮議參軍蕭彝爲江陰王」。

信義，通鑑：「陳臨海王光大元年，到仲舉子郁尙世祖妹信義長公主」。

〔校〕到仲舉傳：「初子郁尙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出爲宣城太守，是年遷南康內史」。按光大元年矯詔事發，仲舉廢居私宅，傳乃有此語，則尙主當在光大元年之前也，通鑑脫一初字。

〔補〕蔡凝傳：「太建元年以名公子選尙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蓋光大元年到郁伏誅，至是以公主配蔡凝。

南豫州州治，通鑑：「隋文帝開皇九年，陳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胡注：「陳南豫州治宣城，時徙鎮姑熟白下城合白石壘」。

〔校〕宣帝紀：太建四年詔曰：「姑熟饒曠，荆河斯擬」，是其時已治姑熟矣。按白下城即白石壘，在江乘縣境，自齊迄陳爲琅邪郡治。寰宇記，與姑熟相去甚遠，南豫州似無徙鎮白下之可能。樊猛傳：「隋將韓擒虎之濟江也，猛在京師，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虎進軍攻陷之，巡及家口並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爲水軍於白下游奔以禦六合兵」。據此擒虎已陷南豫州，猛方游奔白下，明州治不在白下。後主紀：「禎明三年，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皋文奏將兵鎮南豫州，尋陷於擒虎，文奏敗還。益證白下自白下，猛戍之；南豫州自南豫州，文奏鎮之；二者初不相涉。蓋胡注本有脫訛，作者從而誤解之耳。

當塗有采石九域志：「太平州當塗有采石」，牛渚磯九域志：「太平州當塗有牛渚山」，姑熟

〔校〕按牛渚山即采石山，一地異名，無庸分列。寰宇記：「牛渚山突出江中，謂爲牛渚，古所津渡處也，山北謂之采石」。又曰：「采石在城西北牛渚山之上，最狹」。一統志：「采石在今當塗縣西北二十里。姑

熟即今當塗縣治」。按南朝當塗縣治在今南陵縣北，隋始移今治，於南朝則丹陽縣地也。采石姑熟並當屬丹陽縣丹陽縣今爲鎮，在當塗縣東。華皎傳：戴僧朔平王琳有功，兄僧錫卒，代爲南丹陽太守，鎮采石是也。安吳，宋志：吳立。陳書吳明徹傳：封安吳縣侯。

〔校〕接受封在梁敬帝紹泰中，陳因之；華皎平，進爵爲公。

臨江郡，後主紀：『至德四年立皇弟叔謨爲臨江王』。

〔校〕謨字是顯字之誤，別有巴東王叔謨，按叔顯傳作臨海王，紀作臨江王；至德中畫江而守，江北地非陳有，知臨江誤。此志於臨海郡下已錄傳文，此本紀一句當刪。

晉州，隋志：『同安郡，梁置豫州，後改曰晉州；後齊改曰江州，陳又曰晉州』。寰宇記同。通典：『梁置荊河州，後改爲晉州，北齊改曰江州，陳又曰晉州』。陳書

宣帝紀：『太建五年伐齊，平固侯敬泰克晉州城。十一年周師南侵，自拔還京師，沒於周』，未沒時領郡三。

〔校〕荊河州即豫州之別稱，所引通典一節當刪。宣帝紀：『太建八年分江州晉熙，高唐，新蔡三郡爲晉

州』，是太建五年初克晉州城，但以其地屬江州，至是始立晉州也。叔陵傳：『太建元年授都督江郢齊三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晉州蓋總領耳。

北江州，隋志：『南陵，陳置北江州』。通典同。

〔校〕魯悉達傳：『侯景之亂，悉達糾合鄉人保新蔡，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景平，梁元帝授北江州

刺史，撫綏五郡，甚得民和。永定中，濟江歸高祖，仍授北江州刺史』。是梁末已置北江州，陳特因之耳；

疑初治新蔡，即南新蔡，太建後屬晉州，天嘉中魯悉達卒後，始移治南陵。華皎傳：『戴僧朔除北江州刺史，領南陵太守』。

卷二

廣陵〔補〕有永寧樓 宣帝紀：『太建十一年龍見於南兗州永寧樓側池中』。

秦郡，陳書宣帝紀：『太建五年伐齊，吳明徹克秦州水柵，秦州城降』。吳明徹傳：『初秦郡屬南兗州，後隸譙州，至是詔以譙之秦，盱眙，神農三郡還屬南兗州』。

〔校〕宣帝紀：『太建五年，割南兗州之盱眙郡屬譙州。七年三月以秦郡屬譙州，盱眙神農二郡還隸南兗州。五月割譙州之秦郡還隸南兗州』。是秦郡之隸譙，

3

秦肝貽神農三郡之還隸南兗，皆在太建七年；傳作五年，誤，且三郡之改隸不同時。

尉氏有六合鎮

桃葉山通鑑：「隋文帝開皇九年伐陳，晉王廣率

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

〔校〕按六合自太建十一年沒於周，久非陳土，上引史文不合志例，當刪。

陽平郡，隋志：安宜，梁置陽平郡。陳書宣帝紀：「太建五年伐齊，陽平城降。十一年，周師南侵，自拔還京師，沒於周」。

〔校〕宣帝紀：「太建五年五月陽平郡城降。九月陽平城降」。是陽平有二，其一爲郡，又其一疑爲縣。此安宜之陽平爲郡，當引紀文五月一條。陽平城疑是宋陽平故城，屬陽平郡。志下文北兗州又有一陽平郡，下引通鑑注，以爲陽平郡治陽平城，其地當在淮陰縣西，領太清一縣。按安宜果在淮陰之西，胡注之陽平郡即隋志之陽平郡，屬北兗州。志以爲陽平郡有二，誤。太清縣亦陽平之屬縣，南齊志陽平郡領太清安宜等四縣，是也。

沛郡通鑑注：「梁涇州在石梁，程文季所克之城即此，入陳後州廢，

又并涇城東陽二郡爲沛郡」。

〔校〕宣帝紀：程文季克涇州城，徐棧克石梁城，是涇州與石梁非一地，胡注誤。

淮陰〔補〕有清口城宣帝紀：「太建十年四月戊午，遣軍度淮北對清口築城，壬戌清口城不守」。

南譙州〔補〕亦稱譙州。吳明徹傳：「都督南北兗南北青譙五州」；程文季傳：「都督譙州」；淳于量傳：「都督南北兗譙三州」，皆指南譙也。

新昌郡〔補〕後主紀：「禎明三年立皇弟叔榮爲新昌王」。新有踟躕山輿地志：「陳將荀朗破齊將郭元建於踟躕山」。

〔校〕按荀朗傳上引史文，事在梁季，當刪。

安州本梁東徐州，魏置東楚州。方輿紀要：「陳太建五年，伐齊克之」。陳書宣帝紀：「太建七年改梁東徐州爲安州」。

〔校〕蕭摩訶傳：「太建七年隨吳明徹進圍宿預（安州治），擊走齊將王康德」；紀要云：「五年克之」誤。

吳明徹傳：「梁元帝承聖中爲安州刺史」；世祖沈皇后傳：「永定中有安州刺史沈欽」；周昉傳：「太建六年都督安勳等六州」。按梁陳之際以安爲州名者不

一，非此鎮於宿預之安州也。

東海有鬱口。陳書魯悉達傳：「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來攻鬱口諸鎮，兵甲甚盛。悉達與戰，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

〔校〕梁陳之際，魯悉達據有晉熙新蔡南陵等五郡。其地位大江中流，紹宗來攻鬱口諸鎮，必不能遠在東海也。鬱口屬何郡縣待考。

懷文，隋志：「沈陽，梁置縣曰懷文。」

〔校〕按隋志實以懷文爲東魏所置。

司州〔補〕一曰南司州。淳于量傳：「太建六年都督鄂巴南司定四州」。高宗紀：太建六年，七年下詔赦江北諸州內，並有南司。

北徐州〔補〕定遠郡，隋志：「定遠，梁置臨濠郡，後齊改曰廣安，開皇初郡廢」。寰宇記：「梁置臨濠郡於廢東城，在定遠縣東」。又曰：「梁天監三年，土人蔡豐據東城，自魏歸梁；武帝嘉之，改曰豐城，立爲定遠郡。」

周文育傳：「文育孫畧，太建中歷晉陵定遠二郡太守，九年卒」。蓋梁初立郡曰臨濠，旋入魏；天監中來歸，改曰定遠。後齊曰廣安，至陳太建中伐齊得之。十一年沒於周。領縣一。

定遠，漢東城縣。隋志：梁改曰定遠。

馬頭郡，陳書宣帝紀：「太建五年伐齊，沈善度克馬頭城。十一年，周師南侵，自拔還京師，沒於周」。未沒時，領縣無考。

〔校〕隋志：「塗山舊曰當塗；後齊改曰馬頭，置郡曰荆山；開皇初改縣曰塗山，廢郡」。是馬頭乃縣名，而非郡名，郡名當作荆山也。而陳制實因於北齊，爲改編如左：

荆山郡，隋志：「北齊置，治馬頭城」。陳書宣帝紀：「太建五年，伐齊克之，十一年，周師南侵，自拔，還京師，沒於周」。未沒時領縣一。

馬頭本漢當塗縣，北齊改名。

〔補〕馬頭有荆山。宣帝紀：「太建十一年，樊毅爲大都督督未沛清口，上至荆山緣淮衆軍」。

城陽有楚子城。陳書宣帝紀：「太建五年，伐齊，樊毅克楚子城」。

〔校〕按原文楚子城上有廣陵二字。樊毅傳亦作廣陵楚子城。是楚子城屬廣陵，疑非城陽之楚城。城陽東魏置西楚州作城郡，地形志西楚州治楚城。

新蔡郡，隋志：「梁建州領新蔡郡，又固始後齊置新蔡」

郡」。陳書新蔡王叔齊傳：「太建七年立爲新蔡王」。

〔校〕叔齊封國，疑常是晉州之南新蔡郡。此新蔡地處邊疆，似無封王建國之理。魯悉達傳：「景亂，糾合鄉人保新蔡，招集晉熙等五郡」，是南新蔡得簡稱爲「新蔡」之證也。

定州，隋志：「麻城有北西陽，陳廢北西陽置定州」。

五代志：「麻城，陳置定州」。通鑑：「陳宣帝太建五年，定州刺史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於齊，詔周吳討平之，盡復江北之地」，尋失之。未失時領郡二。

〔校〕定州始建於梁，本蠻地，天監十三年蠻酋以地來降，置定州治蒙籠城梁書安成王秀傳，十四年叛入魏方

輿紀要。地形志：「定州領弋陽（州治）建寧等五郡，後

復入於梁」。周吳傳：「元帝承聖元年都督江定二

州」，天嘉初，吳以地來歸，陳始有定州，陳特遷州

治於建寧郡之赤亭耳；赤亭北西陽皆在隋麻城縣境，

故隋志云：「陳廢北西陽縣置定州」也。其實西陽之

廢與定州無關，隋志：「後周改定州曰亭州」，以治

赤亭故也。

州治北西陽

〔校〕北西陽與定州無涉，見上述。且隋志明言陳廢北西陽，安得復有北西陽爲州治乎？當作治赤亭。

永安郡 領縣無考 義陽郡領縣二。

〔校〕按隋志：「永安義陽二郡，後齊屬北江州，開皇初州郡並廢」。是二郡於陳是否屬定州不可知也。定州屬郡可考者有四，列如左：

〔補〕建寧郡，宋志：「孝武大明八年省建寧左郡爲縣，

屬西陽，南齊復爲郡，改名北建寧屬司州」。隋志：麻城舊有建寧郡。開皇初郡廢，領縣無考。有赤亭。（魏

書田益宗傳：「梁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周吳傳：「初蕭齊定州

刺史田龍升以城降，詔以爲定州刺史，封赤亭王」。）

〔補〕弋陽郡，地形志有。周吳傳：太建五年田龍升叛入

於齊，其黨有弋陽太守田龍瑛。領縣無考，有亭川。

周吳傳：「龍升使龍瑛率衆二萬陣於亭川」。

〔補〕陰平郡，隋志：麻城有陰平郡，開皇初廢。領縣無

考，有水陵，陰山。周吳傳：「田龍升叛入於齊，齊遣歷陽王高

景安帥師於水陵陰山爲其聲援」。

〔補〕定城郡，隋志：麻城有定城郡，開皇初廢。領縣無考。

南司州 隨州 溫州 應州 順州 涇州 岳州 沔州 土州

〔校〕按太建十二年七月，周總管司馬消難以鄆隨溫應土順沔涇岳等九州，魯山甌山沔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涇水等八鎮內附，遣其子為質以求援。八月，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以救之。時消難已為周將王誼所敗，失地大半。毅師既至，及周將元景山戰於漳口〔通鑑注安陸西五十里有漳水，三戰三北，城邑為消難所據者，景山皆復取之，其真得舉以歸陳者僅魯山鎮甌山鎮等數地耳，九州皆不應入志。〕（上引史事，參據宣帝紀及通鑑。又按宣帝紀：「十二年九月，詔改安陸郡為南司州」，安陸郡即鄆州治，非實有其地，以其為消難之舊地，故虛領之耳。通鑑：「太建十二年十二月，周進丞相堅爵為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為隨國，鄆隨溫應順上六州皆在國境之內」。又「太建十四年，隋將鄆孝儒攻甌山鎮，將軍陸綸以舟師救之，為所敗，涇口甌山沔陽守將皆棄城走」，蓋至是而九州八鎮盡入於隋矣。

隨郡〔補〕宣帝紀：「太建十二年司馬消難封隨郡公」。汶川郡，隋志：「甌山，梁置梁安郡，西魏改曰魏安郡，尋改郡曰汶川」。寰宇記：「漢安陸縣，後魏置汶川郡」。『汶』『漢』形似，傳寫誤耳。陳領縣三。

〔校〕甌山在今漢川縣境，漢安陸縣在今安陸縣北，二地相去甚遠，汶川當與漢川無涉。

漢陽，寰宇記：「周顯德五年，平淮南，畫江為界，江南以漢陽漢川二縣居大江之北，先進納世宗」。

漢川見上

〔校〕寰宇記所引乃五代後周世宗顯德中事，作者豈以為宇文周時事耶？大誤。隋志：「漢陽開皇十七年置，曰漢津；大業初改為」。是陳無漢陽也。漢陽漢川二縣並當刪。

北新州，隋志：「江夏郡，梁分置北新州」，又「長壽梁置北新州」。寰宇記：「梁置北新州，尋分北新州為土富洞泉豪五州。梁末，北齊得之，遣慕容儼守之；為陳將侯瑱攻圍，凡二百日不下；後因二國通和，復歸陳」。〔校〕太建十二年司馬消難以九州內附，有土州而無北新，富，洞，泉，豪。蓋五州自齊歸陳後，旋入於周，周以併入土州耳。

（未完）

徐福入海求仙考

王輯五

一 緒言

徐福入海求仙事，學者議論紛岐，莫衷一是。若就大體而論，中日學者最初均首肯徐福東渡移住之事，素稱勤王主義之北畠親房氏，在其所撰之神皇正統記中亦首肯其事。嗣後日本國學者興，考證之風流行，賴襄作日本政記，屏徐福事而不書。那珂通世作徐福考，謂徐福祠爲後人假託而出，徐福東渡事不足信。於是日本學者之否定徐福論者，始漸盛起。惟近自日本海左旋回流路發現以來，已證實徐福等秦人東渡之可能；考古學者就銅鐸遺跡觀察之結果，亦證實秦人系大陸民族東渡之途徑；故對於否定徐福說更加以否定者，又揭竿而羣起矣。

徐福墓所在地之和歌山縣，遺跡猶巍然存焉。和歌山縣有志者近爲保存徐福史蹟起見，組織一史蹟保勝會，並於一九三〇年，由該會主持之下，舉行一「徐福來朝二千年祭」，以誌不忘¹。此實與日本近來之一「日本出自大陸返歸大陸」之標語²，均足值吾人玩味者

也。

近數年來，不佞屢曾致力於徐福史料之搜集，惟苦於購置力薄弱，致未獲全覽。前年發表之徐福與海流一文³，乃專由日本海之左旋回流路及考古學上之銅鐸遺跡而考察者。茲更就文獻上觀察批評之，以探求其究竟。惟因匆匆成稿，鄙陋之處，尙乞諒之。

二 我國文獻上關於徐福之記事及批評

我國文獻上關於徐福之記事雖不一而足，惟因輾轉抄載，不免有傳聞失實之處。其載徐福求仙事者，當首推史記。史記封禪書秦始皇本紀等，均載及徐福入海求仙之事；故有秦倭交通之說。史記封禪書曰：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

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併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

同書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之條，謂：

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同書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之條，亦謂：

始皇出游，……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

按徐市卽徐福，市乃古馘字，馘音近相通，並非別名⁴。當時燕齊人士因臨海而居，入海求仙之思想盛

行，而兼有求仙與探奇之入海說，自古久已流行⁵，徐福之入海求仙亦其一例也。又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中之淮南王安傳，所載伍被諫王之言曰：

昔秦絕先王之道，……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始皇帝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徐福入海求仙之底意，果眞爲避匿始皇虐政，藉求仙藥之美名，攜人民五穀等移住於東瀛樂土，此實開我國古代殖民之先聲也。三國志吳志之孫權傳中，謂：

黃龍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州及亶州。亶州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

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土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市。會稽東治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州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州數千人還。

後漢書東夷傳亦抄載此文，亦以夷州亶州與徐福所止地之平原廣澤相比定；僅不過省略孫權遣兵之記事，及改書「亶州」爲「澶洲」而已。其文曰：

會稽海外有東鯧人，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治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

隋書倭國傳中，謂：

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舩羅國，經都斯麻國，迤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

北史東夷傳亦有與此相同之記事；是又以秦王國比定夷

洲者也。史記所載徐福之所止地，惟言平原廣澤，不言地名；三國志後漢書則以夷洲亶州比定之，隋書北史更以秦王國比定夷洲。如斯輾轉附會比擬，固不免有失本旨，而後之學者乃以夷洲亶州所在地非爲日本列島，遂論定徐福未至日本，並進而否定之者，此誠倒果爲因之論也。是以自三國志以降，後漢書北史隋書之徐福記事，多轉相抄襲，或傳聞失實之處，遠遜於史記徐福記事之價值也。

宋仁宗時，歐陽修所撰之日本刀歌中，有涉及徐福東渡之事，歌詞雄厚，堪稱古今獨步；其歌曰：

崑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自日本，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間雜鑰與銅。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卽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鑿澁短

刀何足云。

此歌傳入日本後，益加強日本人士之徐福信仰，日本史籍受其感化者亦屬不尠。直至明太祖召見日僧絕海，指日本圖垂詢列島遺跡時，絕海與太祖猶以徐福東渡事賦詩相和；其詩曰：

熊野峯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絕海）

熊野峯前血食祠，松根琥珀也應肥；昔日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竟不歸。（明太祖）

是知徐福東渡移住之事，當時實爲雙方所公認，未見有否定者也。清同治年間，駐日公使館參贊黃遵憲，曾撰述其在日觀察所感爲日本雜事詩一輯；其中吟詠徐福之詩曰：

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別有天；鏡璽永傳笠縫殿，尙疑世系出神仙。

又曰：

崇神立國始有規模，史稱之曰御肇國，天皇即位當漢武天漢四年，計徐福東渡既及百年矣。日本傳國神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制

也。……今紀伊國有徐福祠，熊野山亦有徐福墓。……至賴襄作日本政記，並秦人徐福來亦屏而不書。

又清光緒二十五年，清駐日公使黎庶昌，曾將其親訪徐福墓所感，撰爲訪徐福墓記及自秦良至新宮訪徐福墓絕句十二首；茲摘錄其絕句六首於左：

曾披文部舊輿圖，古蹟荒迷記易疎；飛鳥祠邊徐福墓，記從寧樂認秦墟。

平田幾頃稻花稠，雙樹爲旌土一邱；人代茫茫渾莫辨，夕陽荒海古今愁。

【徐福墓】在田壩中央，並非高冢，祇平土一塊，未墾，約寬三四丈，上有古樹二株爲記。

歷紀元文勒短碑，命卿水野氏多奇；歲時士女爭祈禱，來獻寒花與樹枝。

【短碑】題「秦徐福之墓」五字，傳爲朝鮮李某書，元文元年立，當乾隆元年丙辰。後天保六年乙未，仁井田好古別撰有徐福碑，未刻。

【水野氏】維新前，水野氏爲新宮城主。

【墓前來獻】墓前盈積竹筒數十百具，中挿花朵或樹枝；日本祀神之禮多如此。

繼岸風濤著舳艫，里人猶自說秦須；三千入海童男女，知否當時盡到無？

【秦須】古老相傳福初到時，在新宮東北海岸七里許（日本里），故其地名秦須，尙有碑志，地甚狹隘，乃徙于此。

猶存七家壓田曆，故老相傳福所親；嫡裔如雲飄散盡，更從何處問秦人。

【所親】旁有七冢，皆相距數百步，今僅見其二。

【秦人】或言福之子孫多姓秦者，今皆散處各處。或言藤澤驛

福岡平一即係福之後，後人嘗有贈物寄新宮神社，或言徐姓

在和歌山充醫士，皆疑莫能名。

眼中滄海幾揚塵，避世桃源得問津；我勝南陽劉子驥，二千年後一畸人。

【二千年】自徐福入海至今，二千一百數十年。

黃黎二氏之徐福墓訪問記，皆因目擊其遺跡，有感於中而發於外者，洵爲徐福遺跡之寫實文字也。近數年來，我國學者對於徐福之論著雖不乏人，惟多側重文字上之推敲及前後地名之比定，而對於日本海回流路及銅鐸遺跡之分布狀態，恒未加以參照與注視，殊屬遺憾。蓋徐福入海求仙始於秦始皇二十八年（前西元二一九年），當時

我國雖已入記錄時代，惟日韓民族尙毫無文字可言，不得不參照考古學上之遺物遺跡等以補充我國史料之不足也。且瀕臨海面之燕齊人士，入海求仙思想，古已行之；其見於史記者雖僅載有齊人徐福等，而其未載於史記之潛渡者，更不知凡幾！至若秦人系大陸民族之無人島渡涉及其移住狀態，深恐漢司馬遷之史記中亦莫能述之；故不得不參照考古學上之遺物遺跡及日本海左旋回流路等，以論定其究竟，本不應僅就中國文獻上而推敲武斷之也。

三，日本文獻上關於徐福之記事及其批評

徐福入海求仙事，不惟見之於中國史籍，即在日本史籍中亦數見不鮮。在北畠親房之神皇正統記中，謂：

（孝靈天皇）四十五年乙卯，秦始皇即位。始皇好神仙，求長生不死之藥於日本；日本欲得彼國之五帝三王遺書，始皇乃悉送之。其後三十五年，彼國因焚書坑儒，孔子之全經遂存於日本。

林羅山之羅山文集中，謂：

徐福之來日本，在焚書坑儒之前六七年矣，想嬴

料篆籀章漆竹牒，時人知者鮮矣。其後世世兵燹，紛失亂墜，未聞其傳，嗚呼惜哉！

松下見林之異稱日本傳中，謂：

其所止惟言平原廣澤，不言地名；後漢書以爲夷洲澶洲，北史及隋書以秦王國爲夷洲云，不能明也。圖書編別載徐福島，然義楚六帖歐陽全集太平御覽羅山集世法錄等書，指爲日本之地，而此日本傳引義楚六帖等，故舉其所因循，王字非也。徐福來于我爲氓，詳見後漢書。今按見林亦謂：日本者神國也，徐福曰海中大神，似能言日本風。

同書又曰：

夷洲澶洲皆指日本海島，相傳紀伊國熊野山下飛鳥之地，有徐福墳。又曰：熊野新宮東南有蓬萊山，山有徐福祠。近沙門絕海入明，太祖皇帝召見，指日本圖，顧問海邦遺跡，勅賦熊野詩。海詩曰：「熊野峯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御製賜和曰：「熊野峯前血食祠，松根琥珀也應肥，昔日

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竟不歸」。見蕉墜葉。所謂徐福祠者，謂蓬萊山祠也，此祠屬熊野大權現，熊野大權現者神代明神書於國史式條，昭昭也。徐福觀國之光來止，脫於虎豹之秦，死爲神，在熊野三山之間，亦匪直人也。或曰：歐陽永叔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猶存」。劉氏引原始秘書曰：「日本之學始於徐福」。然則其德可稱之，而爲始我則不信也。

新井君美之同文通考中，亦謂：

今熊野附近有地曰秦住，土人相傳爲徐福居住之舊地。由此七八里有徐福祠。其間古墳參差，相傳爲其家臣之塚。如斯舊跡今猶相傳，且又有秦姓諸氏，則秦人之來住乃必然之事也。

仁井田好古之徐福碑中，亦載：

求諸熊野新宮之地，有徐福墓。又其墓側有七冢，相傳葬徐生所親信者。或曰瘞其所齋。考之國籍，長寬勘文，引熊野社記曰：「往昔甲寅年，天台山王子信之舊跡也」。社記又曰：「漢司符將軍嫡子真俊勸請權現於檀本」。又曰：「孝

昭帝時，南蠻江賓主乘船而來，會惡風而船壞，獲免者僅七人，三人造船還本國，留而事神者四人，取魚供權現祠，子孫繁昌，遂爲新宮氏人。

紀伊續風土記之牟婁郡新宮之條，亦載：

徐福墓在永山東上熊野地之方田中，其地稱曰樟藪。有老樟數株，今皆枯朽。……在寬文雜記中，傳樟藪之地有徐福祠，徐福祠亦列入新宮之末社中云。

又日本和歌山縣所撰之和歌山縣史蹟名所誌中，亦載：

秦徐福之墓在新宮町，墓前有石碑一，上刻「秦徐福之墓」五字，傳爲李梅溪所書。相傳往昔秦始皇帝時，徐福率童男女五百人，携五穀種籽及耕作農具渡至日本，在熊野浦登岸，從事耕作，養育童男童女，子孫遂爲熊野之長，安穩渡日。又徐福所求不老不死之仙藥地之蓬萊山，在由此往東三町許之地，樹本蒼鬱繁茂，山形如盆，自成仙境之觀焉。

又野崎左文所撰之日本名勝地誌，亦載：

舊城東之海岸，熊野之田圃中，有老樟二株，德川賴宣建一坊，題曰：「秦徐福之墓」。去墓三町，有小壟七，爲徐福從者之墓。鄰郊東南牟婁郡木町之東，有秦須（一稱波多須）浦，爲徐福船泊於矢賀磯而暫住之地。後雖移居新宮，惟秦須浦尚有秦氏。

至其他李靈通鑑，寬文雜記，以及前川真澄之徐福，高谷瀨夫之日本史等，均載及徐福東渡之事。徐福之墓與祠，迄今猶存，秦姓諸氏仍繁殖於該地，而否定徐福東渡之有力反證尙未之見也。通觀記述徐福之日本史籍，其成書年代較晚，受我國史料之影響不少；如神皇正統記，羅山文集等，均極言焚書前徐福之東渡，三王遺書遂獨存於日本；是直脫胎於宋歐陽修之日本刀歌等者，尤屬至明且顯之例也。惟日本名勝地誌史蹟名所誌及紀伊續風土記等，關於徐福遺跡之寫實記述頗詳，深足供吾人參考者也。

那珂通世之外交釋史中，謂熊野徐福祠爲後人假托而出，後人以其想像地比定平原廣澤，尤屬無稽，遂加以否定。於是日本學者之否定徐福者始漸興起。惟近自

日本海流及銅鐸遺跡闡明以來，亦漸有對於否定徐福說更加以否定者矣。

四，結論

綜觀文獻上關於徐福之入海求仙事，雖不免有輾轉抄襲，傳聞失實之處，而否定徐福之有力反證則尙未之見也。徐福果真藉求仙藥之名，求樂土於東瀛，以避始皇虐政，則其記事自不免神仙化。且頻臨海面之燕齊人士，入海求仙思想古已行之，其見於我國史乘者，雖僅有大事記中之燕昭王遣方士入海求三神山事，史記中之徐福求仙藥事，而其未載於史乘之潛渡者，更不知凡幾。蓋中日兩國僅隔一衣帶水，朝鮮半島復突出於其間，適爲往來之渡橋，故中日民族間之渡涉，當所不免；其經由朝鮮北部東渡者固不乏人，而由山東半島經朝鮮南部東渡者亦在所不免。齊人徐福之入海東渡，恐由後者之途徑東渡者也。

按山東半島與朝鮮半島相去不遠，東西對峙，齊人徐福等由山東半島登舟東渡，不難漂至朝鮮。當時朝鮮南部三韓鼎立，馬韓位於西，辰韓位於東，弁韓居其南。後漢書東夷傳中，謂：

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與之；其名國爲邦，馬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別爲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

是知辰韓領地本爲馬韓所割與，因其多避難於半島之秦人，故亦稱之曰秦韓。徐福等秦人羣之入海求仙，據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所載，亦爲避始皇虐政而東渡者也；此由山東半島東渡之徐福等秦人羣，亦不能謂其絕對不能漂至辰韓，更不能謂其絕對與辰韓無關。果辰韓即秦韓，乃爲徐福等秦人羣所組成之一集團；則住於此半島東南部之秦人集團，爲滿足其擴張慾及探險慾起見，自不免前仆後繼，三三五五，乘獨木舟任其漂流，卒因日本海左旋回流關係，均前後漂至日本山陰地方。至徐福本人究由辰韓漂至日本否，竊以爲尙非重要之問題也。至若日韓古文獻上未曾明載徐福等秦人羣東渡之記事者，乃因徐福等秦人東渡時，遙在日韓民族有史以前故也。但此秦人羣由韓東渡之結果，在日本神話傳說史上，却不難尋出其暗示來；如日本記紀¹⁰所載之素盞鳴尊，少名毘古那神，由新羅渡至出雲之神話等，乃其最

顯著之例也。蓋新羅之故地爲辰韓，乃避難於半島之秦人所居之地，不獨爲徐福等秦人群東渡之出發地，亦爲測驗日本海流之投瓶地也。

栗山周一之日本關史時代研究中，主張：(1)由銅鐸民族之興盛時代觀之，銅鐸民族頗與但馬民族及秦人類似；(2)秦代滅亡固不出西紀前二〇六年，而秦人之大舉由半島東渡，沿山陰之交通線而繁殖於近畿之中心地域者，亦以西紀前二〇六年爲中心；(3)出雲民族爲大陸系民族，乃由大陸經過朝鮮，初住於山陰，旋漸東移而繁殖於近畿地方等。由是可知日本史籍上所載之出雲民族，原不外秦人系大陸民族渡至日本出雲地方之民族，亦即與考古學上之「銅鐸民族」名異而實同也。蓋徐福等秦人系大陸民族，先經由半島而漂至山陰出雲地方，因出雲地名遂變爲民族之名，旋因人口增多之故，漸次東移，繁殖於近畿大和等地方。迄今秦姓諸氏仍多住於秦良平安等地方者，乃其明證也。

近日本考古學者鳥居龍藏，梅原末治等，均主張：古型銅鐸多發掘於山陰北陸至畿內之間；而新型銅鐸多發掘於畿內至東海南海道之間。此又爲秦人系大陸民

族即銅鐸民族之先定住於山陰等地方，然後漸東移至本州腹部諸地之一良證也。

又梅原末治之銅鐸研究口中，曾附一銅鐸出土地名一覽表，據該表所示之銅鐸民族分布地點，東至加賀越前美濃三河遠江，西至石見安藝讚岐阿波土佐，適以畿內大和爲中心。藉此亦可想見當時秦人系大陸民族東渡至日本後之分布狀態矣。

又栗山周一之日本關史時代研究中，復主張：秦漢人之渡涉年代，概在石器時代後期乃至古墳時代，非在石器時代。當時日本民族雖尙爲石器時代人，而渡至日本之秦漢人，乃爲由銅器時代漸移入於鐵器時代民族；故日本太古文化爲秦漢人所支配，此種主張，殊屬公允。當時渡至日本之秦人，其文化程度既高出於日本人，故列島上文化，概由秦人移入主持之。日本書紀中，曾載：

應仁朝融通王率秦遺民百二十七縣入朝鮮，旋大舉至大和。

姓氏錄中，亦載：

左京諸蕃大秦公，秦始皇三世孝武王之後，男功

滿王仲哀帝八年來朝，男融通王應神帝十三年來朝，率百二十七縣之民歸化，並獻金銀玉帛等。仁德帝御代，以秦氏分置諸郡，使養蠶織絹以貢。

此等記事年代雖有不足信處，然由其所載秦人由朝鮮渡至日本之事實及當時秦人支撐列島上之文化事業上觀之，益足證明徐福等秦人系大陸民族之渡至日本之可能性頗大，是固毫不足疑者也。

1 見水野梅曉之日支交通之資料的考察（支那時報叢書第七輯）。

2 見米野豐實之新滿蒙國策之提倡。

3 拙著徐福與海流，在師大月刊第十一期。

4 史記評林：「何孟春曰：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馱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註其下，後人讀市作市馱字，故疑福為別名」。

5 宋呂祖謙之大事記：「周赧王三十三年，燕昭王遣方士入海求三神山」。

6 那珂通世之外交經史中，曾以琉球之八重山諸島比定夷洲，以沖繩島比定甌州。市村贊次郎之唐以前之福建與台灣（東洋學報第七卷）中，曾以台灣比定夷洲，以瓊州島比定甌州。

7 神皇正統記乃為北畠親房氏於一三三九年（元順宗至元五年）撰成。

至羅山文集異稱日本傳及同文通攷等之成書年代，乃適在神皇正統記以後者也。

8 和適哲郎之日本古代文化第一章中，謂：「依石器時代之遺品之所示，由山陰方面之交通，主與南鮮有關係；由九州筑紫之交通，主與樂浪帶方之漢人有關係；故前者未載於史籍，後者則載諸史籍。又因南鮮金海貝塚之發掘，已證實西紀一世紀南鮮人已使用鐵器（詳見濱田耕作梅原末治之金海貝塚發掘調查報告），故前者之交通早於後者」。

9 見拙著中倭交通路線考（本刊第三卷第十期）。

10 日本記紀，乃日本書紀與古事記之合稱。

11 見藝文第十一年第四號。

食貨半月刊

第三卷 第七期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一日出版

斯密亞當國富論撰述經過及其學說淵源

秦漢社會的土地制度與農業生產許宏杰

兩漢的租稅制度

漢代之徭役及人頭稅

中國上古中古之國家社會主義經濟政策

編輯的話

中國經濟社會史重要論文分類索引

主編者：陶希聖

發行者：上海福州路中市新生命書局

定價：每册大洋壹角全年二元

四期國內二元國外三元

明武宗三幸宣府大同記

江左文

明武宗巡幸宣府大同者凡三次：第一次，正德十二年八月丙寅（二十三日）出發，翌年正月丙午（初六）返。第二次，正德十三年正月辛酉（二十一日）出發，同年二月壬午（十三日）返。第三次，正德十三年七月丙午（初九）出發，翌年二月壬申（初八）返。此三次巡幸宣大之目的，在武

宗言之雖每以征虜爲詞，實則受當時佞倖江彬等輩之誘導，不啻作擴大之游獵也。以是在其屢次巡幸之過程中，豔聞穢跡，雜然并至！一時大臣如梁儲毛澄楊廷和等，雖屢疏直諫，奏詞幾近詛言，然而武宗淡漠視之，終不肯回蹕焉！故明代儒者王世貞有言曰：「高皇慎舉動，惜繁費，自即位後，以天下大計嘗一幸汴梁，再幸中都，自是深居法宮，無都外之蹕。文皇定鼎幽都，北巡者三。世宗相定顯陵，南邁者一。然不聞旁覽形勝，行游校獵。獨武廟輕離六師，馳騁八駿，不無「祈招」之歎焉！」（談遷《國權》）蓋武宗以青年膺帝位，登極之初，既建「豹房」以居（武宗以正德二年八月丙戌營豹房），復廢「尙寢」之制，（毛奇齡《武宗外紀》云：「故事：宮中六局官，有「尙

寢」者，司上寢處事而爲書。房內官，每記上幸宿所及所幸宮殿年月，以俟稽考。上悉令除却，省記注，掣去尙寢諸所司事，遂遍游宮中，日率小黃門爲角觝踢鞠之戲，隨所駐輒飲宿不返；其入中宮及東西兩宮，月不過四五日。」）放蕩形骸至此，殆早已不能爲宮苑之所限制矣！

矧武宗之巡幸，不僅作三次宣大之遊而已，正德十二年正月己丑（十三日），郊祀既畢，曾一度幸南苑游獵，午夜入城，御奉天殿行慶成禮，而以慶慶鹿兔分賜諸臣，是爲武宗巡幸之始期。同年五月癸未（初九），朱寧建石經山寺成，邀武宗幸之，凡數日始返。八月甲辰（初二），復如昌平，欲出居庸關不果，乃於丙辰（十三日）返豹房。至丙寅（二十三日），遂作第一次之巡幸宣大。十三年正月丙午（初六）既返京，庚戌（初十）郊祀于南郊，乃再幸南苑，辛亥（十一日）還。辛酉（二十一日）二次巡幸宣大，二月壬午（十三日）返京。三月戊辰（二十七日）又如昌平，開隧道祭六陵。四月甲申（十五日）至密雲。五月己丑（初二）更次大喜峰口。七月丙午（初九）再作第三次之宣

大巡幸，十四年二月壬申（初八）返。武宗之西北行至此終結。正德十四年八月癸未（二十二日）武宗更發京師，南征宸濠，此爲武宗巡幸之大略情形也。

今以武宗實錄爲主，輯其三次巡幸宣府大同之始末，繫日記程，條記如次，更參以談遷國權，毛奇齡彤史拾遺記，武宗外紀諸書。雖云武宗實錄成于世宗（嘉靖）時代，其中不無過貶之詞，然於事實終無大背馳也。

第一次巡幸宣大

武宗第一次巡幸宣大，自正德十二年八月丙寅（二十三日）出發，至十三年正月丙午（初六）返京，巡幸期間凡四月餘。其巡幸路程，計：由德勝門趨居庸，駐蹕宣府大同。在正德十二年九月戊戌（二十五日）至十月辛亥（初九日）之半月，乃武宗往返應州陽和一帶督師征勦達虜時期。十三年正月丙午，以郊祀之故，乃返京師。案：正德十二年八月甲辰（初一），武宗曾微服從德勝門出幸昌平，欲出居庸關不果，還返；越十日，乃作第一次之

宣府大同遊。

正德十二年八月丙寅（二十三日）上復夜出德勝門，趨居庸。庸。

丙寅夜上復出德勝門，趨居庸，宿一夕，問：『張御史安在？』時張欽巡白羊口也。追上不及（國權）。

八月辛未（二十八日）上度居庸關，遂幸宣府，令太監谷大用守關，無縱出者。

八月癸酉（三十日）大學士梁儲等奏請回鑾，不報。

九月甲戌（初一日）上駐蹕宣府。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恣，始誘爲西北之行。既幸宣府，遂營建鎮國府第，晏然忘歸。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於是富民賂彬以求免。久之，軍士樵不繼，至毀民房廬以供爨，市肆蕭然，白晝戶閉。大學士梁儲等奏請回鑾，不報。六科給事中石天柱，禮部尙書毛澄，南京禮部尙書吳言，左僉都御史胡瓚，禮科左給事中陳需等亦爲言，俱不報。

上次宣府。江彬故鎮將，導上遠巡爲桑梓

重。上嘗單騎出，鹵簿侍從不及衛。立鎮國府第，夜望高門輒馳入索婦女，于是大姓賂左右以免。亡何，樵蘇不繼，至毀廬舍，白晝閉市（國權）。

九月辛巳（初八日）命太監蕭敬傳旨云：巡幸數日即還，令府部等衙門官員各用心辦事。

九月壬午（初九日）大學士梁儲等奏請回鑾，不報。

九月壬辰（十九日）上駐蹕陽和城。

九月癸巳（二十日）大學士梁儲等奏請回鑾，不報。

九月丙申（二十三日）六科給事中汪玄錫等兩上言請發回

宣大二鎮兵馬以防外患，不報。

九月丁酉（二十四日）萬壽聖節。上在陽和，文武羣臣

具朝服於奉天門行遙賀禮。

九月戊戌（二十五日）虜五萬餘騎屯玉林將入寇，上在陽

和聞之，命大同總兵王助，副總兵張輓，游擊陳

鈺孫鎮軍大同；遼東參將蕭萍軍聚落堡；宣府游

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參將楊玉，延綏參

將杭雄軍陽和；副總兵朱鑾軍平虜；游擊周政軍

威遠。

九月庚子（二十七日）徵戶部銀百萬輸宣府，備勞軍士。

關臣及戶科給事中俞泰等疏止，不報。上獵陽

和，大雨雹。

九月壬寅（二十九日）虜分道南下，屯于孫天堡，尋犯陽

和，掠應州；王助，張輓，陳鈺，孫鎮率所部禦

之。命時春，蕭萍赴援；周政，朱鑾及大同右衛

參將麻循，平虜城參將高時踵虜後。又取徵宣府

總兵官朱振，參將左欽，都勳，龐隆，游擊靳

英，俱會陽和；參將江桓，張景為後勅。傳旨

諭百官云：『朕以懷來等處，切近虜境，特因巡

幸，嚴督將領，振揚威武；今賊已遠遁，朕將振

旅，凡官員朝見者，令如常行禮，疏亦如常陳

奏。六科都給事中黃鍾等疏請息兵事，江西道

監察御史王潮等亦為言，俱不報。

十月癸卯（初二）上駐蹕順聖川。

十月甲辰（初二）王助值虜繡女村，方步戰，虜南循應

州而去。

十月乙巳（初三）張輓，陳鈺，孫鎮與王助于應州城北

五里值虜，戰數十合，頗有殺傷。薄暮，虜寇東

山而退，仍分兵圍助等；比曉大霧，圍乃解。助等入應州，朱鑾及守備左衛城都指揮徐輔兵至。大學士梁儲等疏請慎重軍事，不報。

十月丁未（初五）王助等出戰潤子村，蕭澤，時春，周政等兵至，虜別騎迎敵，我軍不得合。上率太監張永，魏彬，張忠，都督朱彬，朱振，朱杰，朱玉，朱欽，朱勳，朱英，朱隆，朱雄，參將鄭驃等兵自陽和來援。衆殊死戰，虜稍却，諸軍乃會合。暮，即營其地，上止焉。

十月戊申（初六）虜來次，禦之；自辰至酉戰百餘合，虜乃退。

十月己酉（初七）引而西，上進至平虜朔州，會大風晝晦乃還。是役也，斬虜十六級，我喪五十二人，重傷五百六十三人，乘輿幾陷。

十月辛亥（初九）虜犯暖泉溝泥河兒。上次老王溝，虜退，還大同左衛。虜復入玉林城西及答兒莊，三家川，青山；命大同總兵王助，游擊陳鈺，宣府副總兵陶杰，參將楊玉，游擊時春，延綏副總兵朱鑾，參將杭雄，軍陽和；參將左欽，萬全右衛

參將都勳軍懷安；宣府總兵朱振還鎮獨石；參將江桓軍龍門；永寧參將張景軍保安新城；宣府游擊斬英軍蔚州；遼東參將蕭澤參游龐隆軍順聖川西城；延綏游擊周政軍甕城驛；大同副總兵張輓軍廣靈縣；游擊孫鎮軍渾源城；老營堡游擊張琦軍應州；大同右衛參將麻循軍威遠。復令大同巡撫胡瓚，鎮守太監馬錫嚴爲備。

十月丙寅（二十四日）大學士梁儲奏請還期。

十月庚午（二十八日）吏科都給事中黃鍾等奏請回鑾，不報。

十一月癸酉（初二）上駐大同。

上在大同。欽天監進曆如故（國權）。

十一月丁丑（初五）太監張雄自行在還，傳旨：『頃因邊事告急，道路阻絕，諸司題奏本多致留滯，即今其令雄具齋以聞』。先是諸司題奏諸類付中使詣邊候旨，故有曠旬而無事者，其得旨付外施行，往往皆同日云。

十一月丁亥（十五日）南京十三道御史朱寔昌等奏請回鑾，不報。六科給事中汪玄錫，十三道御史蔣亨

等亦以爲言，俱不報。

十一月戊子（十六日）上還至宣府。大學士梁儲等奏請回鑾，不報。

十一月辛丑（二十九日）冬至節。上在宣府，文武羣臣具朝服於奉天門行遙賀禮。六科給事中汪玄錫，十三道御史孫孟和等疏請回鑾，不報。

十二月壬寅（初二）上在宣府。大學士楊廷和等以郊祀看牲期近，奏請回鑾。

十二月甲辰（初三）禮部尙書毛澄等以郊祀看牲奏請回鑾，不報。

十二月丁巳（十六日）兵部尙書汪玄錫等奏請回鑾，不報。

十二月癸亥（二十二日）太監張永，魏彬，張忠，趙林自宣府還，傳旨諭司禮太監蕭敬等：『即今邊報未寧，未得還京，自閏十二月初一日爲始，照舊差官看牲，勿悞大祀；爾各衙門大小官員，宜安心辦事。』大學士楊廷和，禮部尙書毛澄等奏請回鑾，俱不報。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而還。

閏十二月壬申（初二）上留宣府。有旨戒諭京城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官出城。

閏十二月甲申（十三日）大學士楊廷和奏請回鑾。

閏十二月丁亥（十六日）立春。上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飾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抱圓毬，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墜；上視之大笑。

閏十二月癸巳（二十二日）大學士楊廷和奏請回鑾，不報。

閏十二月乙未（二十四日）吏科給事中劉齊奏請回鑾，不報。

正德十三年正月辛丑（初二）上在宣府。文武百官於奉天門行遙賀禮。

正月乙巳（初五）禮部以駕將還，羣臣具常服迎謁。已，傳旨用戎飾，尋賜文武群臣緋紵羅紗各一，其綵繡：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皆與馬，不計品，惟郎屬五品以下不與，計五千匹有餘。禮科都給事中朱鳴陽等言戎飾非見君之服，乞仍本等冠服，不

聽。

正月丙午(初六)上還自宣府，羣臣戎飾迎德勝門外，其彩幃彩聯稱「威武大將軍」，俱署銜不稱臣，又列羊酒白金彩幣，手一紅梵夾爲賀。比夜，見上赤馬佩劍，邊騎簇擁，見火毬起戈矛間，羣臣伏道左。上下馬坐御幄，大學士楊廷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奉菓，毛紀奉金花稱賀。遂馳入豹門，宿豹房。時大雨雪，羣臣多僕馬相失走，泥淖濡衣，過夜半入城。

談遷曰：「康陵怠政，至其末，不勝狎矣！諸大臣未抗顏爭之，且不必爭也。倡率百僚，冠帶如常儀，雖逆上命亦無所罪，乃輒順其旨，表易而詞，帝易而元戎，古有之乎？吾未之見也！然祚猶磐石焉者，幸之哉天矣！」(國權)

第二次巡幸宣大

正德十三年正月辛酉(三十一日)出發，同年二月壬午(十三日)返京。巡幸期間只二十餘日，爲三次北

幸中之時間最短期。巡幸路程，直達宣府而止。

第一次巡幸宣大既于正月丙午(初六)返京師，庚戌(初十)大祀天地于南郊，禮畢，曾私幸南海子，至是復如宣府，然距離第一次巡幸之歸期，實不過半月焉！後以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崩，乃旋蹕。

正德十三年正月辛酉(三十一日)上復如宣府。大學士楊廷和等奏請深居大內頤養天和，不報。

上復如宣府，單騎出德勝門，從者四人，餘以次追及。楊廷和等諫，不報(國權)。

正月壬戌(二十二日)先是聖駕還自塞外，乃於奉天門下陳示應州等處所獲達賊器械諸物；令文武羣臣縱觀，又于文華殿前頒賜賞功銀牌綵緞有差，于是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言：「前日應州之役，殺掠人民，難以計數，六軍之衆，折損亦多，得失相較，實爲懸絕。君臣動色相賀，不知醜類退還部落之時亦有大賚如我中國之爲乎？吾民之拘繫于虜廷南向而哭者，亦望君臣有以救之乎？由此言之，則前項賜敕，非惟不敢受，而亦非所忍受

矣！』不報。

正月甲子(二十四日)大學士楊廷和等奏請旋蹕，不報。

正月丁卯(二十七日)六科都給事中朱鳴陽等，十三道御

史胡文靜等奏請回蹕，巡按山東御史朱裳奏請懲

已往之愆，下罪己之詔，俱不報。

二月庚午(初二)上在宣府。

二月丁丑(初八)巡撫山東都御史董瓚以災異奏請還

宮，不報。

二月戊寅(初九)太監張欽傳旨，令司禮監官文書左少

監秦用等八員更番齎奏赴所在，俱得乘傳。時車

駕屢外幸，四方奏事有半年不報者。

二月己卯(初十)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崩。

二月壬午(十三日)上至自宣府，乃發喪。

第三次巡幸宣大

正德十三年七月丙午(初九)出發，十四年二月壬

申(初八)返京。巡幸期間恰爲七閱月。其經過路

綫，計由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堡，至宣府；經

萬全左衛，懷安，天城，陽和至大同；復渡黃

7

河，駐榆林；更歷米脂，綏德，渡河幸石州，文
水諸州縣，至太原。此次巡幸動機：先是七月己
亥(初二)太監蕭敬傳旨：『近年以來，虜曾犯
順，屢害地方，且承平日久，誠恐四方兵戎廢
弛，其遼東，宣府，大同，延綏，陝西，寧夏，
甘肅尤爲要害，今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
官朱壽(朱壽，武宗之自稱)統率六軍，隨布人馬，
或攻或守，即寫各地方制敕與之，使其必掃腥
膻，靖安民物，至于河南，山東，山西，南北直
隸，倘有小寇，亦各給與敕書，使率各路人馬剪
削』。是日復召內閣大臣諭意。衆皆泣諫，不
納。至九日始成行。翌年春二月，以大祀天地，
返。

正德十三年七月丙午(初九)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
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

敕諭大學士楊廷和等：『朕今巡視三邊，督理兵
政，冀除虜患，以安兆民。尙念根本重大，居守
無人，一應合行事務，恐致廢弛，特命爾等照依
內閣舊規，同寅協恭，勤慎供事。每日司禮監發

下在京在外各衙門題本奏本，俱要一一用心看詳，擬旨封進，奏請施行。其奏有軍機緊急重大事情，該用官軍錢糧器械關防符驗等項，尤要詳加審處，擬旨封進，聽司禮監一面奏聞定奪，一面發下各該衙門依擬議處，毋致遲滯誤事。爾等受茲重託，尤須盡心竭力，維持公道，不許循私執拘，致妨政體，貽患軍民。如違，責有所歸。爾等其欽承之！」

敕諭六部并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尚書等官陸完等：「朕今巡視三邊，修舉戎務，冀除虜寇，以安地方。但念根本重大，居守無人，爾等宜同寅協恭，盡心職業，以安輯士衆，保衛京師，用紓內顧之憂。事有應與各衙門計議者，公同議處停當而行，不許偏私執拘有誤事機。如違，責有所歸。故諭」。其諭六科給事中等官張雲等亦如之。

大學士蔣冕自陳衰疾，奏乞休致，不允。

七月丁未（初十）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宮，越歲

乃成，糜費不可勝計。復營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裡」。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上遠出，及再度居庸關，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蓋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

七月己酉（十二日）先是太監秦文傳旨：「朕因三邊有警，特率領人馬，偏歷封疆，其令兵部治馬，戶部治芻糧，工部治器具，各遣侍郎一人，率司屬二人以往」。兵部具名上，詔仍列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職名以聞。時上出幸已三日矣！

七月庚戌（十三日）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各具疏辭賞賜，俱不允。

七月甲寅（十七日）大學士蔣冕奏請回蹕，不報。

七月丙寅（二十九日）大學士梁儲奏請回蹕，不報。

八月戊辰（初二）上在宣府。

八月庚午（初三）六科給事中徐之鸞，十三道御史李潤等疏論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等稱疾不出

事，不報。

八月戊寅(十一日)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引疾各請休致，不允。時巡幸之諭既下，士大夫皆不安其位，故一時如吏部尚書陸完，工部尚書李鑑，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璟，皆有乞休引疾調養之請，上皆溫旨慰留之。

八月庚辰(十三日)大學士梁儲，毛紀奏請除去「威武大將軍」之號及「國公」之爵，不報。

八月乙酉(十八日)上自萬全左衛，懷安，天城，陽和，至大同。

八月丁亥(二十日)開中兩淮鹽四十萬引及發馬價銀二十萬兩于宣大二鎮。以上北狩，諸邊告乏故也。

八月甲午(二十七日)六科給事中邢寰，十三道御史李素等以萬壽節近(案：萬壽節爲九月二十四日)，奏請回鑾，不報。

九月戊戌(初二)上駐蹕大同。先是鎮守大同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椿第爲獻，江彬傳旨，令椿立鬻券，遂改爲總督府居焉。又奪都指揮關山，指揮楊俊所置店二所，改爲酒肆，榜曰：「官食」，

亦令券如椿，實未嘗予直云。大學士楊廷和奏請回鑾，不報。

九月庚子(初三)上至偏頭關。

上至偏頭關，貴幸先掠良家女子備幸，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不以聞(國權)。

九月辛丑(初四)禮部尚書毛澄等以萬壽節近，奏請回鑾，不報。

九月癸卯(初六)禮科給事李緯奏請回鑾，不報。

九月戊申(十一日)戶科給事中劉洙以秋決奏請回鑾，不報。工科給事中寶明等言：「南北直隸并山東，河南爲建乾清坤寧二宮，徵派物料，民已不堪，今傳鑾輿不日臨幸，有司科擾，百姓流移，以故幼女適人不待禮聘，萬里之外，傳聞之誤，又不知何如也？乞令各巡撫官禁約非時婚嫁及有司之科斂病民者」，不報。時車駕所至，貴近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猶載以隨，且令有司饋廩之外，別具女衣手飾爲賞賚費，遠近騷動，故多逃匿，上未必盡知也。

九月辛亥(十四日)大學士楊廷和以萬壽節近，奏請回鑾，不報。

九月癸丑(十六日)上自封爲鎮國公，降手敕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帥六師，掃除邊患，累建奇功，特加封爲鎮國公，歲支祿米五千石』。尙書陸完等奏請下廷臣集議採擇禮典，別上尊崇之號。

談遷曰：『天子尊無二上，今貶損殊號，下同專閫，此有何足樂？而康陵欣然樂而忘天下也。雖章滿公車，如水投石，其故何哉？田獵游宴，非萬乘之務，舍而受兜牟擁刀劍則雜技淫巧易集于前矣！嗚呼！唐莊宗自號曰李天下，卒亡其國，康陵之克終，豈非社稷之靈乎哉！』(國權)

九月甲寅(十七日)封右都督朱彬爲平虜伯，左都督朱泰爲安邊伯，各食祿千石，世世承襲。彬泰善伺上意，日見寵幸，既誘上再巡邊，與虜遇，幸不覆軍，上欲自耀威武，乃假重二人，既爲定爵名，馳敕下吏部封之；二人亦自以爲當得，偃然

受焉！由是權愈專，不復顧忌矣！

九月辛酉(二十四日)萬壽聖節。上在宣府，文武群臣於奉天門外行遙賀禮。

十月戊辰(初二)上渡黃河。六科給事中劉濟十三道監察御史張景陽奏請收回封朱彬朱泰之命，不報。十月壬申(初六)兵部等衙門尙書王瓊等奏請回鑾，不報。

十月癸酉(初七)六科給事中邵錫十三道御史劉春等奏請收回封公敕旨，不報。

十月乙亥(初九)大學士楊廷和等以郊祀期近，奏請回鑾看牲，不報。六科給事中賈明，十三道御史楊秉中亦爲言，不報。

十月丁丑(十一日)大學士楊廷和以秋決奏請回鑾，不報。

十月己卯(十三日)上駐蹕榆林。南京六科給事中王紀，十三道御史張紳奏請回鑾，不報。

十月壬辰(二十六日)禮部尙書毛澄等以看牲，奏請回鑾，不報。

十一月丁酉(初二)上駐蹕榆林。吏部等衙門尙書陸完

等奏請回鑾，不報。

十一月戊戌（初二）南京吏部給事中孫懋等以郊祀期近，奏請回鑾，不報。

十一月庚子（初四）大學士楊廷和以郊祀奏請回鑾，不報。以火牌調西官廳勇士四衛二營馬隊官軍勇士六千二百六十八人，馬六千五百七十二匹，赴宣大按伏，復以火牌徵太監甘清高忠，少監李漢柳進等九十一人赴延綏，其家人匹役三百八十餘人，皆給傳以行。時上駐北邊，凡所徵發，皆遣夜不收持火牌下所司施行。蓋循用邊帥之體，後遂以爲常。

十一月乙巳（初九）大學士楊廷和奏請收回火牌，以防奸人，不報。

十一月丙午（初十）冬至節。上在榆林，文武百官于奉天門行遙賀禮。

十一月壬子（十六日）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欽女。

十一月丁巳（二十一日）大學士楊廷和具疏問安。

十二月丙寅（初二）上在榆林。諸大臣以次視牲如常儀。

11

十二月己巳（初四）六科給事中劉濟等以郊祀各具疏請回，俱不報。

十二月庚午（初五）六科給事中邢寰以郊祀奏請回鑾，不報。

十二月戊寅（十三日）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石州，文水諸州縣。

十二月丁亥（二十二日）禮部等衙門尙書毛澄等奏請回鑾，不報。

十二月戊子（二十三日）上駐蹕太原。初上在偏頭關，徵女樂于太原，有劉良女者，晉府樂工楊騰妻也，以謳進，遂當上意。及自榆林還，復召之，載以歸，自是大見寵幸，飲食起居必與偕。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近倖皆母呼之曰「劉娘」云。

案：劉娘，亦稱劉娘娘，亦稱劉夫人，亦稱劉美人。毛奇齡武宗外紀云：「初上駐偏頭時，大索女樂於太原，衆妓中遙見色姣而善謳者，拔取之，詢其籍，本樂戶劉良之女，晉府樂工楊騰妻也。賜與之飲，試其技，大

悅。後自榆林還，再召之，遂載以歸，至是隨行在，寵冠諸女，稱「美人」，飲食起居必與偕。江彬諸近侍皆母呼之曰「劉娘娘」云。其形史拾遺記中復稱之爲「劉美人」及「劉夫人」。拾遺記云：「劉美人亦稱劉夫人，太原民劉良之女（原注云：世稱美人名劉良女，非是），晉王府樂戶楊騰名下妓也。正德十三年，上幸大同，駐蹕偏頭關，遍索女樂于太原，美人偕衆妓雜進，上遙見美人，悅其色，及聆謳，大喜。適從榆林還，再召之，載以歸，命爲美人，大見寵幸。初居豹房，後漸入西內。及上至揚州，每以數騎獵揚州城西，止宿上方寺，後遂无厭。屢出獵，馳突不測，美人諫乃止。時又稱爲夫人。自上方至南京所臨寺觀，旛幢錦繡梵貝夾冊有爲上所賜費者，悉署上與夫人劉氏名于其上」。讀此可知劉娘在當時之受寵程度矣！劉娘，初受寵于太原，既而隨武宗南來，入豹房，復居西內，飲食起居既與武宗

偕，宜其爲諸寵冠也。武宗南征宸濠，劉娘亦與俱行。武宗外紀云：「初上之南征也，移劉美人居通州，約上先行，而後迎美人以從。臨行，美人脫一簪請上佩之，且令迎者執爲信。過蘆溝，上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得去。及至臨清，上遣迎美人，美人曰：「非信不敢行！」上乃獨乘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親迎之，并載而南。當發臨清時，內外從官無知者；既而始覺，然追不能及。及還，遇湖廣參議林文纘，入其舟，奪一妾行」。劉娘以一樂伎，而武宗垂愛之若此，軍事旁午，猶親迎之并載而南，則劉娘之寵眷又可知矣！劉娘之終，史無記載，惟據形史拾遺記云：「正德十六年，世宗（嘉靖）入嗣，用南京給事中王紀言，以爲：「至尊稱號嫫媿毀侮，不可示天下後世，自今南北凡大行皇帝御登所臨驛置寺觀，有書威武將軍鎮國統督及夫人名氏者悉令撤去」，從之」。惟劉娘是否先武宗卒或卒于武宗後，尙待攷

証。

正德十四年正月丙申(初二)上在太原府。文武百官于奉

天門行遙賀禮。

正月戊戌(初三)是日車駕發太原。

正月甲辰(初九)禮科給事中邢寰等以郊祀奏請回鑾，

不報。

正月壬子(十七日)車駕還至宣府，自宣府抵西陲，往返

數千里，上乘馬腰刀弓矢衝風雪，備歷險地，有

司具輦以隨，亦不御，閣寺從者多病憊弗支，而

上不以為勞也。

正月乙卯(二十日)監察御史虞守隨奏請迎駕禮儀，不

報。

二月乙丑(初二)上留宣府。

二月壬申(初八)上自宣府還京，文武群臣具綵帳銀幣

羊酒迎于德勝門外，如先年儀。是日先駐蹕外教

場，親閱前虜器仗；申刻上乃入，賜內閣及五府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各衙門正官及科

道官銀牌花紅有差。

——一九三五年歲暮草竟——

金陵學報

第五卷 第二期

文 史 專 號

目 篇

考商氏所藏古夾鍾磬.....	胡光燁
戰國時代之經濟生活.....	劉繼宣
說文中之古文考(二續)(未完).....	商承祚
兩漢地方政治制度之變遷.....	高炳春
白石道人詞小箋.....	吳徵鏞
歐洲國際關係 1871-1914.....	王繩祖
文字證原舉例.....	高文
敦煌本東泉子集殘卷跋.....	王重民
方志體例偶識.....	萬國鼎
中國家庭之組合(英文).....	史邁士
大學學生所用英文字典之評價(英文).....	章文新
美國文學中之地方色彩(英文).....	芳衛廉
記南京出土之梁五銖泥範.....	商承祚

出版者：私立金陵大學出版

委員會

發行者：私立金陵大學 中

國文化研究所

經售處：各埠各大書店

報 價：每冊實售大洋八角

(同學會友訂購

按八扣計算惟以直

接向發行處購者為

限郵票十足通用)

善本古書 萬卷一櫥

四部叢刊初編所取版本，皆經再三考證，擇善而從，縮本用膠版影印，善本真相依然保存，字蹟清晰，復便誦讀，宋刊本孟子業已提前出書，可見一斑。

全書卷數近萬，前印線裝本多至二千餘冊，今縮印精裝本僅訂百冊，平裝亦不過四百冊，裝入書櫥，佔地才寬三尺，無論書齋客室，隨地可以陳設。

縮本預約價為便於普及起見，極度低廉，較線裝本售價不及五分之一，另定分期交款辦法，每月祇須付國幣十五元或二十元，更覺輕而易舉，預約展期於五月底截止，惠訂務請從速。

商務印書館謹啓



預約展期於五月底截止
目錄樣本函索即寄
宋刊本孟子函索附郵五角

江蘇海門的農田

陸衍廬

顧頤剛先生囑我爲禹貢作文，并指定敘述海門的經濟狀況。因人事的牽掣，直到現在方草草繳卷，所敘的還只是農田方面的。其他部分，只好待將來有空再補充了。

甲 地價

海門的農田，平常均以「一千步」爲計算的單位，合四畝一分六釐六。近數十年來，每千步價格凡三變。光緒年間較低。自民國初年以後，因棉花售價頓昂，故地價亦隨之上漲。近年來土匪較多，又常有荒年，所以地價又下跌了。

每千步的價格不僅因時而異，也因性質不同而有高低之差。第一種是「底面地」：所謂「底」，又名「苗地」，其所有者須向政府納稅。所謂「面」，又名「過投地」，其所有者須向「苗地所有者」納租。而「底面地」的所有者，乃是合一者於一身，故只納稅而不納租；或者自己耕種，或招佃人而收租。這種地在海門佔最多數，其價格亦較他種爲高。光緒年間每千步約值五

十元至百元，民國初年約值三百元至四百元，現在約值二百元至三百元。

這種「底面地」還有兩種變相的地：一種是「弊田」，即無「苗」之底面地。底面地本當有「苗」，否則即爲有面無底之地，而須向「苗地所有者」納租。而弊田則並非另有個「苗地所有者」存在，故其所有者既不納租，又不納稅。不過一旦爲政府查出，則須另繳「苗」價，故其價格較普通的底面地低十分之一至二。

還有一種是「活契地」，即是由甲賣給乙，而甲可以原價自乙贖回的地。甲方賣面不賣底，故乙方也是無「苗」的。國稅仍由甲方交納，乙方則每年貼助若干。其價格約爲普通底面地之半。

底面地又名「通劃地」。因爲海門地處南通崇明之間，近通者地制與通同，故名。其近崇而同於崇者，名「崇劃地」。通劃地的底與面爲一人所有，而崇劃地則底與面分屬二人；有底者有苗，有面者無苗，其價格亦因此而異。有苗的崇劃地，光緒年間每千步約值五十元

左右，民國初年約值百元左右，現在則只值四十元左右。

無苗的崇劃地，在光緒年間每千步約值一百元至一百五十元，民國初年值二百元至二百五十元，現在則值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如上文說過的，無苗者須向苗地所有者納租，其租價詳後。

海門地除通劃崇劃兩種外，鼎足而立的尚有『老租地』，又名『額租地』。所謂『額租』，即謂租價有定額，其地價亦因有苗無苗而異：有苗者，即『底』的部分，光緒年間每千步約值十元左右，民國初年約值三十分左右，現在約值二十元左右。

無苗的老租地，即『面』的部分，光緒年間每千步約值百元左右，民國初年約值三百元左右，現在約值一百五十元至二百五十元。牠的所有者與無苗崇劃地的所有者一樣的須納租，不過很輕（詳後），亦有再轉租給佃人而收租的。

無苗的崇劃地與老租地的所有者，其實乃是個人而非地主。不過是有本錢的個人，其所納的租較一般佃人為輕。如果他再轉租給別人，從中取利，那便近於上海

人所謂『二房東』了。

乙 租與稅

各種地的價格之所以不同，是由於收入多寡的不等。例如『老租地』，其地價在三種中為最低，就是因為牠的收入最少。其『面』的所有者向『底』的所有者所納的租，光緒年間每千步是二元左右，自民國初年以來則自三元至四元不等。如果『底』的所有者是慈善機關，（海門的老租地大都為慈善機關所有，亦有屬於他縣的慈善機關者），則收租更輕。光緒年間每千步是一元左右，自民國初年以來則為二元至三元。

崇劃地的『面』的所有者向『底』的所有者所納的租，則大都用『議租』制。在春夏間所收穫的麥及蠶豆等，（即所謂『小熟』），是不納租的。秋天收穫的黃豆，包米（玉蜀黍）及棉花，（即所謂『大熟』），則納四分之一。不過奇怪的是，這並非實收數目的四分之一，而是預先估計這一千步地可收若干，從而推算四分之一為幾何。如果實收數較預計者為少，則『面』的所有者便吃虧了，反之則吃虧的乃是『底』的所有者。這預先估計之數是由底與面的所有者雙方逐年面議的，故稱『議租』。這

四分之一的收入無論如何總較『老租』爲多，故崇劃地價亦較高。

底面地的收入則在三種中爲最高。其收租方法有四種：光緒年間流行的爲『分租』制。每逢收穫時，地主與佃人當場各分一半。小熟以麥與蠶豆爲主，大熟以包米，黃豆及棉花爲主。如果佃人種有別種雜糧，如芝麻，高粱，白薯等，也各取其半。唯一的例外是小熟的大蒜，因佃人成本較重，故地主只取三分之一。

這種方法較麻煩，故自宣統以後，盛行的乃是『包租』制與『現租』制。所謂『包租』者，即無論佃人收穫若干，他交給地主的租是固定的。小熟包納麥一石至一石二斗，大熟包納包米及黃豆各一石至一石二斗，故俗名『包三石』。如果佃人種別的東西如棉花之類，他仍須納包米與黃豆。

所謂『現租』，即是現錢的租。在佃人種地前一年的冬天，須先將租款付清，故又名曰『預租』。俗語所謂『插犁交租』，即在初冬用犁耕田預備種麥時，即須將次年的租錢交清，不管到時收穫如何。租價在民國初年是每千步二十元至三十元。近年來土匪多，荒年也

多，這種辦法漸難實行。即偶有實行者，也減到每千步十五元至二十元了。

與『現租』相近的，又有一種名爲『秋租』的。所異者，現租是在前一年的冬天交清的，而秋租却是在當年秋天交的。其數目與現租同，不過遲一年交，佃人叨光不少了。

還有須附帶說明的是『頂手』與『住身租』二種。所謂『頂手』，就是保證金。佃人要種一塊地，大都須先付若干元於地主，每千步三元至十元不等。此款存地主處，直到佃人不種時方付還。不過也有些佃人未付此款的。

如果佃人住宅即在地主的地上，則須另納『住身租』，每千步十元至二十元，但大都不滿一千步。此住宅所在地也有『頂手』錢，每家約十元至三十元。

以上是地主所收的租。至於他所納的稅，可分國稅與地方稅兩種。海門地主所納國稅又可分爲二種：膏腴之地納『漕糧』，每千步約三角。瘠薄的納『蘆課』，每千步約三分。其實這裏膏腴與瘠薄之分，恐怕是數百年前的事實。土地情形早已變遷了，而國稅之數如故。

地方稅又名『畝捐』，即按畝收捐之意。在光緒年間是沒有的，到民國初年約合每千步五角左右，現在則增至一元二三角。

丙 農產物

上文『地價』一節說明地主的成本，『租與稅』一節說明地主的收支，本節中要說到佃人的收支了。自然上文所說的租，是地主的收入，同時也是佃人的支出。現在所說的乃是每千步收穫與耕種的消耗與贏餘。

海門的地每年可收穫兩次。小熟的麥，每千步可得三石左右，蠶豆可得二石左右。大熟的包米，每千步可得五石左右，黃豆可得二石左右。包米與黃豆是種在同一地內的。棉花每千步可得二擔左右。此外還有柴。這裏所謂『石』，是指十斗；所謂『擔』，是指一百斤。斗的大小無法說明，斤則合二十兩至二十二兩。其賣價略如下表：

	光緒年間	民國初年	最近
麥	三元左右	五元左右	五元左右
蠶豆	二元左右	四元左右	四元弱
包米	二元左右	四元左右	四元強

黃豆 五元左右 八元左右 七元左右

(以上以十斗為單位)

棉花 十二元左右 三十元左右 十八元左右

(以上以百斤為單位)

此外每千步還可有十元至十五元的柴可收。

每千步的成本不容易估計。就最近數年而論，每千步的麥地約需種子二斗，肥料四元，人工二十餘工。蠶豆地每千步約需種子二斗，肥料一元，人工十工左右。包米地約需種子一斗，肥料四元，人工二十工左右。黃豆地約需種子二斗，人工十五工左右。棉花地約需種子四十斤，(棉花子每百斤約合三元左右)，人工二十餘工。黃豆與棉花不需肥料。這裏所謂人工，只指普通的耕種與收穫。如包米收到家中還須『出工』，棉花則逐日拾取時又有『拾工』，尚不在內。

工價在光緒年間，每日五十文，現在已增至一角一分。供給工人一日三餐，在光緒年間約費一百文，現在約須一角九分。包米的『出工』不論日而論石，光緒年間每石一百文，現在增至二角，還須供給午飯。棉花的『拾工』，光緒年間每斤五文，現在三十文，不供給

飯。肥料的價格，從光緒年間到現在，差不多是一與二之比。

海門農家種稻者不多，近來方漸漸多些。每千步的稻田，約需種子五元，肥料二十元，人工三十元。可收入稻約七石，（米價每石十二元左右）。

總結起來，每千步（即四畝一分六釐六）的收入大概有七十元左右，其支出約三十元左右。如果地主自己招工

收種，則每千步可得四十元左右的贏餘，（爲個人所交租之倍數）。如果是個人種的，他一方須付租款，一方面則成本却減少，（因爲人工是自己的），或許有三十元左右的贏餘。如果是自耕農，則贏餘可增至五十元左右。這自然指豐年而言，歉收時又當別論了。

一九三六，二，十。

馬鶴
天著

西北考察記「青海篇」出版

定價一元

著者于民國十四年，由北平經察綏寧夏至蘭州；十五年，由蘭州經涼州甘州額濟納，至外蒙庫倫，並北至買賣城；十六年夏，由庫倫經阿拉善至寧夏，返蘭州，秋又由蘭州赴西寧，至青海邊，經拉卜楞，返蘭州；十七年，經平涼至西安；二十一年，又由洛陽赴西安；二十三年夏，由南京赴察哈爾綏遠；二十四年冬，又由南京經陝西至甘肅，將由青海西康至西藏拉薩。十年之間，三至陝西甘肅，兩至察綏寧夏，一至外蒙古青海，均有筆記，擬分爲青海篇，甘肅篇，陝西篇，察綏篇，寧夏篇，蒙古篇，康藏篇等，陸續出版，總名爲西北考察記。除蒙古篇已由新亞細亞學會發行，名爲內外蒙古考察記，康藏篇尙待將來外，茲先將青海篇付印，分爲上下二卷：上卷係當時之日記，下卷係參考圖籍及最近所聞，分類記述，共十萬餘言，插圖四十八幅，誠研究西北之寶鑑也。要目如下：

上卷 一，由蘭州至西寧

二，由西寧至青海岸

三，留居西寧

四，由西寧至循化

五，由循化至拉卜楞

六，由拉卜楞返蘭州

下卷

一，青海之沿革

二，青海之地理

三，青海之政治

四，青海之經濟

五，青海之社會

寄售處：

南京石鼓路開發西北協會，

南京江蘇路新亞細亞學會，

各省市大書局。

西文雲南論文書目增補 (一九三五年)

丁 驥

Part I. Articles in Magazines

- Bailey F. H. Journey through S. E. Tibet and the Mishmi Hills. Geogr. Journ. xxxix, p. 334-47 1912.
- Barbour G. B. Physiographic history of the Yantze Geogr. Journ. LXXXVII, No. 1, p. 17-34
- Bouterwek, K. Das land der meridionaleu Stromfurchen im Indo-Chine-sisch-tibetanischen Grenzgebiet. Mitt. Geogr. Ges. Munchen. 13, p. 161-341, 1919.
- Brown, J. C. A geological reconnaissance through the Dihang Valley Rec. Geol. Surv. India (R.G.S.I.) XLII, p. 231-53, 1912
- „ The Bhamo-Tengyueh Area R.G.S.I. XLIII, P. 177-205
- „ Notes on the stratigraphy of the Ordovician and Silurian beds of western Yunnan. *ibid.*, 327-334.
- with Burton Petrology of volcanic rocks of the Tengyueh district. *Ibid.*, p. 206-28.
- „ Geology of parts of Salween and Mekong valleys. R.G.S.I. XLVII, p. 205-66.
- „ Tranverses between Ta-li Fu and Yunnan Fu. LIV, p. 68-86
- „ Reconnaissance surveying between Shun-ning-fu, Pu-e'rh Fu, Ching-tung T'ing and Ta-li Fu R.G.S.I. LIV, 296-323.
- „ A transverse down the Yangtze-Chiang valley from Chin-Chiang Kai to Hu-li-chou, *Ibid.*, 324-336.
- Coales, O. Economic notes on eastern Tibet. Geogr. Journ. LIV, p. 242-7.
- Desgorings, C.H. Notes geologiques sur la route de Yerkalo a Patang. Bull. Soc. Geogr. Paris, bXII, p. 492-508.
- Dessault I. Étides geologiques dans le Tonkin occidental Bull. ser. Geol. Indochine. X, fasc. 2.,
- Gregory J.W. & C.J. The Alps of Chinese Tibet and their geographical relations. Geogr. Journ. LXI, p. 153-179
- „ Note on the map illustrating the journey of the pe Percy Sladen Expedition 1922 in N. W. Yunnan. Geogr. Journ. LXII, p. 202-5
- Hayden, H. H. The geology of the province Tsang and U in central Tibet. Mem. Geol. Surv. India. XXXVI.

- Jacob, C. Itineraire geologique dans le nord du Tonkin. Bull. Geol. Surv. Indo-chine. IX fasc 1, 1920.
- Kropotkin, P. The orography of Asis. Geogr. Journ. XXIII, p. 176-207. 331-361. 1904
- Limpricht, Reise im westlichen Szetchwan 1914 Pet. Mitt., LXv. p. 131-7, 173-80, 208-12.
- Loveman, M. H. A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the geology of the northern Shan States and Yunnan. Journ. Geol. XXVII, p. 204-11. 1919.
- Ward, K. On the possible prolongation of the Himalayan axis beyond the Dihang. Geogr. Journ. LIV, 231-41.
- „ The glaciation of Chinese Tibet. Geogr. Jour. LIX, p. 363-9

Part II. BOOKS

- Bacot, J. Dans les marches Tibetianes autour du Dokerla, 1909. Le Tibet revolte vers Nepemako, la Terre promise des Tibetians. 1912.
- Barbour, G. B. Physiographic History of the Yangtze. Geol. Surv. China. Monograph. 1935.
- Bonvalot, G. De Paris du Tonkin. 1892.
- Desgodings, C. H. L'Thinet d'apres la correspondance des missionaries. 2nd edition. 1885.
- Genschow, A. von, Unter Chinesen und Tibetanern vi, 385, p. 1905.
- Gill, W. The river of the golden sand. 1880.
- Kendall, H. A Wayfarer in China. 1913.
- Launay, A. de La geologie et les richesses minerales de l'Asie 1911.
- Legendre, A. F. Massif-sino-tibetian-provinces du Seteschunan du Yunnan et marches Thibetaines. 1916.
- Litton, G. Report by... on a journey in N. W. Yunnan. Parl. pap., China No. 3. 1903
- Loczy, L. von. Die wissenschaftlichen ergebnisse der riese des grafen bela Szechenyi in Ostasien 1877, 1880. vol. 1, 1893; vol. 2, 1899; vol. 3, 1897 (atlas).
- Metfieri, B. Where China meets Burma. London, 1935.
- Tegengren, F. R. The quicksilver deposits of China. Bull. Geol. Surv. China. No. 2.
- Touche, La J.H.D. Geology of the northern Shan states. Mem. geol. Surv. India 39, 1913.
- Ward, K. The land of the blue poppy. 1913.

歷史地理論文索引

一 地理沿革

- 殷墟沿革（董作賓，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二本二分）
- 五代州縣表（劉石農，師大月刊十一，十五期）
- 河北省行政區域沿革新考（陳鐵輝，河北月刊二卷一—十二期，三卷一—三期）
- 關於河北通志縣沿革表通訊（于鶴年，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三卷一期）
- 隴海戰區各邑沿革考（芸生，國聞週報七卷二十九期）
- 燕京大學校址小史（許地山，燕京學報六期）
- 蓬萊縣地理沿革及文化之概況（鄒討椿，地學雜誌九年二，三期）
- 開封史蹟及其地理之沿革（黃守性，地學雜誌八年四期）
- 洛陽都會變遷考（蘇莘，地學雜誌十五年秋期）
- 開封繁臺之沿革及其建置（趙玉芳，河南政治月刊四卷九期）
- 泌陽縣地理沿革及地文之概況（吳俊昌，地學雜誌九年二，三期）
- 上海市沿革略說（蔣莘梧，大陸雜誌一卷七號）
- 杭州市之沿革（顧彭年，杭州市政季刊一卷一期）
- 烏青鎮沿革（地學雜誌十七年八期）
- 西康沿革及康藏界務糾紛（成郡，康藏前鋒三卷一期）
- 川邊的沿革（新亞細亞月刊二卷五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圖部編

- 馬邊沿革紀要（邊政六期）
- 長寧縣地理沿革及現今情形（余誠武，地學雜誌十年三期）
- 綏遠鄂托克旗的沿革與疆界（地學雜誌十九年一期）
- 奉天沿革表（吳廷燮，四存月刊一—三期）
- 大連港之沿革及設備（李書田，高協和，交大唐院季刊一卷一期）
- 營口之沿革（地學雜誌一年一期）
- 呼倫貝爾疆域沿革（地學雜誌一年八期）
- 最近中外地名更置錄（葛綏成，地學季刊一卷一期）
- 我國歷代疆域和政治區劃的變遷（丁紹桓，地學季刊二卷一期）
- ### 一一 古地理考証
- 古代五服之地理觀（余祖康，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七集八十期）
- 關於「九州」討論（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三集二十八期）
- 州與嶽的演變（顧頡剛，史學年報一卷五期，方志月刊三卷七期）
- 讀爾雅釋地以下四篇（顧頡剛，史學年報二卷一期）
- 周初地理考（錢 穆，燕京學報十期）
- 秦四十郡考（劉師培，國粹學報四卷四十九期）
- 漢百三郡國建置之始考（譚其驥，地學雜誌二十年二期）
- 兩漢州制考（顧頡剛，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

- 新莽職方考(譚其驤,燕京學報十五期)
- 三國時代疆域考(鄭瑛,史地叢刊第一輯)
- 唐節度使建置分并考(吳翊寅,國華月刊二卷九期)
- 唐代西域州縣考(寇田,新亞細亞月刊十卷三期)
- 近代二十四藩建撤考略(白眉初,地學雜誌十九年三期,二十年二期)
- 古三苗疆域考(錢穆,燕京學報十二期)
- 夷夏東西說(傅斯年,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
- 清初東南沿海遷界攷(謝國楨,國學季刊二卷一期)
- 說吳(柳詒徵,史學與地學二期)
- 「淮海惟揚州」考(陳玉樹,地學雜誌七年十一期)
- 赤壁地勢考(江人度,地學雜誌十四年四期)
- 漢書地理志盧江郡考略(楊鐸秋,安徽大學月刊一卷二期)
- 漢書地理志九江郡考略(楊鐸秋,安徽大學月刊一卷三期)
- 漢書地理志沛郡考略(楊大鈺,安徽大學月刊一卷六期)
- 「大東小東」說(傅斯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二本一分)
- 古閩地考(葉國慶,燕京學報十五期)
- 後漢南海郡無揭陽說(溫丹銘,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研究所月刊一卷三期)
- 踐土解(陳玉樹,地學雜誌十一年十一期)
- 河北春秋時代疆域考(張承謨,河北月刊一卷六期)
- 燕京故城考(奉寬,燕京學報五期)
- 遼析宛平爲玉河縣考(傅芸子,坦途一期)
- 古易縣考(林傳甲,地學雜誌九年九,十期)
- 交河縣考証(蘇辛,地學雜誌九年十一期)
- 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陳寅恪,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八集九十二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本二分)
- 新疆疆域變遷考略(劉熙,蒙藏月報三卷六期)
- 高昌疆域郡城考(西北科學考查團論文之一)(黃文弼,國學季刊三卷一期)
- 天山路唐代州縣之研究(日本松田壽男著,賀子才譯,西北研究三十四期)
- 西域要考(丁義明,地學雜誌八年三十四期)
- 記新疆二麻扎(黃文弼,新亞細亞月刊五卷三期)
- 大宛國貴山城考(日本桑原鷗藏著,邊事研究一卷四期)
- 樓蘭鄯善問題(馮承鈞,輔仁學誌三卷二期)
- 青海羅卜藏丹津戰地考(楊啟會,地學雜誌五年三期)
- 建州衛地址變遷考(明元清通史上篇內之一篇)(孟森,國學季刊三卷四期)
- 安東古縣城考(周鳳圖,東北叢刊十九期)
- 遼弱水沃沮高集烏稽通釋(陳去病,國粹學報四年四十一期)
- 室韋考(方壯猷,輔仁學誌二卷二期)

琿春古城考（魏聲和，東北叢刊十四期）

秦京考（王國維，學術四十一期）

夏都考（呂思勉，光華大學半月刊二卷二期）

以日本平安京証唐代西京之規制（瞿兌之，史學年報一期）

三 地方史

歷史人物與地理之關係（丁文江，科學八卷一號，東方雜誌二十五卷五號）

評丁文江的「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傅斯年，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一集十期）

論漢代開拓邊疆之盛（吳廷燮，四存月刊八期）

論唐代邊功之盛（吳廷燮，四存月刊九—十一期）

九邊考（中國學報一至八期）

述小川琢治氏論黃河下平地之戰略地理的意義（地學雜誌七年六，七，十一，十二期）

中國歷代經營西域史（曾問吾，邊事研究二至五期）

前漢西域之經營（曾問吾，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一卷八號）

中亞史地譯叢（伯希和著，馮承鈞譯，輔仁學誌十七年二期，十八年一—二期）

亞洲腹部之地理及其歷史上之影響（孫光先譯，地學雜誌十七年二期，十八年二期）

中央亞細亞地理及其歷史的發現（海定，科學八卷十一號）

二千年前的新疆（黃瑛，天山月刊十卷四期）

伊犁歷史（邊鐸半月刊二卷二期）

蒙古民族之歷史地理及與中國之關係（侯成，蒙藏旬刊九十二—九十三期）

蒙古西征兵威之所及（陶亞民譯，地學雜誌四年八—九期）

蒙古史略（鄭寶善，新亞細亞月刊三卷五—六期）

遼金時代蒙古考（王國維，東北文化月報五卷九期）

熱河與中國歷史關係（向葵，黑白半月刊三卷五—六期）

滿蒙考諸（金長佑，東北大學周刊紀念增刊）

間島地方之史的考察（樊哲民譯，黑白半月刊二卷四期）

滿洲發達史（日本稻葉君山著，楊能成譯，東北叢刊四至十期，十二至十九期）

滿洲史蹟（地學雜誌一年八期）

青海之史地考（盧澄，開發西北月刊一卷一期）

青海歷史考（白月恒，地學雜誌六年二，六，九，十二期）

西康考（曹經沅，地學雜誌七年一期）

西藏考（新亞細亞二卷五期）

西藏略史（李安陸，西北雜誌一至四期）

西藏之史略（班禪額爾德尼，新亞細亞月刊二卷五期）

唐宋元明清歷代與西藏之關係（斌，開發西北月刊二卷一期）

清乾隆時福將軍治理西藏之辦法（西藏羅友人，邊事研究一卷二期）

明末清初之四川(顧頡剛, 黎光明, 東方雜誌三十一卷一號)

陝西在中國史上位置(王桐齡, 地學雜誌十五年秋季)

洛陽與長安(白眉初, 地學雜誌二十二年一至二期)

上海縣在元明時代(蔣慎吾, 上海通志館期刊二年一期)

上海在前期太平天國時代(徐蔚南, 上海通志館期刊二年二期)

上海公共租界之發端與形成(羅蘭, 求實月刊二卷八期)

上海縣在清代(蔣慎吾, 上海通志館期刊二年二期)

中世紀泉州狀況(張星烺, 史學年報一期)

天津衛考初稿(于鶴年, 河北月刊二卷三十四期)

設立天津史料採集委員會之建議(羅允之, 南開週刊七十二期)

香港之地理及歷史(地學雜誌九年二, 三, 六, 七, 八期, 東方雜誌十五卷十一期)

各國在華租界的設立根據(方言侯, 求實月刊二卷八期)

四 古蹟, 古物

長城考(張相文, 地學雜誌五年九期)

萬里長城(朱維明, 中學生五十四號)

秦長城東端考(傅運森, 地學雜誌二年十七期)

萬里長城考(吾, 東北文化月報四卷三號)

趙長城遺址(可權, 地學雜誌四年八期)

明邊牆証古(蘇莘, 地學雜誌六年三期)

北邊長城考(徐瑛清, 史學年報一期, 察哈爾建設月報一期)

明遼東邊牆建置沿革考(張維華, 史學年報二卷一期)

金界壕考(王國維, 燕京學報一期)

橋山黃帝陵(邵元冲, 建國月刊九卷四期)

黃帝之罔與巴比倫之縣園(徐球, 地學雜誌二十年一期)

禹陵(董開章, 水利六卷四期)

明孝陵志(王煥鑄, 國風半月刊一卷六, 八號)

金陵覽古(朱傑, 國風半月刊一卷八, 十號, 二卷一號)

溧母墓考(古僧, 地學雜誌十二年八期)

勝迹導游(行素, 廣播週報三十一期)

西湖風景史(張其昀, 東方雜誌二十六卷十號)

西湖勝蹟沿革考(地學雜誌六年十一期, 七年二一五期)

杭州後五人墓考(馮翼占, 地學雜誌五年十一期)

元代馬哥孛羅諸外國人所見之杭州(向達, 東方雜誌二十六卷十號)

衡縣孔博署考(馮翼占, 地學雜誌五年十一期)

調查龍泉青瓷報告(陳萬里,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四集四十八期)

泉州訪古記(張星烺, 地學雜誌十七年一期, 史學與地學四期)

大招山發現古物記(黃藝錫, 地學雜誌六年十一期)

中山三古物(王紹庭, 地學雜誌六年五期)

安徽舊藩署名勝古蹟略考(陳東原, 學風二卷九期)

保護宜昌石龍記(倫父, 東方雜誌十三卷三號)

神龍洞探石龍記 (甘作霖, 東方雜誌十三卷四號)

迭理迷寶墓 (黃仲琴,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一集四期)

平陵訪古記 (吳金鼎,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本四分)

齊魯舊文錄 (飛生, 地學雜誌四年八期)

泰山上石 (歐陽, 地學雜誌四年八期)

濬縣發掘述略 (適齋, 河南政治月刊四卷四期)

開封名勝古蹟誌 (戚震瀛, 地學雜誌九年十一期)

安陽滙上之特產及發見物 (地學雜誌二年十七期)

小屯龍山與仰韶 (梁思永, 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

龍門造像雜記 (許同莘, 地學雜誌十八年一期)

洛陽伊闕石窟佛像記 (袁希濤, 東方雜誌十七卷二十三號)

大同雲岡石窟佛像記 (袁希濤, 地學雜誌十一年二三期)

調查雲岡造像小記 (趙邦彥,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本

四分

說雲岡石佛 (靈壺, 西北春秋十三十四期)

直隸省之山誤與墓誤 (蘇莘, 地學雜誌六年五期)

圓明園恭記 (黃凱, 國粹學報六卷四號)

北平法源寺沿革考 (羅桑彭錯, 正風半月刊八一九期)

河朔談故之一塔記 (地學雜誌六年六至十期)

燕京大學校友門外恩佑恩慕兩寺攷 (韓叔信, 史學年報二期)

玉田名勝古蹟調查 (曲鴻昌, 河北月刊一卷四期)

燕下都考古記 (傅振倫, 地學雜誌十九年四期)

燕下都遺跡考 (傅振倫, 地學雜誌二十二年一二期)

燕下都發掘報告 (傅振倫, 國學季刊三卷一號)

易縣燕城研究初步 (王慶昌,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一卷三期)

易縣燕下都考古團發掘報告 (常惠,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一卷三期)

易縣燕都故址調查報告 (常惠,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一卷一期)

陳氏安瀾園記 (國粹學報六卷四號)

回憶中的熱河避暑山莊 (李守謙, 國風半月刊二卷十一號)

昌圖建城記 (陳震, 文藝雜誌三期)

長安古利之調查 (謝鎮東, 新陝西月刊一卷三期)

甘肅考古記 (安特生著, 樂森尋譯, 地質專報甲種五號)

西寧六大勝蹟概況 (新青海三卷二期)

安得思蒙疆考古記 (李壽春, 地學雜誌十七年二期)

成吉思汗陵寢事議案 (張相文, 大中華一卷十二期)

成吉思汗陵寢辨正書 (張相文, 地學雜誌七年四一五期, 八年十期)

答張蔚西成吉思汗陵寢辨正書 (屠寄, 地學雜誌七年十一一期, 東方

雜誌十四卷一二號)

再答屠敬山成吉思汗陵寢辨正書 (張相文, 地學雜誌八年八一九期, 東

方雜誌十四卷九一十號)

成吉思汗陵寢事議案箋正 (序東, 東北文化月報二卷七號)

攷察外蒙古土謝圖汗部諾爾山下蘇珠克圖地方二百十二古墓記 (于右

任，新亞細亞月刊二卷五期)

伊克昭盟的古蹟 (地學雜誌十九年一期)

蒙古沙漠中發現古城 (科學九卷一號)

契丹文化探訪記 (芥舟譯，新蒙古一卷四期)

蒙新考古報告 (黃文弼，地學雜誌十九年三期)

中國西北之種種發見 (洪懋熙譯，地學季刊一卷三期)

斯坦因甘新考古史料輯要 (孫守先，地學雜誌十七年一期)

斯坦因黑水獲古記 (向達，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四卷三號)

俄人黑水訪古所得記 (羅福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四卷三號)

中國土耳其斯坦地下的寶藏 (陶謙譯，地學雜誌二十二年二期)

西藏發見中之古城 (地學雜誌十四年三—四期)

康藏寺院調查 (新亞細亞月刊三卷四期)

武垣古城考 (陳鐵卿，河北月刊一卷十二期)

樂備遺址考 (黃頌堯，藝浪九期)

五 山水考 附水利

禹河故道考 (丁謙，地學雜誌十年二期)

禹貢「三江」考 (楊遜齋，地學雜誌十一年六期)

揚子江名稱考 (李長傳，地學季刊一卷二期)

河史述要 (武同舉，水利六卷一—二期)

黃河河道變遷史略 (蘇蘭生，黃河水刊月刊一卷二期)

山西陝西間黃河之地文發行史 (王竹泉著，林蓮夫譯，中國地質學會會

誌，方志月刊六卷十期)

淮與江河關係之歷史地理說 (全國水利局，地學雜誌六年二期)

楚通江淮証 (陳漢章，地學雜誌十年十一期至十一年一期)

導淮考略 (黃澤昌，東方雜誌三十二卷二號)

運河之沿革 (汪胡楨，水利九卷一期)

北運河攷略 (張景賢，地學雜誌十年九—十期)

唐宋汴河考 (日本青山定男著，張其春譯，方志月刊七卷十期)

浙江考 (王國維，方志月刊七卷十期)

嘉興水利考 (金鏡蓉，太湖流域水利季刊一卷三期)

廣東治河沿革 (廣東水利四期)

詳柯江考 (何觀洲，燕京學報十二期)

中國水利史略 (張念祖，華北水利月刊四卷二—三期)

古代灌溉工程發展史之一解 (翁文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

河北省水利史概要 (石玉樸，林榮，河北月刊一卷四期至二卷十二期，

三卷一—二期)

杭海段海塘沿革略史 (徐駿良，浙江省建設月刊四卷五—七期)

小清河考略 (吳鼎第，地學季刊一卷二—三期)

濟水攷証 (汪胡楨，水利二卷四期)

滹沱河之變遷 (蘇莘，地學雜誌六年一期)

洪水即泚水攷 (劉師培，國粹學報四年三十八期)

臺合波水考，續考 (丁謙，地學雜誌十年二期)

紫荊關拒馬河考(附揚水攷)(賈元章,連德純,地學雜誌七年十二期)

古今白溝河辨(蘇莘,地學雜誌七年十二期)

崑崙弱水流沙考(壹公,西北研究五期)

長白三江源流考(長白彙徵錄,地學雜誌五年五期)

「四海」通考(王庸,史學與地學二期)

居延海考(黃文弼,學術季刊一卷四期)

關於長白山(哲民,黑白半月刊三卷三期)

關於衡山的一種考証(劉公任,人文月刊三卷十期)

漢代天山祁連之見解及其混名之原因(地學雜誌七年六—七期)

昆侖考(呂思勉,光華大學半月刊二卷四期)

海國圖誌釋崑崙駁議(陳士廉,中國學報六期)

六 地文

中國大地構造與歷史(巴克斯著,蔡源明譯,地學雜誌二十年一期)

中國山脈考(翁文灝,科學九卷十號)

渤海之過去與未來(白月恒,地學雜誌二十年四期)

山陝間地文發育史略(王竹泉,科學十卷八號)

揚子江流域巫山以下之地質構造及地文史(葉良輔,謝家榮,地質彙報

七號,揚子江水路整理委員會月刊一卷三—五期)

江浙海岸變遷之研究(李長傳,地學雜誌十三年四—五期)

黃河河道成因考(王竹泉,科學十卷二號)

黃河流或古今地質之變遷及其將來危狀(夏建寅,地學雜誌八年一期)

中國歷史時代氣候之變遷(竺可楨,國風半月刊二卷四號)

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東方雜誌二十二卷三號)

南宋時代戰國氣候之揣測(竺可楨,科學十二卷二號)

中國古代北方氣候考略(蒙文通,史學雜誌二卷二,四期)

七 交通

中國古代沿海交通史(王庸,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六集六

十六期)

俄國第一次通使中國記(張星烺,地學雜誌十七年二期)

自漢以來中國之西域交通顯繁,兵威所及使節所經及商人高僧之行迹,

能詳其通路証以今名歟?(丁義明,地學雜誌三年五—六期)

諸葛出師六次路線考略(白眉初,地學雜誌十九年四期)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向達,燕京學報專號之二)

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利亞四傳注釋(張維華,燕京學報專號之七)

由寶石所得古代東西交通觀(章鴻釗,地學雜誌十九年一期)

川康交通考(任乃強,新亞細亞月刊三卷四期)

中國郵政事業的起源與發展(張國藩,東省經濟月刊六卷十一號,七卷

一—三號)

庫恰陸路互市原委考(東方雜誌五卷十號)

膠濟路之略史(地學雜誌十三年四—五期)

八 民族與文化

中國民族溯源考(章嶽,地學雜誌五年十期—六年三期)

- 中華民族起源考(羅羅,地學雜誌十年三期)
- 中國民族由來論(繆鳳林,史學雜誌二卷二一四期)
- 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中國之新民,新民叢報三年十七一十八期)
- 中國種族考(熊秉慈,地學雜誌二年十八期,三年三一四期)
- 中國民族史敘論(繆鳳林,史學雜誌二卷三一四期)
- 中國民族西來辨(繆鳳林,學衡三十七期)
- 讀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系論(觀雲,新民叢報四年一期)
- 中華民族起源之新神話(何炳松,東方雜誌二十六卷二號)
- 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譚其驤,燕京學報第十五期)
- 元以前亞洲民族侵入歐洲考(聶崇岐,地學雜誌十七年一期)
- 秦人兵力已及歐洲說(陳漢章,地學雜誌十一年五期)
- 山海經廣雅人種釋名(蕭鳴韻,地學雜誌十四年三一四期)
- 環繞渤海之古代民族(八木英三郎,東北文化月報七卷七號)
- 禹貢沿海各夷區域及其種族文化(陳恩,東北文化月報一卷八號,二卷二號)
- 西藏民族考(陶志和,西北雜誌一年一二期)
- 回族雜居內地考(孫寶賢,地學雜誌七年十二期,八年一期)
- 青海各民族移入的溯源及其分佈之現狀(丘向魯,新亞細亞月刊五卷三期)
- 蒙古種族是那裏來的(張振之,新亞細亞月刊二卷四期)
- 蒙古民族之由來(張其春譯,國聞周報十卷二十一期)
- 蒙古種族考(輟根,中華雜誌一卷十一期)
- 額爾古納河區域之種族考(地學雜誌八年六期)
- 滿洲人種考(鳥居氏,地學雜誌一年三期)
- 東北四省建設歷史與民族源流(胡伯亥,新亞細亞月刊三卷四一五期)
- 歷史上東北民族之研究(卞鴻儒,東北叢刊二期)
- 後金國汗姓氏考(朱希祖,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
- 清代滿洲之封禁及其開發(魏崇陽,新亞細亞月刊三卷二期)
- 滿洲移民的歷史和現狀(朱傑,東方雜誌二十五卷十二號)
- 漢族開拓滿洲史(劍虹,東方雜誌十六卷十一號)
- 漢族開拓滿洲史(吾生,地學雜誌十一年十期,東方雜誌十四卷十一號)
- 長春民族生聚源流考(勸公,地學雜誌三年五一六期)
- 中國南方民族源流考(郎肇霄,東方雜誌三十卷一號)
- 華南的古代民族(汗漫生,新亞細亞月刊四卷一二期)
- 福建畬民考略(董作賓,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一集二期)
- 苗民考略(東方雜誌十四卷十一號)
- 苗族考略(段順必,成大史學雜誌一期)
- 苗族考略(崔蘊奇,地學雜誌八年五期)
- 騰越人種考(東方雜誌四卷五期)
- 雲南獨羅族史略(憶蒙譯,殖邊月刊一卷三期)
- 漢以前中國本部文明傳播之次第(林幹,東方雜誌十五卷一號,地學雜誌十五年一期)

中國文化之起源及其地理背景（彌蕭魯原著，朱炳海譯，方志月刊六卷二號）

二號）

中國古代文化之發展及其地理背景（張印堂，地學雜誌二十一年二期）

中國文化之發源地（王桐齡，地學雜誌五年一期）

中國開化始於東方考（蒙文通，中央大學半月刊一卷三號）

陝西文化的過去和未來（黨晴梵，西北研究六期）

西江流域開化之概略（盤璧，地學雜誌八年五期）

九 宗教與語言

佛教東來之史地研究（梁任公講，賈仲記，地學雜誌十一年十二期）

中國回教傳行之歷史及各省回教之近況（高勞，東方雜誌十四卷十號）

回教入中國之史略（陳垣，東方雜誌二十五卷一號，國學月刊一卷六號）

號）

新疆回教考（李晉年，地學雜誌十二年二—三期）

摩尼教入中國考（陳垣，國學季刊二號）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玉國維，亞洲學術雜誌二期）

開封一賜樂業教（陳垣，東方雜誌十七卷五至七號）

元可也里溫教（陳垣，東方雜誌十五卷二至五號）

晉代方言考（朱芳圃，東方雜誌二十八卷三號）

關中漢代方言之研究（劉文錦，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八集八十五至八十七期）

八十五至八十七期）

閩粵方言之來源（林語堂，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八集八十

五至八十七期）

閩南方言考（邱立，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八集八十五至八十七期）

十七期）

十 政治與疆界附古都及地名考

歷代創統君主爵里都邑考略（任峰，中央大學半月刊一卷十一期）

近年來我國政治地理之變遷（陸爲震，東方雜誌二十六卷二十二號）

中國最近政治區劃之變遷（內政部，地學雜誌四卷三期）

最近地方建置沿革表（庸庸，國學雜誌一卷三期）

民國十七年來以後省縣之增設及改革（少衡，地學雜誌二十二年一期）

中外地名更置錄（葛綏成，地學雜誌三卷一期）

中外地名更置錄補遺（葛綏成，地學雜誌三卷二期）

中外地名更置錄四續（葛綏成，地學雜誌三卷六期）

邊疆失地史略（白眉初，地學雜誌二十一年一—二期）

中國邊疆之勘界與失地（華企雲，新亞細亞月刊二卷二期）

中國邊疆之沿革與現況（華企雲，新亞細亞月刊一卷二期）

歷代疆域考略（虞嘉廷，國學雜誌一卷三—四期）

歷代疆域建沿革考略（庸庸，國學雜誌一卷三期）

三代海疆考證（繆鳳林，史地學報一卷一期）

明代倭寇考略（陳懋恒，燕京學報專號之六）

嘉靖禦倭江浙主客軍考（黎光明，燕京學報專號之四）

民國二十一年以前邊疆大勢（高君實，殖邊月刊一卷一—三，五—七，

十一期)

雲南政治進展史(夏光南,雲南半月刊九,十,十二期)

二十年來貴州政況紀略(青石,人文月刊二卷三期)

清末勘劃理化縣疆域記(鄒立先,邊政六期)

清初東南沿海邊界考(謝國楨,國學季刊二卷一號)

滿洲源流所考明代滿洲疆域之發微(孟森,史學與地學四期)

東北四省建置歷史與民族原流(胡伯玄,新亞細亞月刊三卷四—五期)

東北熱河早爲我國領土考(陸費之,新中華一卷三期)

外蒙形勢變遷略史(外蒙部,東方雜誌十七卷一號)

康藏問題之歷史觀(鄒德高,新亞細亞月刊二卷五期)

西藏問題的今昔觀(李際亨,西北研究一期)

清末新疆政策底史的發展(姚欣安,西北研究三期)

中俄界約之原委與邊防之危機(丁紹桓,地學季刊一卷一期)

中俄國界史地考(翁文灝,地學雜誌十七年一期)

中我界記暨地考(曾慶錫,地學雜誌六年十二期)

圖們江界碑之歷史(東方雜誌十三卷二號)

吉林舊界變遷紀要(楊耀璋,地學雜誌八年三期,東方雜誌十四卷七號)

間島交涉之舊歷史(東方雜誌十三卷二號)

英藏交涉沿革小史(高黎貢,東方雜誌五年十二期)

川藏界線之變遷沿革(地學雜誌十三年四—五期)

滇藏勘界勘史(李培棟,地學雜誌八年三期,東方雜誌十四卷七號)

片馬考(白眉初,地學雜誌十七年二,十八年一—二,十九年一—二期)

中國租借港灣之史地研究(賈仲,地學雜誌十二年八—九期)

洛陽都會變遷考(蘇莘,地學雜誌十五年秋期)

南宋都城之杭州(張其昀,史地學報三卷七期)

北京建都考(地學雜誌七年三期)

讀丁謙先生辨支那非中國通稱書後(徐鍾令,地學雜誌八年八—九期)

中國名義釋(田北湖,地學雜誌七年九期)

古今地名有「龍」字者一覽表(文權,東北文化月報七卷一號)

新疆地名沿革表(賈樹模,地學雜誌三年七—八期)

新疆地名釋義(賈樹模,地學雜誌三年七—八期)

遼東行都地理今釋(丁錫田,地學雜誌十一年十一期)

滿洲字義攷(饒恩成,東北叢刊一期。本文爲本人所著英文遼寧省沿革

及海州考,原名爲 Historical account of Liao-ning Province and

the Manchus.)

東北釋名(金毓黻,東北叢刊一期)

山東縣名之溯源(丁錫田,地學雜誌十五年秋期)

河北縣名考源(陳鐵卿,河北月刊一卷一—二期)

國內地理界消息

各省鐵路狀況(華南橫幹綫)

全國鐵路興築近況

蘇嘉綫已有一部分通車粵漢路本年八月可接軌

【南京通訊】最近各省鐵路修築情形，建設委員會詳加調查，茲分誌如次：(一)江蘇蘇嘉路鋪軌工程已完大半，上月底已有一部通車。(二)安徽江南鐵路向南展築，灰山至屯溪業經測竣，計長一百五十公里，定本月內興工。(三)江西贛閩鐵路路線已勘定，自上饒經浦城建甌而達南平，經費預算為二千萬元，定本年一月開始進行路基工程。(四)河南隴海路咸寶段測量已完竣，漆水河路線決定改道，新路線約離原定線向北移五十米突。(五)陝西隴海路西成段已鋪軌，現已達咸陽。咸同路已着手測勘，計分兩路：一由咸至同，一由渭南至同。(六)湖南京洲鐵路贛湘段路線決定由南昌經高安上高萬載而接醴陵，全線鋪設六十磅鋼軌，共長三百九十里，工程經費核定一千六百萬元，頃已着手測量，測竣即興建。(七)廣東粵漢路已完成通車，南段隧道十七均已完成，本年八月南北段可接軌，年底可通車。(一月九日)

(二五，一，一一，上海農報。)

浙贛路南玉段工程完竣

如貴溪鐵橋建好下月五日可通車

【中央社杭州八日電】浙贛路理事會秘書謝小岑談：南玉段全線鋪軌工程，現已完成。惟貴溪鐵橋工程過鉅，能否在月底竣工，尙無把握。下月五日能否通車，即視該橋工程為準。惟至遲下月底或十二月初總可通車。又擬築中南昌至長沙之贛湘鐵路，現已預定路線四條，正電曾(養甫)理事長赴川，謁將委員長決定。(二四，一〇，九，大公報。)

浙贛鐵路

下月五日全線完成將舉行盛大通車禮

【玉山通信】浙贛鐵路南玉段，自鋪軌工作開始後，各項工程，進行甚速。本月二日，已由橫峯通至弋陽，橫峯站一日起，已正式營業。又貴溪梁家渡兩大橋，一切應用材料，上月底已由滬全部運到，現正在趕工建築。梁家渡鐵橋，係公路鐵路併用，中為鐵道，兩旁為公路汽車站，日內亦可竣工。由弋陽直達南昌之一段路軌，現由弋南加工鋪設，定能依限完成，全線可提前至十一月五日通車。南昌方面之車頭車廂，日前已製置就緒，開機試車，成績頗佳。茲鐵部以該段鐵路為國內偉大工程之一，能於最短期內完成，除傳令嘉獎各工程人員外，並應擴大宣傳，舉行盛大通車典禮，特訓令路局籌備舉行，是日並擬開往返遊覽車一次，招待浙贛兩省各外代表參觀沿線各站建設情形云。(二十四日)

(二四，一〇，二九，大公報。)

浙贛路南玉段試車

【杭州】浙贛路南玉段七日全部竣工，決八日晚第一次試車，由杭州直達南昌。並定十日開始營業，十五日通車典禮，請京滬杭各界前往南昌觀禮。共發請柬二百餘份，七日已發出，規定來賓十三日晚由杭出發，十五日晨抵南昌，參加典禮後，當日折回。(七日中央社電)

(二五，一，八，申報。)

浙贛路試車完成

通車禮十五日舉行

【中央社南昌十日電】浙贛路首次試車一列，八日由杭開出後，沿途無阻，路軌橋樑皆堅固，十日晨二時到南昌，八時仍開回杭，並載去乘客百餘人。通車禮與南萍開工禮於十五日在南昌同時舉行，聞曾養甫，

葛啟揚
趙惠人輯

黃紹雄均來參加，南萍路工即以浙贛路工承乏。

(二五，一，一，大公報。)

浙贛路西延貫通川陝

南段土定十五行通車禮

南萍段即興工分段建築

【南昌通信】浙贛鐵路玉山至南昌段，業已全部完成，只以梁家渡及貴溪大鐵橋尚各有一孔未竣，分三段通車，刻該橋已於十日前竣工，十三日起由南昌直達玉山，並定十五日舉行通車典禮。至於該路南昌至萍鄉段，已決定由浙贛鐵路局負責建築，路線由溫家圳經樟樹宜春越醴陵以達長沙，定十五日與通車禮同時行開工禮。其經費由鐵道部發行鐵路公債二千七百萬元，向中國等銀行團抵押現款八百萬元，及德奧脫華爾夫鐵廠抵押材料八百萬元。該公債基金由鐵道部於去年八月起，每月提盈餘二十五萬元，歸鐵團保管，以爲還本之用。開工禮後，即分段建築，年內可全部通車，當局刻正計劃由長沙西延入川，直達陝西，成爲吾國自東而西之貫通幹脈，將來於經濟交通及國防，均有極大裨益。(十日)

浙贛鐵路南玉線已完成

本月十五日通車

南萍線同時開工

【南昌通信】浙贛鐵路自積極修築以來，成功甚速，由南昌至玉山線已經全部完成，僅橋樑工程須至十日方可完工，各段早即各別通車，今定十三日全線先行開始售票營業，至十五日再舉行通車典禮。該局理事長曾養甫將於十三日親自來贛參加，同時並舉行由南昌至萍鄉線開工典禮。該段計長二百九十餘里，八月間即經該局派隊測量完竣，其經過路線，決用原線，即由南昌經樟樹，宜春，萍鄉而達醴陵。曾經鐵路部收回自辦，嗣仍交由該局負責建築，由鐵道部撥發鐵路建設公債第二期二千七百萬元，由曾養甫與中國銀行等合組之銀團代表及德商奧托華爾夫鐵廠駐滬代表接洽，原則商妥，以公債票面二千七百萬元向銀團抵押現

款八百萬元，鐵廠抵押材料八百萬元。此項公債即歸中國銀行等合組之銀團保管之。鐵道部即於去歲八月起每月盈餘項下撥款二十五萬元爲發行第二期公債基金。合同已雙方簽訂，故德商鐵廠駐滬代表已電德將材料運華，以爲建築南萍線之用；而抵押現款方面，亦可隨用支取，將來完工之期，必較南玉線爲短云。(二五，一，十三，大公報。)

浙贛路南玉段通車禮

南萍段破土禮同日舉行

【南昌】浙贛路南玉段九時在車站行開車禮，到黃主席曾理事長中外來賓四百餘人，招待車十二時開抵梁家渡，參觀大鋼橋，並在此行南萍段破土禮，全市懸旗慶祝。(十五日專電)

【南昌】浙贛路南玉段十五日舉行通車禮時，該路局以建築路軌時，曾因水匪等患死亡職工二千餘人，當即全體肅立靜默五分鐘，并決定在橫峯建紀念塔座，以誌哀悼，而資紀念。(十五日中央社電)

【杭州】南昌特電浙贛鐵路至南段，十五晨在南昌南站舉行，盛大之通車典禮，到黃紹雄，熊式輝，曾養甫，方青儒，羅復天，蕭純錦，李中襄，省府黨部委員及中國銀行代表霍寶樹，德銀團阿託瓦夫等暨各界來賓中外各報記者共一千餘人。大會於九時開幕，由該路理事長曾養甫主席，並致開幕詞；杜鎮遠報告該路建築經過情形；侯家源報告至南段施工情形；侯報告至該段員工因匪患疫病殉職者達二千餘人時，由曾養甫臨時動議，全場起立靜默爲死者誌哀。繼黃紹雄，熊式輝，鄭華，羅霞天，李中襄，霍寶樹，阿託瓦夫演說，至十二點禮畢，來賓紛乘專車至梁家渡參觀撫河大橋，並舉行南萍段破土禮。專車四時駛返南昌，路方在勵志社宴請來賓，贛新聞界於八時茶點招待京滬杭新聞記者，贛省府宴請來賓，專車定十六日返杭。(十五日專電)

【杭州】南昌又電南萍段十五午在梁家渡舉行破土禮，工程處亦同在此成立，將來修設樟樹，由經手勘測該段之工程師吳祥麟爲主任，工作人員由玉山至南萍段工程處調用。該段長二六三公里，同時分三段同時興築，在萍鄉，宜春，樟樹設工程分段，並即日進行土方橋梁招標。全段

經費一千八百萬，預定十八個月完成，材料向德訂購中。該段工程以樟樹贛江大橋為最艱鉅，長約一千公尺。沿綫物產以萍鄉，新喻，分宜之礦產，最有希望。(十九日專電) (二五，一，十六，申報。)

浙贛路玉南段視察記

本報特派員南昌一月十五通信

橫貫浙贛兩省之浙贛鐵路玉南段，經十八閱月之辛勤工作，現已卒底於成，於今日上午數千官民來賓歡欣聲中，在南昌南站舉行通車典禮，禮畢乘專車至梁家渡參觀大橋。本段路線全長二百九十里，自去年七月份分段開工，至今年十二月始得完成通車，距該路之金玉段完成通車之日，適約兩易寒暑。全線由玉山向西，中經上饒，橫峯，弋陽，貴谿，東鄉，進賢諸邑，費銀約達一千八百餘萬元，為民國以來東南新建之第一條大幹線。

同線之南萍段(南昌萍鄉間)勸察業已終畢，亦於今日同時舉行破土開工典禮。該段計長二百六十公里，所用鋼軌機車客車貨車及各種鋼鐵材料，仍由德國沃樂孚鋼鐵廠供給。今晨舉行通車及開工典禮時，除中央特派鐵道次長曾養甫(兼路局理事長)主持盛典外；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江西省政府主席唐式輝，立法委員馬寅初，局長杜鎮遠副局長侯家源等亦均與會。而德國駐華大使館方面，因所有材料購自德國關係，故亦特派使館一等參贊費雪(MR And Mrs Pis Hers)為代表前往觀禮。此外尚有浙省黨部方青儒蔣志英羅霞天胡健中及京滬杭各報社記者數百人。典禮之盛，在南昌堪稱空前。據鐵道部次長曾養甫氏於南萍段專車車廂中語本報隨行者稱：南萍段之建築經費，經已決定由鐵道部發行鐵道公債二千七百萬元，作抵一千六百萬元。由銀行界及供給鐵路材料之德國沃樂孚鋼鐵廠分別借墊八百萬元，以將來該段收入作抵。此項接洽，於去年五月業經簽字。全段工程預定一年半至二年完成之。曾氏又稱：籌建之南昌贛江大橋，預定經費約需三四百萬元之數，至遲明年即可工竣。至新向德國定購之車輛等，二月間當可交貨。最後詢以舊有路軌等，現猶未定。

今日通車之南玉段，按照預定計劃，本定去年雙十節之前正式通

車。其所以延遲二月之久之原因，實以該段路線所經，匪禍甫戢，荏苒未靖，不無騷擾。弋陽至貴谿段及上饒至弋陽段久為匪區巢穴，沿村破壞不堪，往往十數里毫無人烟，抑復時有散匪流竄其間，因之工程進行，異常困難。自二十三年十一月間正式開工以後，至二十四年五月底為止，連遭匪襲共達十次之多。職員路工罹難被殺者約近二百餘人，公私損失，數屬不貲。今年夏季，又值大水，洪流所及，路基材料，多被沖毀，橋樑工程，屢漸停頓，運輸阻滯，補救困難，此亦為工程延遲之主要原因之一。迄去年秋季，且多疫癘，路工相繼病亡。凡此天災人禍，舉足影響工程之進行，通車之期，遂至展緩兩月有餘。

浙贛鐵路本名杭江鐵路，當金玉段工程將告結束之際，鐵道部以該路為總理實業計劃東南路線之一，決定利用杭玉段線路展築為浙贛鐵路，以達萍鄉，使成為華中區之東西聯絡幹線。乃與浙贛兩省政府組織浙贛鐵路聯合公司，資本定為六千萬，先由鐵道部及江西省政府各發行公債一千二百萬元，作為南玉段建築經費。我國往日築路趨勢，似偏重於揚子江以北，其間縱橫幹線，現已大略粗備。而在揚子江以南者，厥僅粵漢鐵路為南北惟一之重要幹線，現方修築株韶段，預定民國二十五年完成全路通車。將來一日玉萍如期完成，則中國之東西南北二大幹線，均得聯聯相接。由北平乘車可以直達廣東，由上海轉浙贛路，南則可達兩粵，北則可抵漢沔，其對國家意義之重要，豈僅單純的文化交通已哉？

昨日記者晤及路局最高級負責者，據談：浙贛鐵路雖係聯絡杭江與玉萍兩線而成，然其業務範圍，固不祇限於僅此兩段而已。其已規定於該路組織規程中者，並得受部省之委託，建築或經營浙贛兩省境內之其他路線；是其所負開發交通之使命，已頗重大。然而展望前途，似不僅止此；蓋該路之已確定的建築計劃，係從杭江鐵路展築玉山至萍鄉路線。將來完成以後，南接粵漢線而達廣州，北聯滬杭甬路以通滬京平津，固毋待論；其將來趨勢所歸，必為橫貫湘省，而通黔蜀，方足以副東西幹線之名實。又在另一方面，再從江西另築支線，以通福建。是則東南綫狀鐵道之範圍始得初具雛形，他日萬一發生事變，果能藉此線以

資貨通取得國家地方之聯絡，其意義豈可與今日之情形同日而語乎？

由杭州開往南昌之專車，乃十三日下午十時十分大雪紛飛中開出，沿途積雪最深諸地，約達三四寸，開為近來多年所未有。因之途中車行速率，不免為之減緩，至十四日深夜十一時始抵南昌，較原定時間遲達二小時之久。該線於今日正式行車通車典禮後，定一月十八日起，開始按班營業，每日開行客車一次由杭至贛約二十三小時可達。（由杭至贛，全程為六百四十一公里）其時間為下午八點四十分杭州開出，次日下午七時五十分駛抵南昌北站。其票價三等客票為十元八角，二等客票加半倍，頭等客票照三等客票加一倍。

路基寬度規定為五公尺，鋼軌係採用每公尺計重三一·一六公斤者（杭玉段為一七·三六）標準長度為十二公尺。全段共需二萬二千二百公噸，道頂六百六十公噸，全線計有機車二十九輛，客車等共九十輛，貨車二百七十六輛，自動五輛。又據杭玉段歷年營業統計表所列旅客人數：二十年一六〇·九〇一人，二十一年一八·六六一人，二十二年九七一·二八八人，二十三年一〇四六·三三七人。總進款：二十年為一三三·四二六元，二十一年一〇三八·六二〇元，二十二年一〇七·三一四元，二十三年二·一〇八·一九四元，於此可見逐年營業狀況之進展，誠有一日千里之勢。

至該段沿線重要縣城大宗物產，據統計上饒以產茶紙夏布聞名。貴溪之紙年產二十萬塊，產米一百六十八萬擔，甘蔗十萬斤。東鄉砂糖八萬五千擔。進賢年產稻一百二十五萬擔，豆十一萬六千擔，蘿蔔二十萬擔。南昌出品，則以土布及酒磁器為大宗云。

（二五，一，一八，上海晨報。）

浙贛交通新紀元

南玉段完成全線通車，對軍政經濟頗多影響

沿線工程暨工商業概況

【中央社杭州十九日電】浙贛路南玉段十八日起正式營業，首次杭南間客車，杭州於十八日晚開出，南昌於十八日晨開出，十九日晨七時抵杭，乘客極行擁擠。

【南昌航信】當張靜江氏主浙時，以浙省東南之交通與國體等省里程雖相距無幾，而山川阻隔，無異於荒壤絕域，於是二十萬元之資金，以杭州路之江邊與蕭山一段為其發軔。開工以後，逐漸發展，以至於今，不過六年之光陰，已由極短之一段而杭蘭至杭玉，今則且已由玉山而至南昌。里程亦已由幾十里而三百餘公里，以至於六百餘公里。資產亦已由幾十萬而至幾百萬，今則已至四千餘萬元。其發展之迅速與夫辦事之精神，在全國築路史中，可云已有特殊之驚人成績。

工程技術

至於工程技術完全由國人擬立，而一切設施，亦不以已往之國營鐵路為其標準，皆有其特殊之貢獻，且其築路經費之低廉，已為一般人士詬為奇事。今者玉南段完成，舉行開車典禮，浙贛交通已聯成一氣。同時為發展贛湘交通，公司當局決由南昌展築至萍鄉，庶幾與株萍聯貫，而溝通粵漢路線，且限半年完成，則東南交通從此可無慮山川之阻隔矣。

完成迅速

且此段全線告成，不獨於經濟文化一切可以突飛猛進，而於軍事政治上，尤多補益。隨時隨地，皆有使其發達與改進之可能。南玉段於年前七月二十日興工，工程計分四大段；當施工時，沿線匪患頻驚，繼以水災，疫癘，故工具死於水，死於匪，死於疫者，凡二千人左右。該路當局雖處於此種困苦艱難狀況之下，仍能不避艱鉅，努力進行，竟能於此短短之十八個月中，完成此打破浙贛交通艱險之鐵路工程，誠為最近中國交通史上光榮之一頁。吾人迴溯以往，對於該路沿線各站雖有水陸兩路可行，但山川曲折，阻隔殊多；因之迂迴遲緩，非半月十日，甚之因水流之急湍而需二十餘日始可到達，其艱險繁鉅可知。浙省自杭州錢塘江而上，以至江山縣境，界於仙霞嶺與贛之信河分流，信河流域舊為廣信府屬，因此與錢江之兩大水程，適為浙贛路自杭州至南昌之路線。並而行之，實占舊時交通首要之地位，今疏其水旱交通之大略情形如次：

杭南線

浙贛路杭南線已告完成，共長六百四十一公里，經過大站如諸暨、義烏、金華、蘭谿、湯溪、龍游、衢縣、江山、玉山，上饒，橫峯，弋陽，貴溪，梁家渡，南昌等，計五十站。由杭州至南昌，以往須經上海至九江，而達南昌，最少須經五日，今則不

過二十三小時，即可到達。假如杭江段軌道換重磅，以大機車行駛，其行車時間，至少尙可減少四五小時，則不足二十小時可以到達，較之以往，已有天壤之別。

玉南段

玉南段路線，係從玉山與玉環溪會合之下游，越江而過，以達信江北岸；乃沿江北經上饒，橫峯，弋陽，至貴溪縣城之下游，再跨江而南，經德潭，鄧家埠，東鄉，下埠集，進賢，溫家坪，梁家渡，蓮塘而達南昌。該線在信江北線，如橫峯，上饒一帶崇山峻嶺，列車蜿蜒其中，至有幽趣，可見當時工程浩大。至如沿線大橋乃爲該路至大之工程，如貴溪下游之大橋，長三百九十公尺，係十三孔之鋼板梁大橋。而梁家渡，乃爲撫河流域，爲達南昌必經之路程，其河面甚爲寬廣；有大橋一座，建有三十五公尺孔鋼板樑十四孔，橋長四百九十公尺，爲全線最大之橋，樑爲鋼板樑與沈箱兩種方法築成。該處河床以下至石層間淤沙甚厚，施工一年，方始完成，價值在七十萬元以上。沿線一切設備及車輛佈置，均能自出心裁，並不以其他之國營鐵路爲其本。而材料一切，除無辦法需要舶來品外，均經選用國貨，故該路實爲國人力量經營之偉大建設事業之一也。

沿線之

全線自杭州至南昌，其出產至爲豐富，杭玉段比較寧靜，而玉南段所經各處，多處於贛東一帶，適爲近年來匪患天災最劇烈之區域，以致人烟稀少，十室九空。今則已告肅清，流亡已都撫輯歸來，此後之生機，已漸有復蘇之望。攷其沿線出產，如杭縣之茶葉，蠶，絲綢，棉織品；廬山之稻穀，蠶，土紙，棉花；諸暨之茶葉，蠶，牛，豬，柏油；義烏之茶葉，豬，火腿，茶油，牛，蜜棗，柏油；鷄蛋；龍游之紙，冬筍，米；衢縣之稻，豬，桐油，茶油；江山之桐油，紙，柏油；上饒之紙，茶，夏布；貴溪之紙，米，甘蔗；東鄉之砂糖，生薑；進賢之米，稻，豆，蘿蔔；南昌之土布，磁器，皆爲肥沃之區，出產豐富，民生饒厚。而玉南段尙爲匪患劫後，元氣損失殊重，故耕地荒蕪，生產銳減。兼以農民因環境之逼迫，生產急於脫售，運輸困難，市場過窄，因是價格低落。今則該線通運，交通便利，運輸簡便，出品可以暢通無阻。從此向來僅困於一隅之貨品，可以因該路之便利，農村經濟有復興重蘇之望。且玉南段沿線，不獨物產豐富，其地下

寶藏尤富，如銀鐵鉛煤滑石等，均有蘊蓄。尤以烟煤最占多數，向來以運輸困難，雖有人報領，但多不願投資開採。雖當地人士以土法採取，所得不多，而排水方法不合理化，故勞而無功。茲將在上饒，廣豐，橫峯間者，探錄於下：

烟煤

上饒縣城西北，橫峯縣城東，河口埠東北各二十三公里之坑口有煤礦，土民已陸續開採。民國七八年曾開採一次，煤質甚佳其餘多陋劣，可作機車燃料。煤量約二百五十九萬九千七百四十九噸，產日如三萬噸，可支持五十年。該處接近信河水道，路軌可以銜接；在杭裝船，可以運往寧紹等地，至爲便利。冷水舖亦有烟煤礦，距上饒縣城西北十三公里，橫峯縣城東三十公里。其開採雖始於同治年間，嗣以大水停工；民二復經開採，以抽水機抽水被淹，又告停工，該處各井總因時遭水患，而停頓。煤質成分極佳，煤量有六百五十二萬餘噸，日產三百噸，可支持六十餘年。又呂崗及廣豐縣一帶，亦有煤礦，屢經開採，亦以出水關係，虧蝕不貲，因是作輟不常，產量甚微。該處所產極合打鐵煉焦與普通廠家及火車之用，煤量總在三四百噸之間。橫峯縣水龍口及曹家灣老虎岩梅塘一帶，亦有煤田。明季即已開採，嗣後作輟不常，數處儲量有七百餘萬噸，煤質最合機車與普通機爐及燃燒煤末之用。

無烟煤

無烟煤，上饒縣，楓巖，長洲等處，亦有煤田。業務發軔明代，運煤車絡繹不絕；近年來信江河道爲匪所阻，大埠去冒甚弱，交通不便，煤質極佳。現開採者僅有八層，計烏煤，白煤各爲四層，煤質僅爲中等。惟東至上海，西迄南昌，在此八百五十餘公里中，除上海廣豐二縣外，無可採之無烟與半無烟煤，炊爨及取熱燃料，均須取給外埠。是以該礦之煤，照目前立場與需要，實有開採可能。昨聞諸鐵次曾養甫氏之言，該處之礦，已有人將予開採，將來本路之用煤，可無庸向外取給，其煤量儲有六百四十六萬餘噸之多。此礦區域距上饒約有三十二公里，對於運輸須建二百五十公尺長橋一道，路線即可接通。如贛閩路線開採與該路即接點或在上饒，則出路比較便捷，而呂崗烟煤礦距此僅十五公里，築一支路，則可供應兩礦之運輸也。

其他銀鐵鉛等

此外金屬礦尚有廣豐之黃鐵，自然銀、方鉛等；上饒之銀礦，進賢之赤鐵礦。至煤礦如玉山，廣豐，上饒，橫峯，弋陽，貴溪，進賢，南昌等，皆有極鉅量之煤田，可供世人應用。該路通行以後，運輸便利異常，故不久將來，均有開採可能。

工業

玉山南段沿線有兩大手工業，關係地方經濟至為深鉅，一為鉛山之紙，一為景德鎮之瓷器。鉛山之表紙及細紙，銷用甚大，每年達數百萬元，近年以種種原因，產銷低落。至景德鎮之瓷器，以往每年出產達千餘萬元，乃近年則不及四百萬元之譜。該路對沿線物產運輸，當盡其扶助地方實業之發展責任，以此兩項產品，將設法使其符合實際情形，悉數由該路輪運出外，能使其資本流轉，行銷市場，可以挽救日就衰頹之景象也。

錢塘江之航運

至於錢塘江之航運狀況，約略如下(一)錢塘江自杭州灣入口，因龍子門之險阻，海輪不能入口，僅有帆船可通。(二)自杭州上溯至高陽，桐廬，河流尚深，可通小輪，其長度約一百八十里。(三)自桐廬至建德，水淺灘多，僅通帆船，前四五年雖有淺水滑艇之通行，但因沙灘不利於行駛，終於僅可通行帆船，其長度為九十里。(四)自建德經蘭谿，龍游至衢縣，轉入常山港約三百四十里。入江山港，至江山縣，及江山城南十五里之清湖鎮，長約三百四十五里，亦祇民船可行。(五)自杭州越錢江轉入浦陽江，經臨浦至諸暨縣屬之趙家埠，水流尚深可通小汽船，長約一百五十里。(六)自趙家埠至諸暨縣城，水流多為沙灘，故亦祇通民船，長約十九里。(七)自建德入徽港，經淳安入安徽至屯溪沿路十步一灘，五步一溪，艱險困難，實為僅見，故祇民船可通，長約三百九十餘里。(八)自建德經蘭谿入婺港，金華之縣屬及古城街，向南轉入武義江至武義縣，長約二百十里，向北轉入東陽江至義烏縣之佛堂鎮，長約二百三十里，均通民船。

信河之航運

以上為錢江流域諸路，沿路多因水流急湍，淺窄殊甚，故諸路以上，僅可通行竹排木筏。沿途蓄水之灘壩層疊錯置，甚之排筏不能通行者，蓋不過僅恃溪流以排洩山水之奔放而已。至信河流域，乃導源於懷玉山，沿途支流縱橫，共長五百餘里，其通航路線情形如下：(一)信河自瑞洪入口至餘江，可通淺水汽輪，長一百

四十里。(二)自餘千至上饒，可通大號民船，長約三百里。(三)自河口至上饒，亦通民船，長約七十里。(四)自上饒至玉山，僅通小民船，長約百里。(五)自餘江入盩溪至上清，可通民船長約九十里。(六)自貴溪入須溪至文坊，可通民船長約六十里。(七)自黃石港入雲際至陳坊，可通民船，長約九十里；以灌漑田畝關係，每年僅通航三四月而已。(八)自河口入桐木至宋家橋，可通民船，長約九十里；入聖花至楊村，可通民船，長約六十里。(九)自上饒入廣豐河至五都，可通民船，長約九十里。(十)玉山以上及各支流之上游，水大時，僅通排筏，水小時不通。

信河之險難

錢塘江之江流，雖云險阻，但沿途尚屬寬廣，而信河則較錢江尤為艱險。計自貴溪至弋陽間一段，灘壩層見疊出，弋陽以上距河口十五里，間有水桶灘者，其水勢因山峽之逼流盤旋，形成螺旋形，故舟行至為危險。而上饒至玉山間，亦為全河最艱險之一段，河身淺窄，礁石星佈，其險阻最著者，為龍龍節答等灘，船行因損壞而沈沒者，時有所聞，亦可見航運艱險之一斑。

航船之種類

關於錢江信河兩流域之里程，已如上述，而其航行之工具與效用，如杭州至桐廬之輪船，最大者其載重量在三四百噸而速率每小時僅二十五至二十里，其業務完全為客運，至貨運猶恃海運之大帆船。至桐廬建海與嚴東等航運，因水流多為沙灘，僅可行淺水之汽船，但有時亦難前進，故大多數用不甚大之民船，在水中牽挽不足，甚之扛抬以上，其艱阻之形狀，殊非筆墨所能形容，費時費力，行旅困苦極矣。其業務恃客運為主，但近年來鐵路直駛，公路橫佈，客運多已舍舟登陸，而其業務，亦僅恃很少數之貨運。船民生活艱窘異常，蓋受其天演之淘汰，亦勢所必然也。而航行於錢江流域之船隻，命名多以船民籍貫，定其名稱。有義烏船、北山船、徽州船，諸暨船、桐廬船，開家堰船等名稱。至信河流域航行於瑞河餘江間者，有小輪船可通，但其途程極短，且航行亦因季節之限制，故多數亦用牽挽之民船以通運。其主要業務，為客運與貨運，其船之名稱，有羅盤，解船，繞划子，倒划船，沙扒子，刀子船等，再以其籍貫而分其幫派，總之，兩流域之船隻，其載重量因船隻大小異，大者可載四五噸，小者僅一噸左右。論其速率，須依航程區段之水流趨勢與天氣，風勢順逆大

小而定。其快慢大概每小時約六里，下水倍之，有時因天時限阻，人力不及，到達乃無一定時日。旅客如果另有陸路可行，多不願乘搭，故其業務多以貨運為主，而漫灘等處之轉運，全待竹排木筏，其載重僅五六千斤而日行亦不過五六十里。總之，此兩流域中之航運，既費時間，又耗經濟，以現代時間與經濟之寶貴，此項迂迴遲緩之人力民船，當然有沒落之一日，至於影響於船民生活之經濟，亦不過一小部分之損失也。

(二五，一，二〇—二一，大公報。)

浙贛路南萍段預計兩年完成

【南京】鐵部以浙贛路南萍至玉山段，漸次完成，原計劃南昌至萍鄉段，即擬由鐵部自辦，已定明春開工，並設贛湘路工程局於南昌，由凌鴻勳負責主持，預計兩年完成。(二十日專電)

【長沙】鐵道部凌鴻勳兼京湘路湘贛段工程局長，暫駐衡州。(二十五日專電)

南萍段改稱京湘路贛湘段

【南京】鐵部將浙贛路南萍段改稱京湘路贛湘段，移歸該部直接規劃，已派凌鴻勳為工程局長，局址設於長沙。該段由南昌至醴陵之路綫尚未決定，該段不日即將興工，預定兩年完成。(二十五日中央社電)

南萍段借款正式簽約

工款購料計各抵借一千萬元

承借支配購料手續均經規定

浙贛鐵路公司展建南昌至萍鄉一段鐵路，由鐵道部於二月一日，發行第二期鐵路建設公債二千七百萬元，向滬銀團及奧托華爾夫鋼鐵廠，抵借工款及抵購材料各一千萬元。由該鐵路公司理事長會養甫，與銀團商妥，呈經鐵部核准後，已於日前在滬簽訂合同，茲將各情誌後。

鐵道部發行第二期鐵路建設公債二千七百萬元，撥付浙贛鐵路公司，為展建南萍段鐵路之用。由該公司理事長會養甫，負責與滬銀團代表中國銀行及德國奧托華爾夫鋼鐵廠

接洽，決定工款及材料兩項，均改為一千萬元。當即商議借款利率，還款期限等，草定合同；由會氏携京呈經鐵道部核准後，乃於日前來滬，邀集各銀行代表，正式簽訂。

【正式合同】 合同簽字於本月十一日，鐵部由會養甫代表，銀團方面，業已簽訂。計到中國銀行霍寶樹，交通銀行張佩紳，金城銀行吳蘊齋，中國農民銀行朱潤生，新華銀行王志莘，江西裕民銀行吳士毅，中國建設銀行宋子良，郵政儲金匯業局沈叔玉，暨德鋼鐵廠沃樂夫等，當簽訂總合同兩份，由鐵部及銀團，各執一份。至於抵購材料之合同，亦簽訂兩份，並附訂價目單，將各項需用材料價格，均詳加規定。

【工款抵借】 工款抵借總數為一千萬元，由中國等八家銀行承借，以中國銀行為最多計三百二十萬元；交通銀行及中國農民銀行次之，各為二百萬元；金城銀行為一百萬元，新華銀行江西裕民銀行及中國建設銀行均為五十萬元，郵政儲金匯業局則為三十萬元。該款將視工程進行時之需要，隨時通知銀團解付。材料抵借，亦以一千萬元為限，於工程進行中，需要之鋼軌枕木橋樑機車電報電話等材料，均由該廠供給。惟於本年六月十五日以前訂定，而該廠於接到定單後，須於八星期內繳貨，更須將定料總數，於一星期內通知銀團。

【還款期限】 至於還款期限合同內規定，工款以五年為期，其利息則為按年一分，自本年一月起算，每六月卅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付息一次。料款則以六年為期，其利息則為按年七釐，亦於六月十二月各付息一次。至償還辦法，則規定於該段鐵路通車營業後，每年提出純益百分之二十付由銀團支配償付各銀團及德廠，而銀行得其總數三分之二，德廠得其三分之一，至清償為止，而該路之收入，並須隨時解存中國銀行，以便核算付給云。

(二五，二，二〇，申報。)

浙贛鐵路南萍段開工興築

第二工程總段昨正式動工
第一三兩總段月底前興築

浙贛鐵路南萍段土方工程，原定本月十五日正式動工，嗣以地價問

題延未解決，致難如期實施。現經該段工程處主任吳祥麟赴南昌與贛省府當局接洽，業已完全商妥，照玉南段徵收民地辦法辦理；每段俟開工測量完竣後，即開始發給地價，吳祥麟定今日返杭報告。路局方面昨接南萍段第二工程總段長吳福如自新喻電告，該段昨日起土方已開始興築，其餘第一第三兩工程總段，本月底以前土方均可動工云。

(二五，三，二〇，杭州東南日報。)

浙贛鐵路杭江段將改鋪重鋼軌

【中央社杭州七日電】浙贛路局息，此次鐵道考察視浙贛路，認為該路杭江段原鋪輕磅軌，有從速改設重鋼軌之必要。現該局對於換軌問題，已奉令開始計劃進行，頃已決定在南萍路線經過之樟樹鎮起，另建一支線，直達贛州。又擬在南玉段所經之弋陽縣起，添建一支線，通樂平縣，以圖開發樂平煤礦，將來即以杭江段之輕軌改鋪上兩支線。該局已擬即日分別派員前往踏勘路線及樂平煤礦。又浙贛路局為紀念該路通車起見，現特訂優待浙贛兩省學生春季旅行乘車辦法：凡兩省學生旅行團人數在五十以上者，如於本年三四兩月往返杭州南昌兩地參觀遊覽者，來回車費僅售每人五元。

(二五，三，八，大公報)

【杭州三日下午九時發專電】浙贛路局為更換杭玉段重軌及增進玉南段設備，擬發公司公債一千二百萬，以該段財產作基金，俟與滬銀團商定後，籌備發行。

(二五，四，四，大公報。)

贛省府籌建南萍段兩支綫

蕭純錦赴滬謁鐵張

【杭州】浙贛鐵路擬築兩支綫，一係樟樹至贛州，一為貴溪至樂平，每綫各長三百餘公里，需費一千三百萬，除自籌四百萬，向銀團借五百萬外，不敷四百萬，由贛省請鐵部補助。贛省府委員蕭純錦，李德釗今晚赴滬謁鐵長張嘉璈面商；據蕭談，浙江為缺米省份，贛省產米年餘二百萬擔，將利用浙贛路運銷浙省。(二十四日專電)

(二五，三，二五，申報。)

贛擬築兩鐵路

由貴溪至樂平由樟樹至贛州

蕭純錦等昨赴滬謁鐵張商洽

【本報本市消息】贛省府委員蕭純錦，兼代建設廳長李德釗，來杭出席浙贛鐵路理事會議，以杭玉段既決定改換重軌，贛省方面擬利用是項輕軌，籌築兩支綫，藉以發展贛省交通。(一)為貴溪至樂平，長約三百公里。(二)樟樹至贛州，路線與貴樂間相等。估計兩綫工程經費約一千三百萬元，除由贛省自籌四百萬元外，向銀行團商借輕軌及車輛等，值五百萬元，另擬請求鐵道部撥助四百萬元，即足以完成該兩支綫。蕭李兩氏以此事關係發展贛省交通，至為重要，特於昨晚夜車赴滬，謁鐵道部長張嘉璈，面請撥款協助。(二五，三，二五，杭州東南日報。)

浙贛鐵路全線通車後營業發達

南萍鐵路將劃歸浙贛路局

各公路感受威脅競相減價

【南昌通信】自浙贛鐵路通車後，向雖接壤而少往來之浙贛交通，陡趨頻繁，初通車時每日營業收入不過七千餘元，今則已逾九千元矣。浙贛鐵路當局亦頗煞費苦心，先則招請浙贛人士互相遊覽，引起浙贛兩省人士之興趣。繼則優待浙贛學生互相旅行，只取半費中之半費，計每人來往所費川費不過五元。今又發起舉行浙贛特產展覽，藉以促進兩省商業之發展；而於貨運方面，尤極力減低運費。向來贛貨出入，由九江轉申，南萍鐵路運費及長江輪水脚所費頗巨，現贛洋貨業已與浙贛鐵路洽妥，由申運贛洋貨，直接交與浙贛鐵路負責運輸；糧食出口，亦由此路運申，因運費較低，而贛省米價遂趨上漲，因此南萍鐵路營業日漸蕭條，乃亦仿照浙贛鐵路將頭二等客車票減低，復將貨運減低百分之三十；然亦無補于事，將來自難支持，有歸併浙贛鐵路改為南萍段之說。至南萍段鐵路工程已復測完竣，並已次第興工，完成當在不遠，故鐵道部乃將株萍支綫劃歸浙贛路局管理。該路所用之煤，擬即取諸沿綫，較為便當，現已於上饒弋陽一帶發現有二大煤礦，俟查勘後即可開採。鐵路事業發達既如此，而公路則極感受極大威脅，尤以與鐵路平行之浙

贛線，營業幾至絕跡。公路先則舉辦農工車減低票價三分之一，仍較鐵路為高，乘者寥寥。今復定自五月一日起，將該線客運班車原價減低二分之一，概按半價發售，使與鐵路運價相差無多，俾可吸收一部客運，以裕收入，而資維持云。(二十六日) (二五，五，一，大公報。)

浙贛鐵路通車後贛運輸界發生變動

公路暨輪船業受極大影響

招商局在南昌設內河輪局

【南昌快信】贛省交通狀況，在九年前，異常不便。所有贛東西南三方交通，均先集中南昌；再由贛北之南潯鐵路轉至九江而出長江。故此短距離之百餘公里南潯路外，其交通工具，均屬舊式，如民船，手車，僅贛西南稍有小火輪往來而已。迨則匪軍來贛，因剿匪軍事關係，公路建設，一日千里。不但贛閩，贛浙，贛粵，贛湘，贛皖等幹線完成，且與國道連接，四通八達；即各縣市鎮公路支線，亦均次第通車，然因機車汽油關係，費用昂貴，其便利僅屬于中上階級之來去，于貨運方面，猶覺無大改進。及浙贛鐵路通車，雖贛東客貨，直接經由此路，即贛西南集中南昌之客貨，亦均捨南潯路而趨浙贛路，以其既便利而又廉價也。因此南路營業僅靠贛省最苦之潯北客貨維持，幾至無以自存，故一面呈請鐵道部裁去人員六七十人，佔全部百分之六十以上。一面減低貨運百分之三十，又將頭二等客票減為加半加倍，以資競爭，而仍較浙贛路為貴，因尚有長江輪船一項水脚，而長江輪船因此亦受絕大影響。蓋贛省進出口，向由九江。長江輪，荷舍棄贛省，則客貨收入益形低微。國營招商局乃擬具挽救辦法，即直接由長江而入贛省內河，則貨運又較浙贛路為低，不難挽回一部收入。即在湖口設輪船一艘，凡由贛省進出口貨物裝卸，概由湖口設船司理；再由該船轉裝鐵駁，交由該局特派拖輪拖駛，至鄱湖各口岸及南昌交卸，其出口者亦如此轉運。並在南昌設立內河輪船局，專司進出口商貨接洽裝卸事宜。倘春夏大水，該局則有江慶等淺水江輪三艘，可由中裝載整船商貨，直接運南昌交卸。並將再進一步，與贛省各線公路辦理聯運，特別減低運費，藉以抵制浙贛路云。(五月四日) (二五，五，九，大公報。)

張嘉璈昨飛抵甯甯商築湘桂鐵路

已晤白崇禧等今飛桂林

【中央十六日香港電】張嘉璈十六日上午十時半偕陳延炯分乘長庚啓明機赴桂，李仙根等到場歡送。下午二時抵甯，訪晤白崇禧，黃旭初，商築湘桂鐵路，定十七日晨飛桂林，午後乘機返粵，凌鴻勳改十九日返湘。(二五，三，一七，杭州東南日報。)

湘桂鐵路俟籌足千萬元即開工

【長沙】張嘉璈過湘談，湘桂鐵路俟籌足千萬元即興工，請湘擔任四百萬，桂擔任二百萬。各路均用湘枕木，派朱文熊在株州設處採購。(十日專電) (二五，三，十一，申報。)

完成西南鐵路網

張嘉璈曾晤商湘粵桂當局

湘黔湘桂兩線已派員測勘

【香港航信】鐵道部長張嘉璈因視察粵漢鐵路全綫工程，乃由漢轉湘入粵，對於全綫之設備，細心視察。至本月十二日，乃由湘抵廣州，與粵當局略談後，即於十六日飛桂，十八日再飛返廣州。僕僕長途，席不暇暖，因之粵省人士，對於張氏此行，頗多推測，不謂張氏此來為籌商開闢黃埔前埠，即謂其洽商廣九粵漢兩路接軌，傳說紛紜，視聽為混。後經記者調查，始悉張氏南來，實欲與粵各省鐵路聯絡綫，以完成西南鐵路網。

至於西南鐵路網之興築計劃，計(一)湘黔鐵路。由長沙至黔陽，需工程費四千萬元，至貴州需一萬萬元，決定由湘潭過河，現已委定侯家源為湘黔鐵路工程局長，積極進行。(二)湘桂鐵路。預算工程費約一千四百萬元，擬由中央籌四百萬元，湖南籌四百萬元，廣西籌二百萬元，籌足一千萬即興工。(三)粵桂鐵路。三賀線因水道關係，決定不予興築，只築欽路。此路興築計劃，決交由粵桂當局辦理，鐵部負責派員督促設計工程。並擬在湘南通中地點，設立採購枕木辦理處，供給粵桂黔滇各省採購，鐵道部已委購料委員朱文樞主理一切。(四)滇黔

鐵路，此線由滇省之昆明起，過黔甯盤江以達貴陽，即接湘桂鐵路，並間接連絡粵漢鐵路。張氏以湘桂二路之興建，需款頗鉅，苟非中央與地方合籌，難望此路完成。故張氏一抵廣州，征衣未卸，即匆匆入桂，訪晤黃旭初白崇禧者，蓋為此也。張氏自與粵當局妥商後，即於十九日來港，拜訪何東，並於二十晨乘維多利亞輪北返。張氏在港時，曾對記者詳述此行經過，謂外間對余南來，莫不盛傳與西南當局洽商廣九漢粵兩路接軌及開闢黃埔商埠，殊屬無稽。蓋粵漢廣九兩路接軌，實為極小問題，其能實現與否，無關重要。且廣九路在粵省境內，鐵道部當參酌粵省當局意見為依歸，故余此來，曾無與任何方面洽商此問題。黃埔商埠，與當局既認為有關於粵省之繁榮，則中央對於財政方面，必樂為贊助，蓋粵省之利，亦即中央之利也。至粵漢路全線工程，竣工在即，沿線設備，亦極滿意，如無特別事故，必可如期完成通車。惟最難解決者，為粵漢路之總局及機廠之設置地點問題。因粵漢路全線，分為三段，連接而成，歷經鄂湘粵等省。其總局地點，漢人必主設漢，湘人必主設湘，粵人必主設粵，惟從國防交通經濟各方面研究，則總局及機廠設置之地點，莫良於衡州。因衡州為粵漢路全線之中心，地勢深入，無虞受人威脅；且將來湘黔湘桂等路完成，又可與之啣接；故中央現對於總局及機廠設置之地點，仍屬意於衡州也。至西南鐵路網正積極計劃完成，湘黔湘桂兩線，鐵道部已派員測勘，建築經費亦決定取給於四千萬之第三期鐵路公債。獨京詔（南京至閩省之詔安）鐵路，雖已築至宣城，惟被日人作梗，故爾停築，現鐵道部對於此段，暫時已無進行之意也云。（二五，三，二五，大公報。）

鐵道部籌築湘黔鐵路

【杭州】鐵道部為籌築湘黔鐵路，自株州展築至黔省之貴陽，計長一千一百公里，業明令發表派侯家源，李有，為籌備正副主任，籌備處設長沙，本月中成立。（一日專電）（二五，三，二，申報。）

侯家源抵筑測量湘黔路

【中央二十四日貴陽電】侯家源率湘黔鐵道測量第三隊由長沙乘車來

黔，二十四日抵筑，不日即赴東路測勘。又鐵道部派技正袁夢鴻航測湘黔路線，二十三日由長沙經洪江劍河飛筑，袁談不日飛遵義赤水銅仁一帶測勘。（二五，三，二五，杭州東南日報。）

湘黔鐵路飛機測量

【貴陽路息】湘黔鐵路委定侯家源為籌備處主任，路線自株州經長沙洪江劍河至貴陽，分四段用飛機測量，洪劍段工程師李育定十日由長沙起飛來黔，（六日中央社電）（二五，三，七，申報。）

湘黔路在測量中

全路分四段進行測量

預期於二年之內完成

【長沙特訊】湘黔鐵路興修事宜，自在長沙成立工程處後，一切進行，頗為積極。由處長侯家源氏，委派四個測量隊，分往湘潭，湘鄉，邵陽，洪江等處測量，現猶在進行之中。關於路線問題，現所決定者，即以株州為起點，以與南（昌）萍（鄉）段鐵路，及粵漢路相銜後，再由此經過湘潭渡過湘江，以達湘鄉。此段路線，限於本月底測竣。至湘江橋基，亦決定位於湘潭縣城對河五里堆地方。此處河身深而面積較窄，河中底質，經探測結果第一層為粗砂，二層為礫石，三層為亂石，四層為堅石，故地層土質甚堅，合于建橋之用。刻工程處已備船八艘，專供鑽探橋基，施工以來，計成橋基五六拱，如天氣放晴，進行當必甚速。惟該路路線所不易決定者，即為湘鄉以上之路線。蓋由此有兩線可走，一經新化，溆浦，食谿，麻陽，銅仁，以接貴陽。一可經邵陽，洞口，洪江，芷江，以接貴陽。前者路線較長，工程較易；後者則洞口芷江之間，山脈連綿，峯巒障天。前此湘公路局有在此修築公路之議，尋以困難太多，未能着手。此次經湘黔路工程處前往探測，亦認為施工極感困難，非另覓路線不可。工程處長侯家源，刻正在京商承鐵部，以定取捨。一俟路線完全決定，即可着手開工。全部經費，需一萬四千萬之譜，由中央發行鐵道公債，抵款應用，預期兩年完成云。（四月十九夜稿）（二五，四，二四，北平晨報。）

通訊一束(六七—七五)

六七

頤剛先生：

日來讀禹貢啓事及通訊，得悉稿件擁擠，刊不勝刊，足徵海內同好之衆，禹貢風聲之廣，可爲中國學術前途賀。禹貢既限于篇幅，不能盡量刊布，似宜從歐美學術雜誌之例，於翻譯稿件一概割愛。禹貢既爲專門學術雜誌，似宜專載獨立研究，直接探討之結果。國外學者佳作甚多，其用普通文字如英，法，德，意，日等文寫成者，學者最好能直接閱讀。東鱗西爪，非惟於事無濟，遂譯轉載，且覺架屋疊床。國外重要文字，學者如欲介紹其內容，評論其得失，可作爲書評以資商榷。禹貢亦可再開「書評」一欄，登載此類文字。如是，既可省復查之煩，且可收與海外全好交通聲氣之效。愚昧之見，不知先生以爲然否？

肅此，敬請教安。

學生齊思和鞠躬。廿五年一月四日。

按，得齊先生此函，至感美意。然而事無巨細，往往利弊相乘。不載譯文，其利僅在節省篇幅耳，而其弊乃有三事。第一，吾國學術落後，無庸自諱，欲急起直追，不得不借助于他山之石。然外國史地學之書籍雜誌，國中能看到者有幾處？除北平上海以外，他處更有此便利否？至於可望深造之青年則各處都有，吾人求開豁其聰明猶將不及，又安忍惜淺淺之費用而蔽塞之乎！即以北平而論，所缺之圖書亦尙不少。猶憶去年馮

家昇先生欲覓日人在我關外出版之滿蒙雜誌，求之各大學圖書館，無有也；求之于藏書最豐之國立北平圖書館，又無有也。

蓋日人所辦之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求之，亦零落而不完也。所謂「文化中心」者尙若此，況他處乎！故爲搜集材料及認識前人所已提出之問題計，爲增加工作效率及開拓研究者之心胸計，翻譯工作實不可省。第二，本會工作目標爲研究中國民族史與疆域沿革史。疆域沿革之學，爲吾國所固有，蓋禹貢，水經，漢書地理志等書爲一部分學者精力之所萃，吾人步先輩之後塵，繼續探討，雖不與鄰邦學者接觸，亦自可獨行其是，完成研究之功；若更能兼綜氣象，地質，土壤，水利諸學，俾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則更將有超出先輩之成績矣。至于民族史，是固先輩所未及而鄰邦學者所特別注意者，以其材料之散在異域，研究之已歷歲年，故吾輩如不急於接納其已有之工作，勢必到處冥行盲索，事倍而功半。爲欲誘導吾國學者納于研究之正軌，而不再以揣測武斷爲能事，如五十年來之穆天子傳研究然，此類翻譯文字實不可不求其多且廣。第三，本刊三年來雖進步頗速，得到各方之稱譽，然始終以大學本科生及研究院生爲基本工作人員，未能籌募經費，選聘專任研究員也，故讀本刊者不當以正式研究成績之目光視之。大學生初入研究之門，自信之心猶未堅，每逢挫折，易於退卻，惟有隨時獎掖，方可冀其勇於長征，而翻譯學術論文

可使之心領神會於治學之方法，實為最好之教育。惟善模倣者乃能創造，此後自立論題，發為裁斷，亦不至不中繩墨矣。若過存割愛之心，則官牘數似，將使後進望而生畏，何有於循循善誘哉！他日本會有固定之經費與專攻之人員，當另辦季刊或年刊，悉載獨立研究之文字，而以整理之材料，翻譯之論文，學校之課卷等等歸之半月刊，庶功力之淺深可判，練習之意義亦顯。未知會內外同志以為然否？「書評」之欄白可闢，惟非對於某一學科有專研者不易為，而處于今日極亂之世，有專研者均為衣食煩忙，無從求索耳。齊先生博貫中西，倘肯舉以自任，必有萬丈光燄，不禁延頸企踵以望之！

六八

頤剛先生史席：鄙人近在圖書館拜讀先生等所編禹貢半月刊，甚為欽仰！因讀禹貢而知朱著方志綜錄及李氏方志學等書，茲已購備。惟覆兌之先生所著方志考稿一書，不知在何處出版？售價若干？又余紹宋方志考稿序是否即載覆著方志考稿中，抑另載他書耶？敬懇先生勿厭瑣瀆，而辱教之，幸甚！肅此祇請纂安。

毛裕良頓首。二月一日。

仲量先生史席：頃自頤剛先生轉來大札，敬悉。承詢覆著方志考稿，代答如下，幸垂鑒焉。覆氏撰述，及于蘇，冀，魯，豫，晉，遼，吉，黑八省，其體略仿四庫提要，每書揭舉其書名，卷數，撰人，與修刊年代，而於地理之沿革，修志之經過，與夫體例之演變，亦詳述無遺，實為私人撰方志提要之始。雖其著錄僅屬天津任

氏所藏書，且多未備，要亦研究史地者所不可廢；非空無實據，鑿壁虛造，井方志名著而不讀，而遽謂方志學為如何如何者所可比焉。其書成于民國十九年，天津任氏天春閣出版，每部三冊，定價大洋四元。北平各大書坊均有出售，如欲採購，請與北平琉璃廠直隸書局，或東安市場佩文齋接洽可也。又余紹宋氏序亦見原書，井開。勿復，敬請著安。

朱士嘉敬啟。

六九

頤剛師：

手示敬悉。寔前以母病南返，比歸來已十二月初旬，因曠職多日，不得不晝夜加緊工作，以完成校內應作之研究工作。加以多種圖籍南運，參考無從，致滯以來察部沿革一文半途闕筆，甚以為憾。蒙古遊牧記鈔本四卷正在標點中，惟補述工作因缺乏參考圖籍，一時恐難着手。但該記所述之蒙古各部落，漏察哈爾及土默特二部，蓋以其非藩屬之故。寔意擬先自一統志將此二部補入，不知可否？

察省通志迄今尚未出版，但聞正在印刷中。寔年來研究之察省土地利用，夏間已脫稿；近將其重加整理，尚未竣事。惟月來風雲變色，口外地方幾非我有，故該文是否有發表之必要，尙是問題。

入冬以來，因環境關係，心緒頗不佳。三數月未為禹貢寫一稿，甚以為歉。此後當強自振作。特生活迫人，本月底在清華之聘約期滿，研究工作已竣事，寔或將去津佐表兄張君煉油，因渠正作自劣等柴油提煉上好煤油及汽油之研究，試驗已成功，現正設廠試辦，年前屢約前往協

助，以在清華不敢有始無終，故辭謝，今後或將往依之。工餘若有閒刻，當仍偷暇爲禹貢效勞。何時有暇？祈豫示，當走謁候教。

肅此，敬請道安。

受業楊憲拜啓。二月六日。

七〇

頤剛夫子大人道席：

奉讀廿九日手諭，屬爲禹貢撰三國以後山越問題一文，愧甚。此類材料雖陳書及唐書不無若干材料可尋，然欲寫爲論文，尙不容易。葉國慶君原文甚好，惟于三國時「宗帥」「宗部」「宗民」等詞之解釋似尙不無問題。

近見上海陳志良君亦有志於古代吳越民族文化之研究，而尤於常州淹城及松江金山之吳越遺跡之調查爲可喜悅（著有調查記一書）。彼願欲加入禹貢學會，生已允爲介紹。彼之友人莊學本君，年來從事羌戎民族之調查，亦頗可注意。據陳莊二君意見，夏禹傳說於四川西北部至爲盛行，遺蹟尙有可據，夏民族似發源於長江上游，並擬撰一論文，詳述夏民族與羌戎之關係及其東徙之經過云云。生即囑陳君將論文撰好時寄禹貢發表，但未知彼果能如約送到否耳。

生近日研究北魏史事，頗覺水經注之重要。燕大引得社所出鄭德坤兄水經注引得爲必備之書，請代購運寄與生爲禱。

生本年以兼任梅縣修志局纂修，須按月寄稿，故較繁忙。前月該局諸人欲推生爲總纂，生以責任太重，經已函辭，然分纂則無法復爲推委也。

生本學期增授華南民族史一學程，每星期三小時，惜學生太少（史學系學生甚少），恐將來不能有濃厚之興味耳。大人處如有關於華南民族（包括漢族及非漢族）之特殊資料，得便乞惠賜參攷爲禱。

肅此，並叩道安。

受業羅香林敬上。二月十日

七一

頤剛先生：

離平時曾越候，知南去未返，積悵未能一訴，不勝惆悵。

日蔚來保定師範任訓育主任，一以好友相促，二以教育救國或較捷於學術。然日蔚所從事之中國回族史則仍當繼續整理以期其成，庶上不至負先生期望之雅意與提携之熱忱，下完成日蔚二年來之積願，以減輕精神上之負擔。所幸材料之收集，在不時已相當就緒，校對刪改當較易爲力。

禹貢之文，當仍以整理之中國回族史分篇成文就正，供先生採選，惟絕難如年前產量之多耳。

度此時先生已北歸，故草此函候問。禹貢募捐若何？不勝念念，希先生撥暇示知。

謹此敬祝善安。

後學王日蔚上。二月十四日。

七二

頤剛先生鈞鑒：

奉讀賜寄之禹貢，無任感謝。前讀通訊，囑我寫兩篇關於雲南地理的文章，我早已寫好了，並且年前曾在新亞細亞月刊登出（在九卷六期

及十卷一二期)。其中有一篇論雲南的民族，如果先生認為不嫌轉載，好在版權仍為我所有，可不致有阻礙。我原來的希望是有人討論，不料該文登出後，並未有回響，或是對此有興趣者甚少，也許因該文簡陋，而識者遂不屑討論；這總之使我失望。

此外我有一二點對禹貢的意見。第一，我覺得禹貢的印法，排印稍嫌不密，故紙張印刷之費有些兒費。如果把行排擠一點，取消邊框，標點排在句之旁，可省許多空白出來，不是可以多印一些文章了嗎？第二，關於地理消息，似乎多成了報章上剪下的文字，對於學術界的研究與消息，一條都沒有。我覺得凡是各種雜誌載有的文章，編者認為有價值時不妨作一節略，使讀一雜誌可兼及其他，有時編者亦可略加批評，以供讀者參攷。此二點不知先生以為如何？（此外集會及演說關於地理的，外國雜誌關於中國的文章，皆可介紹。）

願在明年便可反國，屆時如能前來北平，當趨赴拜謁也。

專此敬上，并候著安。 晚丁肅敬上。二月廿五日。

按，承指示兩點，甚為佩感。但亦有困難之點，敬陳如下：

一，本刊必須有標號（倘使沒有便失掉了研究地理的方便），但一有標號行間就不能太密，太密了會使這行的地名標號靠在隔壁一行的非地名文字上，弄得讀者眼花撩亂。如果把標號放在句旁，則行間更不能密。這因我們所說的一行，在排字的人看來實是三行，中行是文字，左行是標號，右行是點號。本刊點號放在句下，排字人只排兩行，還算容易；如點號排在字旁，固

然一面可以省出數十字至百字，但排費的貴和校對的費時也是够損失的。如說標號與點號擺在一面，則一個名詞達到要有點號時，便不能再施標號，這也不合理。因此我們為了顧全校對時的困難，寧可讓行間疏朗些。第二，地理消息要編得好，非有一二人專心做不可，我們現在只由大家湊出些業務餘閒，所以沒法達到理想境界。從上期起，歸趙惠人先生負責編纂，當可開出一個較有系統的面目。但無論何事，理想與事實總是不能並進的，而學術界的研究與消息，普通報紙上既不經見，要自己動手又以各個問題的性質過于專門，不是隨便可做，所以只得稍緩實現。但這個目標是我們必應有的，丁先生的計畫，我們自當銘諸座右。論文的節略，現在上海大夏大學梁園東先生辦的史地社會論文摘要月出一期，就是丁先生所想的；將來本刊如有餘力，亦必兼辦。雲南地理論文既由新亞細亞登出，本刊即不便再登，否則有轉載價值的論文甚多，本刊將何從取捨呢？好在每一問題的研究必不止一篇文字，丁先生對於雲南的研究日進無疆，將來為本刊寫文章的機會多得很多！至于發表文字沒有回響，那是中國的社會如此，留心邊疆問題的有幾人呢？留心邊疆而又又有功夫和人討論的有幾人呢？只有我輩不管成敗地幹去才可激起許多人的注意，激起了許多人的注意才可養成幾個會得討論的人物。請丁先生不要失望！

顏剛吾師：

尚書序「自契至湯八遷」這個問題，攔了幾千年沒法子圓滿解決，直至近人王國維先生才把他給做出一個總答案來，這對於我們後學可算很大的幫助了。然生的意見和王先生的不盡相同，茲不揣鄙陋，特提出討論：

王先生的原文略謂「帝嚳居亳，世本居篇云，「契居蕃」，是一遷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是二遷也。荀子成相篇云，「昭明遷於商」，是三遷也。左氏襄九年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又定四年（按，王先生原文誤為「九年」傳，祝鮀論周封唐叔曰，「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則相土時會有二都，……疑昭明遷商後，相土又東徙泰山下，後復歸於商丘，是四遷五遷也。今本竹書紀年云，「帝芬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是六遷也。又云，「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丘」，是七遷也。至成湯居亳，從先王居，是爲八遷」。（見觀堂集林卷十二史林四）

王先生的大意已如上述，茲把生的意見略說如次：

史記殷本紀劈頭第一句就說，「殷契」，可知契與殷是有關係的。但到底是什麼關係？殷本紀注，「索隱曰，「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殷，殷在鄴南，遂爲天下號；契是殷家始祖，故言契」。這種註釋，既與「帝芬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的記載矛盾，又與史公「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這段原文的意思衝突，自是不可置信。照生的意見，契既曰殷契，則援劈初封於唐而曰唐堯，舜初

封於虞而曰虞舜，禹初封於夏而曰夏禹的例子，斷定殷是契之始封，理由比較充分些。契的父親帝嚳居亳，分封其子契於殷，他離別父親，往殷就國，詩商頌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這是一遷。這大約是他很年輕時候的事情，等到他長大成材以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命他爲司徒，「敬敷五教，封於商」，他受了朝廷的封爵，當選命就國，這是二遷。復又賜姓子氏，殷本紀注，「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子城在渭州東北八十里，蓋子姓之別邑也」。別邑」兩字彷彿像近代「陪都」的意思，而照周朝的制度看來，「陪都」就是國家的「準都」，到了時勢需要的時候，乾脆就把牠改爲首都，如平王東遷洛邑，便是一個好例子；殷契時想也有過這麼一回事，從商徙子，這是三遷。契二傳至孫子相土，佐夏有功，封於商丘，從子徙於商丘，這是四遷（王先生謂爲五遷）。「帝芬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這是五遷（王先生謂爲六遷）。「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丘」，這是六遷（王先生謂爲七遷）。殷本紀注，「正義曰，括地志曰，「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湯都也」，湯從商丘遷南亳，這是七遷。又云，「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所徙都之」，正義曰，「按亳，偃師城也，商丘，宋州也。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這是八遷（王先生同）了。

以上這種解答，難免牽強傅會之訕。爲學似貴乎「闕疑」，「慎言」；可是疑團不破，很覺煩悶，是以上質高明。知蜀堯管見，毫無足取，倘能備爲一說，則幸甚矣。

肅此，敬請著安。

學生許道齡謹上。三月十日。

案尙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一語，自昔無定論，亦不知其根據所在。王靜安先生據世本左傳及今本竹書紀年等敘述八遷之經過，固可備一說，但亦決不能視為定論。許先生重提舊案，根據詩商頌，史記殷本紀定殷爲契所封，又據史記括地志定契曾再封於商，遷於子，是爲三遷；又以相土遷商丘爲第四遷；帝芬孔甲時商人遷於殷及復歸商丘爲第五第六遷；復以湯自商丘遷南亳，更遷西亳爲第七第八遷：此說誠亦足供研究商史者之參考。抑有進者：今本竹書紀年晚出，其所述商人之二遷恐即依附書序而云然，未必秦漢間舊說也。書序本不可信，若就書序而言，吾人似可再立一說：荀子成相篇云，「契立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據詩商頌契宅殷，是爲一遷。封於商，是爲二遷。鄭玄云，「契封商，國在太華之陽」(案鄭說本魯連子)，則商非即商丘可知；世本契居蕃，自商居蕃，是爲三遷。昭明自蕃居砥石，是爲四遷。明自砥石復遷于商，是爲五遷。昭明子相土自商遷于商丘，是爲六遷。世本殷王子亥遷殷，自商丘遷殷，是爲七遷。湯始居亳，自殷遷于亳，是爲八遷。南亳西亳之說尙待考証，即然，亦爲湯後來之事，書序祇謂「湯居亳」，未謂自亳遷于西亳也。總之，商人屢次遷國，固爲事實，然遷至幾次，初遷爲何地，次遷爲何地……，則決非今日所能解決。書序時代已够遲矣，吾人必不能以「八遷」爲不可移之史實，而以解釋得當爲遂見史實之真相也。

七四

起潛先生大鑒：惠編奉悉，就審讀著康娛爲頌。執事與韻剛教授主持禹貢學會，發揚國光，網羅數佚，曷勝欽佩！承囑各節，敝處官有諸刊物即屬檢寄。各縣方志，本未齊全，變亂頗仍，蒐求不易，當徐圖之。紅崖碑在關嶺縣境，文字奇古殆不可識，容飭該縣搨送，卽爲奉上。大刊推銷一項，當廣爲介紹，藉副雅屬。

專此奉覆，順頌撰安。

弟曹經沅敬啓。三月三十日。

七五

禹貢學會諸位先生大鑒：前承賜書，蒙許附驥，感幸奚似！茲有啓者，弟前游冷攤，購得殘書多種，中有詩地理攷略，臺灣小志及蜀道驛程記三書，均有關於地理之學，詩地理攷略一書，敝縣故家多有藏之者，蓋因此書著者尹氏繼美，於清同治間曾作宰敝縣，故分贈特多也。此書卷一第三十二頁之前末行有墨筆夾註三十四字，初疑爲讀者所註，及後見友人藏本，亦有此註，且墨色筆鋒，如出一手，想爲尹氏所自增者。蜀道驛程記一書，或係漁洋山人全集中之散本，中有數葉，模糊不清，然大體尙足供參攷也。再敝縣修志館於二十一年曾聘專員，測量本縣疆域，繪製全圖，惟測繪未甚正確，印刷又欠精細，故難言完善；所幸圖中所繪地物，尙稱詳盡，似亦可供研究敝縣地理者之參攷。該圖並不價賣，特向該館索得一份(計二十一幅)，並檢同上列三書，一併郵寄，至祈核收賜存，用備參攷。

肅此，敬請著安。

弟杜明甫敬上。四月十二日。

贈書志謝(十)

自本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十日日本會收到下列贈書，敬載書名，藉申謝悃。

浙江省立圖書館贈：

浙江水利備考八冊 清王鳳生著，梁恭辰校正，光緒四年浙江書局

重刻本

千人俊先生贈：

光緒台州府志一百卷六十冊 清王丹瑤纂，民國十五年台州旅杭同

鄉會鉛印本

廣西土壤調查所贈：

野外調查標準一冊 藍夢九撰 民國廿四年三月廣西土壤調查所印

(非賣品)

土壤化驗標準一冊 全上 全上

丁稼民先生贈：

山東政俗視察記上下卷二冊 李樹春 張育曾 劉敬之編輯 民國

廿三年五月山東省政府民政廳印

丁叔言先生遊記一冊 丁叔言撰 和記印刷局排印本

蒙藏委員會贈：

邊疆政教名詞釋義初集(邊政叢書第二種)一冊 石青陽著 民國

廿二年九月蒙藏委員會初版

新疆之文化寶庫(邊政叢書第三種)一冊 法國勒庫克原著 鄭寶

善譯 民國廿三年一月蒙藏委員會印

蒙藏月報第四卷第六期一冊 蒙藏委員會蒙藏月報社編 民國廿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清代邊政通攷一冊 蒙藏委員會邊疆政教制度研究會編 民國廿五

年二月邊疆政教制度研究會重版

中國鹽政討論會贈：

蠟化期中之新鹽法續集一冊 中國鹽政討論會編 民國廿五年三月

中國鹽政討論會印行

鄭德坤先生贈：

東北新建設月刊三冊 東北新建設雜誌社編 鉛印本

第一卷第九十期合刊一冊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出版

福建鹽務稽核試辦章程一冊 沈樸山(福建稽核私統領)擬 民國三

年清寫本

福建稽核司令部辦事細則一冊 全上 全上

福建鹽務稽核私隊表一冊 全上 全上

崇實中學校暗射地圖(中國)十幅 崇實中學校編 石印本

廣東水利一冊 (英文)鉛印本

東方雜誌十一冊 東方雜誌社編

第二十二卷三、六、十八、二十一、二十二號

第二十三卷第十三、十五號

第二十四卷第四、十六、二十四號

第二十六卷第七號

十萬分之一直隸警務處轄界地圖一冊計三十幅 直隸警務處繪圖局

繪製 光緒卅四年八月石印

吉林省東北沿邊移界地點詳圖一冊計圖十四幅 吉林墾殖分會測繪

民國二年一月石印版

陳鐵卿先生贈：

河北省分縣圖一百廿五張

全省縣界圖(三百萬分之一) 河北省民政廳技術室製

全省縣界圖(二百萬分之一) 河北省民政廳技術室製

全省縣界圖(一百六十萬分之一)

宛平縣圖(二十萬分之一) 稿本

良鄉縣地圖 油印本

固安縣地圖(十萬分之一) 附說明 縣建設局製

永清縣圖(十萬分之一) 縣建設局製 民國廿二年一月 永清縣城

內文林鉛石印局印

安次縣地圖 油印

香河縣最新分區地圖(二十萬分之一) 縣政府製

三河縣併區全圖 附說明

霸縣最近實測詳圖(十萬分之一) 附外八村形勢圖，備考 縣建設局技術員崔熙燾測繪 務員張文郁助理 民國十九年九月城內

華瑞石印局印

涿縣輿地全圖 王德昌測繪

通縣圖(十萬分之一) 有經緯度 河北省通縣建設局製 民國廿一年一月印

年一月印

武清縣圖 附縣城略圖，主副村莊面積戶口學校學生數目表 武清縣教育會繪製 民國廿年五月武清縣文化商店印

寶坻縣地圖(十萬分之一)

順義縣全圖 順義縣黨務指導委員會訓練部 民國十八年四月印

密雲縣圖(十二萬分之一) 石印

懷柔縣地圖(十萬分之一) 附圖說

房山縣圖(十萬分之一) 附縣城圖 縣建設局製 民國廿三年四月

房山縣南街競記石印局印

平谷縣全圖 油印本

興隆縣地圖 稿本

清苑縣四鄉地輿全圖(十萬分之一) 萃華武學書局印

滿城縣圖 縣建設局製 民國十九年印

徐水縣區域圖 附城關圖 石印

定興縣圖(十萬分之一) 有經緯度附地理誌略 沿革 河北省政府建設廳測量處製 民國廿一年十一月印

新城縣新測地圖(六萬分之一) 附村名對照表 縣建設局製 技術員趙翼測繪 事務員劉制新助理

唐縣編村新圖

博野縣圖(十萬分之一) 附縣城略圖 博野縣教育局建設局合製

博野縣第一工廠印

望都縣略圖 縣建設局草製 清繪本

容城縣圖(十萬分之一) 有經緯度 附沿革，地理誌略 河北省政府建設廳測量處 民國廿九年九月縮編 民國廿一年十一月印

建設廳測量處 民國廿九年九月縮編 民國廿一年十一月印

完縣圖 完縣文寶齋石印局印

蠡縣全圖(五萬分之一) 蠡縣城內蠡吾新記書局石印

雄縣新測全地圖(十萬分之一) 附圖說 雄縣南城門公記書局印行

安國縣圖(八萬分之一) 附城關圖 縣教育局建設局合製 民國二十年一月安國縣第一工廠印

安新縣全境地圖

安新兩屬略圖 縣建設局製 稿本

(最新)東鹿縣圖 東鹿辛集煥文印刷局印行

(最新)高陽縣形勢全圖(九萬分之一)

正定縣圖(十萬八千分之一) 正定縣建設局製 民國廿二年三月印

獲鹿縣地圖(十萬分之一) 縣教育局製 獲鹿西記玉璽齋印

井陘縣圖(十四萬四十分之一) 民國廿二年三月繪印

阜平縣全圖(十萬分之一) 附城關圖 縣建設局製 民國廿一年十月

月印

樂城縣全圖 附縣城全圖 石印

行唐縣地輿圖(十一萬五千二百分之一) 行唐縣修志局製 民國廿一年六月印

靈壽縣全圖 第二區助理員趙鴻鳳繪 縣長任甫亭監繪 民國二十年二月印

平山縣圖(十萬分之一) 附縣城圖 郝淑世繪製 第一工廠出版

元氏縣警區圖 石印本

贊皇縣全境詳圖(十二萬分之一) 附全境位置面積表，各區面積表 石印

晉縣區域全圖(十萬分之一) 附地理誌略，縣城全圖(五十分之一)

建設局長張九如測 技術員孟樹楷繪 民國廿一年九月印

無極縣圖(七萬五千分之一) 附縣城圖 縣建設局籌辦 保衛總團測量 王慶霖繪圖 民國廿二年六月第一工廠承印

萬城縣學區全圖 附縣城圖

新樂縣地圖(十萬分之一) 有經緯度 縣建設局製 Chang Ne Yu 繪 民國二十年九月印

易縣區域圖 易縣建設局製 民國二十年九月修正

涑源全縣地圖 縣建設局測繪 涑源第一工廠印

定縣全圖(十萬分之一) 附縣城圖，說明 建設局製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印

曲陽縣全圖 附城關圖，各山遺名記 河北省曲陽縣建設局製 民國廿一年七月印

深澤縣圖(五萬分之一) 附縣城圖 縣建設局製 民國廿一年十月印 (最新)深澤輿圖 宋詰編繪 民國廿二年三月印

武強縣圖(十萬分之一) 附萬分之一城郊圖 王彥林測繪 民國廿二年九月縣教育局第四次重印

饒陽縣全圖(十萬分之一) 縣建設局製 民國廿一年十月印 安平縣圖(六萬六千分之一) 附城關圖 縣建設局重繪 民國廿二年十月安平墨林齋石印局代印

青縣圖(十萬分之一) 青縣建設局製 民國廿二年九月印 滄縣圖(十萬分之一) 滄縣縣長杜濟美監製 村政研究會徐汝惠繪 民國十八年四月印

鹽山縣全境圖 木版刷印 度雲縣圖

南皮縣全境圖(一百廿五萬分之一公里) 靜海縣分區略圖 清繪本

河間縣全圖(十萬分之一) 有經緯度 石印 獻縣合境村鎮全圖(十萬分之一) 獻縣建設局製

肅寧縣全境區界村莊圖 城內大十字街路北迎春石印 任邱縣全圖 附說明 任邱縣政府製 民國十八年二月印

阜城縣略圖 附史略 阜城東街益生祥石印局出版 (河北省)交河縣地圖 縣建設局製 民國十九年印

寧津縣十區分圖 民國十四年冬月印 吳橋縣輿地圖 附縣城圖 吳橋復興書局石印

(河北省)故城縣全境輿圖 附汪鴻孫識語 縣長汪鴻孫監製 民國四年刊版

東光縣全境村鎮圖 民國廿年東光永昌鉛石印務局印

盧龍縣圖 清繪本

遷安縣地圖(二十萬分之一) 石印 昌黎縣圖(十萬分之一) 有經緯度 縣建設局製 民國廿二年十月縮編

臨榆縣圖(十萬分之一) 遵化縣圖(十萬分之一) 附城廂圖，飛地圖 徐受卿繪 史直侯校 正 民國廿二年三月印

豐潤縣全境地圖(八萬分之一) 附二萬分之一開平圖，縣城分圖，唐山分圖，豐台分圖

玉田縣全圖 縣建設局製 玉田城內西街聚文石印局發行 文安縣圖(六萬二千五百分之一) 附地勢概況

大城縣形勢全圖(十一萬五千二百分之一) 附說明 教育局建設局製 孟繼然 魏西峯測繪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印

新鎮縣略圖 清繪本 寧河縣全圖(七萬五千分之一) 附縣城形勢圖，塘沽形勢圖，蘆台形勢圖 寧河縣中學校教員張壯一製 民國廿年七月印

灤縣全圖(五萬分之一) 有經緯度 附縣城圖 張蔭周繪製 民國十九年九月 灤縣教育局出版

直隸大名縣詳圖(十萬分之一) 附大名縣三區警察分所管轄村莊表 馮冠儒測繪 武學易製圖 民國十四年三月印

大名縣詳圖(十萬分之一) 有經緯度 附城市略圖，行政區，公安局，保衛團一覽表 馮冠儒測繪 王澤溥製圖 民國廿二年十月印

南樂縣全境全圖 民國廿一年八月南樂縣民衆教育館翻印 東明縣地圖(十一萬五千分之一) 于連科繪製 民國十八年二月東明小學校初板

濮陽縣輿圖(十六萬分之一) 附說明 清豐縣全圖(十萬分之一) 附圖說 建設局製 民國十九年五月印

(最新)長垣全圖(九萬分之一) 附城內街市圖，第七區縮小圖 圖說 韓子衡編輯 民國十七年三月初版 二十年四月再版

邢台縣全圖(十萬分之一) 附城圖略圖 圖說 縣建設局製 民國

廿一年七月順德洪駿齋印

沙河縣分區圖 沙河縣籌辦邦治處 民國十九年七月印

南和縣圖 清繪本

平鄉縣全圖 順德洪駿齋代印

鉅鹿縣地圖(十萬分之一) 附地理誌略 建設局製 民國廿一年八

月南宮縣西街華南印刷局代印

內邱縣區域全圖(十萬分之一) 財務局重印 民國廿一年順德洪駿

齋印

任縣全圖(十二萬分之一) 石印

永年縣區域全圖 民國廿一年八月縣政府重印

曲周縣詳細圖 曲周縣大同石印局翻印

肥鄉縣地圖 清繪本

雞澤縣全圖 附說明 縣建設局教育局會測 民國二十年順德洪駿

齋印

邯鄲縣圖(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七分之一) 縣志局製印 邯鄲慶和印

局民國廿二年二月印

成安縣形勢略圖 民國二十年六月成安縣西街恩力鉛石印局印

威縣全圖 附城內略圖，全縣地畝表 趙金鉅繪 華興石印局民國

十八年二月初版 民國十九年三月再版

清河縣略圖 縣政府清繪本

磁縣五區全圖 民國十八年十月磁縣華文齋印

(最新河北)冀縣全圖 附縣城圖，學區與行政區名稱表，統計表

教育局校正 民國二十年八月九版 文元石印局印

衡水縣地方略圖

南宮縣全境一覽圖(十萬分之一) 附河道及四至說 全境一覽表

民國十八年八月第一工廠印

新河縣圖 附說明，縣城圖 縣建設局製 民國廿二年九月第一工

廠石印科印刷

藁強縣學校全圖 附縣城略圖 縣教育局張百芳繪製 民國十八年

十月印

武邑縣圖(十萬分之一) 武邑縣建設局製 周金鑾測繪 民國廿年

一月印

趙縣清查各鄉地輿圖 附城內街道圖 毓華鉛石印局清查印刷

柏鄉縣縣圖 油印

隆平縣地圖 油印

臨城縣地圖 民國廿一年五月印

高邑縣地圖(六萬分之一) 附縣城圖，車站圖 建設局製 民國廿

一年六月第一工廠印

寧晉縣醫學區地輿圖 附城關圖 寧晉世界書局製 民國廿年三月

校印

堯山縣疆域圖 油印

河北省行政區劃沿革新考一冊 陳鐵輝著 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出版

河北省沿革圖稿一冊 陳鐵輝著 民國廿二年九月河北省政府河北

月刊社出版

大清河上下游(民國十三年洪水)被淹區域略圖第一圖(五十萬分之一)

有經緯度 華北水利委員會製

大清河上下游(民國十八年洪水)被淹區域略圖第二圖(五十萬分之一)

有經緯度 華北水利委員會製

獨流入海減河工程計劃總圖(五十萬分之一) 有經緯度

減河竣工後可免水災區域略圖(五十萬分之一) 有經緯度

河北省各縣災情圖(民國十八年水、蝗、旱災)

長垣縣水災圖(九萬分之一) 附附注，民國廿二年水災調查表 長垣

縣黨部半月刊社主任王達起繪圖 建設局技術員傅念會調查 縣

長張鉞審定 民國廿二年九月印

歷代黃河變遷圖(三百萬分之一) 晒藍圖

黃河改道推測圖(三百萬分之一) 附說明 晒藍圖

滹沱河灌溉工程圖(二十萬分之一) 晒藍圖

黃河石車段略圖 晒藍圖

貫台九股路附近一帶形勢略圖 晒藍圖

清代東陵圖 石印